

易經通注表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傳以漸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恭承敕諭纂修易經今已成書謹奉表上進者臣以漸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六經皆治世之書作述既垂於往昔一畫最先天之祕表章尤貴乎熙朝唯其妙貫乎天人是用精探乎幽渺業資四聖實造化之玄關道歷羣儒殆源流之奧府聖人以之開物成務學者以之致遠鉤深包羅天地之神奇囊括陰陽之變態於吉凶悔吝之理洞若秋毫知進退存亡之幾捷於桴鼓遠則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天道遠而無不可明人事紛而悉有可據顧前人窮理盡性原昭昭揭日月而行奈後學觀象玩占每俛偃同幽室之步苟非博採章句櫟括義疏會異旨於同原立片言以居要卽枝葉而究其根柢棄糟粕而尋彼玄珠何以使大義炳如日星深著乎性命之理來學升其堂奧不疑爲卜筮之資然則讎校繆譌貫穿同異必有待於乘六御天之主始足垂爲函三得道之書則專欽仰乎今日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通德類情顯仁藏用中正觀天下皇哉天子之龍飛和平感人心允矣大人之虎變乙夜之觀萬卷奎壁弘開三苗之格兩階海山效順煥大文於經天緯地知帝王之絕

異儒生彙衆理於諸子百家。陋古后之專言圖讖。凡屬先民正學。悉垂昭代鴻編。況大易之全書。尤六經之奧旨。儒者研硃而莫究。枉飛露於華箋。博士皓首以難窮。還叢芸於渠閣。卽考注疏於王孔。未續微言。幸遵傳義於程朱。妙窺真際。猶恐百家爭啄。或多榛蕪之譏。兼之俗說流傳。不少豕魚之誤。用是渙啓宸斷。俾之修輯成書。撮要刪繁。博選諸家之箋注。要終原始。獨探至理之要歸。固將沿流以溯源。抑且得一代而貫萬。雖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參悟當在文字之先。而因經成傳。因傳成文。啓蒙不出詮解之外。誠一代尊經之表的。更大道接續之微機也。臣等學愧真儒。才慚都講。管窺蠡測。未悉理數之兩家。薪盡火傳。寧識南北之二派。祇以恭承敕命。俯竭顛愚。考訂不厭其再三。舛譌或去其一二。仰資睿鑒。乃垂金石而不磨。允協昌期。如觀龍馬之復出。伏願天行時健。盛德日新。在上有教思容保之功。在下有遷善改過之實。君子之道日長。聖人之教常明。大啓儒宗。用繼淵源。於孔子丕躋治化。獲返醇閔於羲皇。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上進以聞。順治十五年冬十月 日臣以漸等謹上表

易經通注序

歲在丙申嘉平之望。臣與日講官臣本榮。恭承敕命。纂修易經。合注說傳義之紛綸多端者。採擇折衷。務令約而能該。詳而不複。簡切洞達。輯成一編。臣等竊歎皇上聰明天縱。固已探畫前之祕。猶復教天下以學易之法。何惓惓無窮也。臣智識弇淺。安能副皇上闡明四聖作述之心。顧自幼懷遵父師之訓。專以易經起家。得窺中祕書者又十餘年。所不辭固陋。輒搜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家刻本。涉獵商訂。寒暑弗間。凡二十閱月而採錄羶完。仰塵睿鑒。臣例有序弁首。夫易經者。聖人持世之書。非讖緯術數之書也。通經者帝王取士之法。非詩賦策論之法也。以三古之卦爻。流傳千載。而愈見其新。竭天下之聰穎。發揮奧妙。而難窮其趣。蓋天人共貫之學。理數兼該之妙。以爲易則百姓皆與其能。以爲難則士大夫反失其指。其故皆由於各成一家。而彼此不通。經莫先於談理。乃不談有關治道之理。而談奇遁吐納之理。講說本義。姑爲舉業之資。青紫方拾。竟遊心於玄冥。甚至登壇高講。或偶拈章句。雜以釋道。或引證別卦。或亂竄繁辭。試清夜自揣。果能一卦如一句否。果能一部前後不相背戾否。臣謂虛字實字。俱當一一體勘。數聖人精思妙用。真一字增減不得。始成其爲天下第一書。則研理之難。難在精確而廣大。易不止爲卜筮作。卽

卜筮可易言乎。不齋戒洗滌。則靈應不出。不光明正大。則貞悔不確。黃裳隨象。古人瞿然未敢當也。事吉則吉。事凶則凶。讀易而參之以二三之心。作事可知。卜筮亦可知矣。臣謂易經爲人事設也。談理之精。正以究事中之千態萬變。卽推天造。不墮空廓。則措諸實事之難。難在顯著而端方。況乎人情世故。練則愈熟。說書而不能達情。是視聖賢爲太不可及也。諸子百家。皆得聖人之一偏。誠能融會而統括之。則道終於貫。而人情世故。無不了了。何必輕舍舊業。而競好新聞。故不必詳列其誰氏之說。總期達乎經文而止。能專其情。乃謂合天下之情。夫以一人著。不如以天下著之爲大也。本義之未詳者。參以諸家之辨論。傳注之或漏者。發以文章之華茂。非後人之見解勝乎前人。則日積月累之研窮者極耳。故說書作文。不遵功令。卽神奇何益。是又範俗之不可已矣。且世之讀易者。臣惑焉。此爻彼爻。條好條醜。輒爲之強解曰。稽實待虛。存體應用。獨不思夫象與爻重。猶可言。爻與象重。不可言。與其重複。繫之何益。文言發乾坤之蘊。重而又重。又何貴乎詞之費也。臣謂大道無極。性靈日變。方見以爲如此。而又非如此。所可盡。文周不必襲伏羲之圖。孔子何必執文周之解。或因而暢達其旨。或轉而抑揚其機。層疊發揮。字字皆聖人之心髓。至於象與爻異。蓋全體分用。理固不同。履豫之五。噬嗑之四。豈不昭昭哉。序卦自當從兩卦之闢筭合縫。

處爲之。雜卦自當從反對錯綜處求之。此則臣一得之愚也。雖不敢謂有當於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簡易之敕諭。而可以研理。可以措事。可以達情。可以範俗。可以免挂漏重複者。果當於睿慮之萬一。更懇欽賜嘉名。垂之永久。庶無負專敕臣等之意。臣等亦竊附名於不朽焉。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傳以漸謹序

敕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

朕覽易經一書。義精而用溥。範圍天地萬物之理。自魏王弼。唐孔穎達有注。與正義。宋程頤有傳。朱熹本義出。學者宗之。明永樂間。命儒臣合元以前諸儒之說。彙爲大全。皆於易理多所發明。但其中同異互存。不無繁而可刪。華而寡要。且迄今幾三百年。儒生學士。發揮經義者。亦不乏人。當竝加採擇。折衷諸論。簡切洞達。輯成一編。昭示來茲。爾等殫心研究。融會貫通。析理精深。敷辭顯易。務約而能該。詳而不復。使義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朕闡明四聖作述至意。欽哉。故敕。順治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易經通注卷一

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一級臣傳以漸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

奉敕撰定

上經

因河圖而畫卦，先成三畫，入卦復成六畫，六十四卦者，伏羲也。卦下各繫之以彖辭者，文王也。爻下各繫之以象辭者，周公也。彖傳上象傳下象傳上象傳下文，文官繫辭上傳繫辭下傳，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謂之十翼，皆孔子所作也。天地定位，故上經首乾次坤，山澤通氣，故下經首咸，雷風相薄，故次恆，水火不相射，故上經終坎離，下經終既濟未濟。

三三 乾下 乾上 乾元亨利貞

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剛之純而健之至，維天之命，萬古不息，故爲乾，人得此乾，何所施而不通。初九，潛

龍勿用

卦之下爻爲初，陽爲九，陰爲六，乾道剛健之體，能變能化，象之曰：龍，但時當在下，有聖人之德，而居側陋之地，豈可輕出以求用哉。

九二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出潛離隱，澤及于物，故雖未得位，而大人

之德已著，君民皆宜見之。

九三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精力有餘，以人事成天地之功，乾而又乾，終日不息，即夕或无事，仍此戰兢不寧，故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無所緣而絕于地。特未飛爾。淵者。上空下澗。濼味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于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四陰。居上之下。時當改革。而天命去留之際。人心向背之關。皆須詳審。是安其

身而後動者。有
何冒進之咎。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以剛健中正之德。而居天子之位。教化大行。澤及天下矣。

上九。亢龍有悔。

上者。最上一及之名。亢者。過于上而不能下之意也。陽極于上。動必有悔。

亦時之不得不然者。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乾卦純陽。坤卦純陰。然太剛則折。太柔則廢。故必用九用六。而剛柔乃不至于偏。聖人備天道于一身。能潛能見。能陽能躍。能飛能亢。剛而能柔。斯謂真剛。甚矣龍德之貴全也。

彖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卦下之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謂之彖傳。皆所以言一卦之大旨也。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析元亨利貞爲四德以發明之。而四德尤莫大于元。真陽一點。不落五行二氣之中。性命太和。包括其域。直

先聖人而立生。天地之根。天下萬物。從此託始。所以享者天之贊用。利者天之成贊。貞者天之歸結。无不本此一元。是元能統乎天德之始終也。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此乾之亨也。雲雨。其元氣之蓄極必流者。

大明終始。

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始。即元也。終。謂貞也。不終則無始。不貞則无以爲元也。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而乘此六陽以行。天道潛見。惕躍飛亢。即用人行政。在在皆有緩急。可否。悉心斟酌。必合乎乾

道所當然。惟統天斯能御天。此聖人體元以享天下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物所受爲性。天所賦爲命。太和陰陽。會合沖和之氣也。自夏徂秋。乾道由變而化。萬

物所得之性命。大小高下。莫不分明而整齊。性命中之太和。又莫不翕聚而飽滿。吾之所以知天道之利貞者。蓋以此爾。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聖人在上。高出于物。猶乾道之變化也。萬物各得其所。而咸寧。猶萬物之各正性命而保合太

和也。此聖人體元以利貞天下也。傳中文義。有非文王之舊者。然讀者各以其意求之。則並行而不悖。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此大彖傳也。六十四卦皆用以字。示萬世學易之準也。凡重卦皆取重義。乾獨不然。

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非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此以下爲小象傳。陽謂九。下謂潛。君子處危之時也。見龍在田。德

施普也。見于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終日乾乾。反復道也。重復踐行。莫非乾道。或躍在淵。進无咎也。可以進而不必進也。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居天位。行天道。所造乎天下者大也。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天道忌盈。人道惡盈。不盈則處亢之道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陽剛不可爲物先。故六爻皆變而吉。文言曰。元者

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文言申彖傳象傳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此章言元亨利貞。皆性中所自有。君子則能盡其性者。天人之所以合一也。

元于時爲春。于天則爲仁。生生大德。兼統衆善。亨于時爲夏。于人則爲禮。三千三百。藏于無間。利于時爲秋。于人則爲義。區處截然。不相陵犯。而不見其苦。貞于時爲冬。于人則爲智。靜正不搖。萬事萬變。莫不根柢于此焉。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四德雖盡人而具。而盡性者惟君子。君子者。有自彊不息之功者也。以仁爲體。則无一物不在所愛之中。故足以長人。嘉其所會。直掣制作之

原。豈有不恰合乎禮者。物各有宜。而物宜之本在心。使物各得其利。在其千變不齊。均平无不浹洽。貞固者。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所謂知而弗去者。故足以爲事之幹。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非君子之

至健。无以行此。行此四德。乃合于乾也。此第一節申彖傳之意。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

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于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

德也。凡悶者，氣有所鬱而不自達之義。聖人萬物一體，即在下位，此心未嘗不流行于天地之間，豈石隱者所能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行，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以龍德而處正中，非潛非隱，似

乎別有神奇，不知聖人所致身者，止脩其庸言庸行而已。常言亦信，常行亦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無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閑邪則誠自存，无數亦保之心也。誠之純粹者，善善世而不伐，不有其善也。善之普被者，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究之庸言庸行之道，本當如此，而非作意于其間，雖非君位，君之德也。釋大人之爲九二也。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

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大臣處危疑之地，將何爲哉？惟有進德脩業而已。忠信，則主于心者无一念之不誠，日新又新，无所容其懈惰。脩辭立其誠，以實言爲實行，精神更无走作，不

至業而始脩，直圖所以居業者，即此內外皆誠，毫无可加日至，確不可易曰終，而危微分辨之初曰幾。其事物各有裁制曰義，知至而必至之實心統貫，幾來淺我，如此方是忠信。方是進德，知終而必終之實事擔當，義由我定，如此方是立誠。方是脩業，去驕憂之根，而乾惕之精神，自因時而露，進脩之所以无窮極也。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恆，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人惟自信不真，不得不周旋于形迹之間。四之位可上可下，而非爲邪。四之身若進若退，而非離羣。蓋德已進業已脩，自信此心純爲天下，非爲一己，但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耳。

九五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人類莫不歸仰，聲氣之通，水火之因，龍虎之從，皆以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時乘御天，萬國咸寧，理則然也。

也。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又何疑于人物哉。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

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時處其亢，凡物皆不可據為己有矣。此第二節申彙傳之意。

潛龍勿用，下也。

前皆發明各爻之德，此則以其人而言之，潛龍者在下之人也。

見龍在田，時舍也。

雖非不足于飛，而時則在田，未為時用也。

終日乾乾，行事也。

進德脩業，本天行以爲行之時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未遽有爲，姑試其可。

飛龍在天，上治也。

居上以治下。

有悔，窮之災也。

窮極而災至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不徒日用九，而曰乾元，元，天之心也。九，天之用也。聖人體天之心，用天之道，故剛而能柔，天下无不治也。此第三節再申前意。

潛龍勿用，

陽氣潛藏。

此又就氣運而言之。潛龍者上古之醞風。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文明者，中之景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無時不謹者，守貞之常。因時加謹者，處危之道。

或躍在淵，

乾道乃革。

離下而上，變革之時。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聖人皆有天德，惟飛龍則居之以天子之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時既極則處時者亦極，聖人之无如何者也。

乾元

用九，乃見天則。

剛而能柔，天之法也。見天則依然見羣龍之元首矣。此第四節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

乾元之妙，反覆不盡，從六爻以發揮之，則可以治天下，是又皆乾元也。天地生生之氣，由微而著。

有漸次。无斷續。始則必利貞者。性情也。收斂歸藏。乃見性情之實。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

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始亨。性情總團結于乾元之中。下文故因其大而贊之。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元之大。乾之大也。剛以體言。氣至即行。健兼用言。通復无息。中者。其行无過不及。正者。其立不偏。純

者。不雜于陰柔。粹者。不雜于邪惡。蓋剛健中正之至極而精者。又純粹之至極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語乾元而至于精。聖人且何以體之哉。然微言之則精。而詳言之則情。有六爻焉。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在在發揮。分之即

四德之流行。合之即一元之包括。不直通而旁通。盡人合天之極致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情之所向。即爲時。時乘六龍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天下平。美利利天下。而不言

聖人所以與乾元並大。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此第五節復申首章之意。

也。成德。已成之德也。初九固成德。但其行未可見。爾惟成德者能爲用。亦惟成德者能爲弗用。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

見大人。君德也。二何以爲君德之大人。有精一之功以成之也。庸德盡于言行。而聚者惟學。庸德界于邪誠。而辨者惟問。學問不

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危懼之地。以危懼處之。故雖危而不至于咎。九四重剛而不

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三四在上乾下乾之間。故皆曰重剛。中不在人。進脩已畢也。夫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

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乎道也。全體乾道。渾然无私。曾何彼此先後之可言哉。先天不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率而行之。天地間未有之事。皆天地間本有之理。大人

即天是以
先天後天。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

所以動而
有悔也。

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

而不失其正者。其爲聖人乎。

進必退。存必亡。非聖人亦有能知者。但貪得念勝。卽世故愈練。而利害轉多。不失其正。乃所以成其知也。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此乾之所以必利貞歟。此第六節復申第二第三

第四節

之意。

三三三三 坤下 坤上 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三畫皆耦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

陰之純而順之正也。人得坤道以處事。力不妄發。職所應爲者。自爾通達无礙。然柔順之道。務必微始微終。乃利。何言乎利牝馬之貞也。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爲也。貞健之守也。君子如有所往。因人成功。行所无事。又得同類者以爲之濟。能安此牝馬之貞。則元亨利可成而吉也。 象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此以地道明坤之義。而首言元也。天下无二元。元氣一動卽乾。稍緩卽坤。大者无所不統。至者无所不到。始者氣之始。生者形之始。順承

天施地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言亨也。德合无疆。謂配乾也。坤何以厚。其資生時承天以附于物者。无滅乾元之初故也。其靜也翕。則含无所不包。弘无所不有。其動也闢。則光无

所不著。大元所不被。品物咸亨而皆在厚德吐納之中也。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坤之元亨。固皆柔順利貞。又何以取義于牝馬。牝馬乃地之類。而致遠不怠者。故坤之柔順必曰利貞。承

天生物。直至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後已。君子攸行。人之所行。如坤之德也。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君子果何以行之哉。居先

則迷而失坤之道。居後則順而得坤之常。東北雖喪朋。然反之西南。則終有慶。凡此皆柔順利貞之則。君子所宜詳審者。

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安貞何以得吉。有才而能敎。藏不露。德義器厚。直與地之厚德載物。同其順承。故人君法天當

法其元。人臣法地。當法其貞。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天以氣言。故曰行。地以形言。故曰勢。高下相因。无所不載。君子法之。漢仁厚澤。容保萬民。

初六。履霜。堅冰至。

霜。陰氣所結。盛則水

凍而爲冰。此爻陰始生于下。其端甚微。而其勢必盛。聖人扶陽抑陰。于此直下戒辭。

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初止履霜。何即繼之曰堅冰。天下事制之在始。始凝則安。有不

浸盛者。馴之一字。不能制而順習之。是至堅冰。非堅冰至矣。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正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內則无所屈撓。外則无所詭隨。且念念

皆直。事事皆方。何其大也。卽此是无不利。率性自然。豈待學習而後利哉。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方本平直。而根原全在六二。六二既得坤道之純。其動則安。有不直

以方者。光者。思爲不擾。性體獨是之謂。聖賢何嘗廢學。而耕熙敬止。原非矜持。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

也不貞。固以守之不可。然居下之上。或時出而從王之事。不敢當功業之成。惟守職以終其事而已。

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夫子慮人不達含章之義。託名韜晦而生規避之心。

故特以時發表之。義所當爲。時發而不有其功。乃爲含章。事爲王事。君主臣從。惟知識光大者。始能無成有終。淺暗之人。有善惟恐人不知。豈能含章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重陰其性。過敏不中。其時又塞。謹密不敢輕爲。如括囊口而不

出者。无妄動之咎。又何名譽之有。名者人所競。亦人所忌。固爭之府。禍之門也。无譽正所以能括囊也。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咎輕而害重。慎則可以免害。括囊豈得已哉。

六五。黃裳元吉。

此爻當是

繼體守成之君。以陰麗陽。而居中位。德至此而盛。美至此而顯。故有黃裳之象。此坤德之至。大善之吉也。天玄地黃。黃本坤德。上衣下裳。裳原坤體。

象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中順之德。无諸內而見諸外也。

上六。龍

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陰亦何利之有哉。

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陰道窮極。安得不戰。早爲之防。何至如此。

用六。利永貞。

陰柔不能固守。變而爲陽。

則能永貞矣。

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初陰後陽。則與健而不息者。更元分別。故曰大終。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乾道主始。故言元而无所不包。

坤道主終。故言貞而无所不貫。首節釋牝馬之貞。次節釋利三節釋亨。末總歸之。乃順承天。坤无專成。可謂至柔。而氣至剛。發誰得禁禦。其生物也。作爲俱混。而因物賦物。形體確然。

後得主而有常。日剛曰方。有常不變。合而惟後得主利則然。

萬物而化光。品物咸亨。光不可掩。亦惟含萬物乃能有此。不翕聚則不發散也。

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可見坤之爲道。一順盡之。不敢先乾而倡始。亦不至後乾而不應。至柔至靜。所以謂之至哉坤元。而

人事可知矣。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聖人所最畏者。漸而根本。本于所積。然待臣子萌不肖之心。始辨其辨已遲。早辨直從自身作主。慎審其所積。順即

慎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

也。此以學而言之也。正謂本體義謂裁制。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正義不可缺，則直方不可變。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內外夾持，精神樹立，私邪自參入不得，德不期大而自大矣。无所用而不周，无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六二坤道之純，其不發。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有美不露，非弗能成。

弗敢成也。地道妻道臣道，總此一法。地道无成，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草木

代終又何疑于六三？文王艱貞，心事大抵如此。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草木

无情，先通其應，賢人見幾，預睹其微。謹字中有默回天地之道焉。君子黃中通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渾然不顯，而有闕必應，且品正位居體，雖在尊位，而謙恭以取象，美在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然豈中自中而順自順哉？美在其中，德而必暢，積而必發，四支事業，皆通理居體之符，无美爲美，是爲至美，坤元之至，君子備之所以元吉。

陰疑于陽必戰，爲其嫌于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疑，謂鈞敵而无大小之差，不辨之禍，一至于此。稱龍，則存陽之名以扶其衰，稱血，則彰陰之害以悚其類。況究竟天玄而地黃至變之中，依然不變，易所以爲辨名定分之書。此以上申象傳之意。

三三 震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天地定位，混沌初開，震爲長子，始出用事，據其險中能動，自不爲險所縛，當得元亨，然必斟酌詳審，不可輕躁。既曰利貞，又曰勿往，蓋屯難之世，庸夫既束手

三三 次上

莫措交儼又自驕其才往往急于見功或反以躁妄而取敗故聖人收其壯心猛氣于寧靜之中有不動動固不藏
矣初九陽居陰下爲成卦之主得民而可君衆當共建之爲侯以繫天下之望所謂利貞在此所謂元亨亦在此
象曰屯剛柔始

交而難生以二體釋卦名義乾坤始交而得震與坎相動乎險中大亨貞坎德固險震德則動動則可以出險而雷雨之動

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何以利建侯震象爲雷坎象爲雨皆天之所以生物而體動未達雜亂晦冥塞乎兩間上下未

主可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雲雷相蒸雨澤未降屯象也經則引其大端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屯難之初以陽在

平哉應險陷之爻不輕往以濟屯若磐桓者然此貞即可固守而居之建此居貞之人以爲下又居動體而上

得民也磐桓似无志于天下不知居則能行而正天下必先正己志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

十年乃字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六二柔順中正與五正應而近乎初故爲所難而遭回不進初果爲寇拒之可也方得民于下

其數也心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爲初所難可謂勦敵君臣常道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

子幾不如舍往吝君子志在濟屯已有才德人協心力然後可以出身犯難六三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如逐鹿

舍必致
羞吝。

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我先有從禽之貪心，禍其自招，豈待往舍論窮通哉。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

不利。陰柔无才，不能上進，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己，虛心求之，可以濟屯矣。

象曰：求而往，明也。知己之不足，又知人之有餘。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

當屯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於下，衆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澤而不得施爲，屯其膏之象，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君恩遍洽于天

下方謂之光，五吝嗇不足以結人心，豈盡時勢之艱難哉。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亂極當治，屯極當通。陰柔无應，坐失時機，憂懼而已。

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憂戚无益，長此安窮。

三三三

坎下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天地開闢，在世道則爲屯，在人心則爲蒙，故屯以長子爲君，蒙以次子爲師。此蒙混沌未

鑿，純一未散，靈明內固，原有可亨之理。九二剛中，正當發蒙之任，自重而不往教，又迎機而不輕教，然人性皆善，鼓動所至，自獻懇切，有不得不求我者。初則誠，再三則瀆，初筮而告，達其蒙也。再三不告，亦達其蒙也。一告則達而悅，再三而不告則憤，安知憤者之達，不淡于

悅者乎。貞者蒙所自有，教者因而養之，此亨道也。

象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

艮象山，坎象險，人心最初崇隆无上一落，知識坑塹百端，然坎德險，艮德止，是雖有險而未離未琢，可教正在此，故曰蒙。

蒙亨，以

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

也。蒙何以亨，卦體九二善教，乘童蒙有可亨之機，淺淡恰合其宜也。其鼓舞在志，二不知何以感動乎五，五竟安心受之而不疑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无私无欲，完未發之大本，譬之洪鐘在懸，實叩則應，未有誠心求之而不告者也。至理難言，解悟俟其自至，過于告反

使之棄心信耳。終不發憤。終不精思。非蒙果潰。我潰蒙也。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聖具蒙心。養由時轉。惟正則聖。聖不得自以爲聖。此所以必利貞與。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水之始出者。必行。

而實有漸。君子體坎之剛中。以果決其行。體艮之靜正。以涵育其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以陰居下。下民之蒙。心有桎梏。眞明何出。發之之道。當用刑禁。以使之知畏。雖蒙心未能默喻。亦當

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知善道。而革其非心。苟執此以往。民免无恥。治化尙有不得而成者。故吝。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運用刑人。尤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九

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九二以陽剛爲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者。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概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亨行時中。爲能有所包容。而大小各成其材。卽最難教者。莫如婦。亦愚使明。柔使強。故兩稱吉。

而以子克家與之。造就天下之蒙。師相之貴。乃不負也。

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克家豈特二之能哉。五以柔接剛。虛心聽從。故二得盡展其發蒙之略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

躬。无攸利。

陰柔而不中不正。不成其爲蒙矣。

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率性卽順。爲利所誘。則不順。

六四：困蒙吝。

既遠于陽。又无正應。困心衡慮。可羞吝也。

象曰：困蒙

之吝。獨遠實也。

二有剛中之實。四獨遠之。何不亟振其恥哉。

五六：童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于人。成王之子周公是也。艮爲少男。故有童象。

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

也。順則善從。巽則善入。志應既切。聖功可成。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爲擊蒙之象。六三失躬。與寇何異。蒙不可擊。六三之蒙不可不擊也。

象曰：利用禦寇。上下

順也。三不順而上擊之。則上依性而行。三亦依性而行。故勿用取女。不屑之教誨也。

三三 乾下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剛德之人，遭憂患之境，能停待而不輕進也。涉世者學問之大綱，但恐心不

立命，縱至大疑大難，如涉大川，無不利者，此聖賢之真作用也。

象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變故當前，時所當需，卦德剛健而不陷，是挾冠世之經綸，又切痛癢，乃身

之慮，乃獨于洵洵擾擾之中，凝然不動，以義揆之，當不困窮也。

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需必有孚，乃光亨貞乃吉者，卦體九五位乎天位，勢

足自逞，而正則規模宏遠，中則性情安靜，是不特在位之險用剛健，在險中者尤重德位，往且有功，无言濟矣。

象曰：雲上于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雲上于天，无所復爲，待其陰陽之和，而自雨爾，事之當需，亦不容更

有所爲，飲食宴樂，俟其自至，所謂居易以俟命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恆，无咎。郊，曠野之地，未近于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能恆于其所，孚與貞皆在其中矣。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恆，无咎，未失常也。雖豈能盡无，不犯則得需之常道也。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于險矣。漸進近坎，故有此象。剛中能需，即或議其无能，或罪于坐視，亦災害之小者，終當濟險，何

必以此介意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中有剛健，則无入而不自得，警不加密，毀不加疏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泥，將陷于險矣。寇，則害之大者。

過剛不中，禍患臨前，三實招之。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內外爭一介耳，亟圖敬慎，自剛健不陷，何敗之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入險，國步艱難，柔得其正，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在險外則貴剛，在險中又貴順，涉世之法，曲而盡矣。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此正所謂位乎天位，以正中者，德澤已敷，惟優

游以俟教化之洽。需時之正道也。我無爲而民自化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內多欲則有求治太急之患，中正者懷心于淡，遊神于虛，所以需合于貞而得吉。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

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陰居險極，無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並進，或用恆，或在中，或敬慎，或不奮發以圖功名，我果積誠以感動之，同心勳力，必得吉也。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

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剛健方可濟險，以陰居之，雖不當位，然得人可以共濟，有何大失。天下無不可挽之勢，顧人力何如耳。

三三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以坎遇乾，乾剛坎險，相猜相敵，有訟道焉。聖人本欲教人無訟，但凡有血氣，誰無爭心，天下盡化于無訟，勢必不能反借其好

勝之念而撥轉之，分判吉凶，使知趨避，必要理本直，情本真，而見屈于人，方可訟。猶可怵然自惕，不敢以理自恃，辨明即止，無敢過驕，則爭而無爭，不亦吉乎。若終訟以求全勝，招悔結怨，何凶如之。又必利見大人，大人曰：公曰明，情真必能見白，在大人之前，而駕虛辭以圖勝，如涉大川，反井其情。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體釋卦名義，上剛制下，下險伺上，上下相敵，好訟豈徒民而掩之矣。何利之有。象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以卦體釋卦名義，上剛制下，下險伺上，上下相敵，好訟豈徒民

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尙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爲加憂，且于

卦變自漸而來爲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是情理堅確，收攝向裏，惟有沖然无競之本體而已。平生置其身于不爭之地，訟時自能惕中，所以得吉成心也。卦體九五，以中正爲尙，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入淵者行險而遭沈溺也。

象曰：天與水

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一生水後，則天西旋，水東流，其行違矣。君子觀于此，有自訟之道焉。其作事也審幾誠意，不專爲絕訟，而絕訟在其中矣。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无才，居下无勢，不能終訟，明有所言，平心觀理而已。

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

不永所事，豈屈于才勢之不足哉？知理有所不可也。言雖小而辨明，終訟何爲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陽剛爲險之主，本與大訟，與上告訐，幸而以剛居柔，得下之中。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知其不可訟而不訟，自處卑約，以免災患。三百戶，邑之小者。

曰：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訟莫善于歸，後其身而身无患，惕故也。干名犯義，患其自取，災眚能免哉。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

无成。

六三陰柔，非能訟者，守舊居貞，常人以爲怯。君子以爲德，然居下之上，或代天子任分理之責，必无繫獄受貨之事，平反兩造，終不致以訟事見成功也。

象曰：食舊德，從上吉也。

九五以中正先天下，三亦遵奉上旨而已。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天命之始，人我皆是太虛。九四剛而不中，故有訟象，以其居柔不克，爭訟復還天命，渝變其心，而安處于貞，養天下之和，正在此言。

象曰：復即命渝安貞

不失也。

能克已則理不失，不必以事之禍福爲吉凶也。

九五：訟元吉。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者也。初不永，二不克，三食舊，四安命，渾天下于一元之中，是爲使民无訟之大人。

象曰：訟元吉，以中

正也。天下之訟，各持一法以應，則勞甚，五惟以中正待之而已。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褫，奪也。以剛居訟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終訟何益也。

象曰：以

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既犯終凶之戒，何必果褫，即受服亦不足敬矣。況未必受哉。

三三

坎下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九二爲將，上下五陰爲衆，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爲命將出師之象。聖人欲兵期无兵也，特揭出貞字，必奉天

伐暴而又專任老成持重之人。然象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以卦體釋師貞之義，以謂能左右之也。既有大衆，又有正名，王者心如天地，不得已而用兵。

總爲天下除殘賊，順天應人在此舉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其所爲能以衆正者，卦體九二剛中，仁勇兼濟，六五又專心以應之，卦德坎險

坤順，兵凶戰危，而皆恰順人心，洩天下之公憤，如病至沈疴，不得不以毒攻，殺一人而生千萬人，丈人所以吉无咎也。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軍

藏于六鄉，弗謂軍，將藏于六鄉，弗謂將軍，伍會于司徒，軍禮掌于宗伯，軍禁徇于士師，无事皆民，有事皆衆，于此得古人井田之法焉。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出師之道，當謹始而守法，故以律者，正勝也，不以律者，奇勝也，奇

勝者其利近，其禍遠，其獲小，其喪大。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失律，即凶，雖幸而勝，亦凶道也。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爲衆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威望足以鎮服三軍，自

致人而不致于人，吉无咎矣。然非上應于五，龍任之深，亦何以成功乎。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寵而曰天，可見天討无私，萬邦皆王者之一體，有一人自外于教化者，所

不忍也。二何以不負此命也。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如此。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喪師，辱國。六四：師左

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得正全師，以退，賢于六三遠矣。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師師。

弟子輿尸，貞凶。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爲兵端者也。敵加于己，不得已而應之，如田有禽，不得不搏執而擊其罪。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國望之爲丈人，君視之爲長子，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不免

于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中行者，體君不好兵之心而行也。使之者不當，豈弟子之過哉。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開國承家者，優功臣而廣封建，見聖人待天下之公，小人則雖有功亦不可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見聖人處天下之遠。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

用，必亂邦也。功分大小，所以塞其僥倖怨望之心。師以貞始，仍以正終也。小人挾功以逞，則不可制矣。

三三三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放馬歸牛，海宇率俾，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言，比則歸德之象成矣。吉，然必再筮以自審果其元而好生之德，容保天下且

无少間斷，不離偏伯。永貞正所以成其元，然後可以當象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欲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自取凶耳。來與不來，于聖治有何加損。王者惟原筮元永貞而已。象曰：比，吉也。比，輔也。

下順從也。比何以吉，比者親輔之義，卦體一剛在上，合坤衆而順從于下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比莫大于德，九五性體強毅，所養又純粹无瑕，元永貞其所素具，當此時不得不原筮之也。上下五陰衆舉之辭，後夫道窮，豈王者以威力窮之哉。象曰：地上有水，比。君子以建萬國，親諸侯。

水比于地，不容

有間，建國親侯，亦先王所以比天下而無間者也。衆意人來比我，此取我往比人。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人臣立朝心術全定于簪仕之日，初六之比，以初爲比，无貳爾心，是爲有

孚，此有孚者，微始微終，模茂圓滿，天寵重頒，必出望外矣。寵眷亦朝廷分內之事，而真誠體國，更萌一念不得，初所以爲純臣。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吉豈俟之異日哉，即其初六已知之矣。六二：比之自

內貞吉。柔順中正上應九五以家脩爲廷獻正已卽可以正君也。象曰：比之自內，不自失也。守道秉正，不自失，誰得而失之。六三：比之匪人。陰柔不中正，承乘應皆陰，所比非人，大凶可知。

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使之惕然深省。六四：外比之貞吉。以柔居柔，上比九五，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可以佐顯比之治矣。象曰：外比于賢，以從上也。豈徒以五有剛

中之德哉？君臣之義，无所逃于天地間耳。二：遠臣，故以不失嚴其操，四：近臣，故以從上破其黨。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

誠，薄之以大公，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邑人不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警備，以求必得也，何吉如之？象曰：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

不誡，上使中也。顯比何以吉？當君位而有正中之德，正則无矯拂之念，中則无偏係之私，以此爲政，來者安之，去者繼之，不必其順，若見爲逆，不必于取，若見爲舍，象之以失前禽，非果有失而然也，中者民所自有，順帝之則，若或使之。上

九：比之无首，凶。陰柔居上，不來比五，後失之凶，所不免也。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負固不服，安所容身于顯比之世乎？

三三：乾下巽上。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四爲卦主，籠絡衆陽，是小人之畜君子也，然而陽猶有可亨之理，但今陰氣凝結之極，充塞于天地之間，君子當敷德以避難，凡陽倡陰和，則雨，陰先倡陽則不雨，自

我西郊，畜不固也，聖人之亟爲君子謀也。象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以卦體釋卦名義，剛柔之小人，勢該相迫絕之易，柔剛中而志行，乃亨。小畜何以得亨？卦德內健外巽，是中心有主，事又巽順而不憤激，卦體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操縱得宜，尙有可爲之機，乃亨者，離之之辭也。健而巽，

郊。施未行也。

陽氣猶得發舒而尙往。陰氣雖能設施而未究。倘畜已極將衰之何哉。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故爲小畜之象。君子曰。時當小畜。脩

德益懷。威儀言動。无之可苟。懿者。精粹完美。因其畜而畜之一如風行天上。全无凝滯。小人不得而指摘之矣。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乎陰。雖與四爲正應。

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以道自持。何有失身之咎乎。

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合于道則合于時措之義。所當吉。无咎。其不必言者。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近于陰。以其剛中。故能與初九牽連而復。

陽勢益昌。志可行于小人用事之日也。

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復而曰牽。似乎借交植黨。以爲進身之地。曰在中。實能耿介自守。故復自道者。之不失易見。而亦不自失者。雖知聖人于畜卦兩提復字。欲人以復道處畜也。

初則出入无疾。五則朋來无咎。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于陰。而又非正應。但以陰陽相說。而爲所繫畜。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爲夫妻反目之象。

象曰。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自復者自也。不自失者。自也不能正室。亦自也。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一陰畜衆陽。本有傷害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自悔其畜陽之非。而以

真誠感動乎君子。君子亦諒其心而爲之用。血可去。惕可出。何咎之有。

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小人而知有孚。其志可嘉。剛中志行之。五合之。則衆陽皆合之矣。惕出何足論。

九五。有孚。攣如。富

以其鄰。

小人得位。其實在君。九五居尊處中。勢能有爲。以我之孚。感四之孚。小人見化于君子。而衆輪其肝膽。一堂之上。臣鄰交濟。彼此无互爭之傷。受富厚之力者。不獨一人。故曰富以其鄰。以謂能左右之也。

象曰。有孚攣如。不

獨富也。

德克格好。不在區隔。威力之間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陰陽不病其相爭。而病其相和。畜極而成。陰陽和矣。不雨者。雨尙往者。處矣。究其始

惟敬尚陰德，至于積滿而然也。陰加于陽，雖正亦厲。然陰既盛而抗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聖人之戒，深矣。

象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陰德何載，惟積則然。小人抗君。

子必至于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于凶矣。

三三

兌下

履虎尾，不咥人，亨。

人生涉世，所履莫非危機。惟和說以躍剛強之後，則善用之而不攪其鋒，如履虎尾而不至咥人者，此戒懼之學也。

象曰：履柔履剛也。

八卦惟兌體至柔，乾體至剛，以

至柔履至剛，則我之勢易靡。彼之暴易逞，履非所履也。名曰履危之也。

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

柔履剛則危，亦惟柔履剛則危而不危。卦德乾剛而柔，以兌說應之，順而不拂，和而不戾，柔可化強，故亨。

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說豈情貌之周旋哉？實本于中正焉。卽至危者莫如帝位，卦體九五以剛中正之德履之，英明強毅之中，運之以兢惕，毫不涉乎恣睢偏倚，而无夫履之疚。然後事業光明，此帝治所以亨也。

涉世固有大有，非求其不咥而已。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古者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士

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奢侈，億兆之心交驚于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也？君子所以觀履之象，而懷然靜之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爲物運率其表覆者也。本此涉世，太樸可還矣。

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獨與功名富貴相對，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哉？

九二：履道坦坦。

幽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于上，此居易俟命之君子也。道无炫燿，故曰幽人不必異避賢而入寂也。

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富貴何能亂我，恐自亂耳。有中德則吾道自足，而不願乎外。

六三：

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六三本說而應乎乾者。但以不中不正。柔而志剛。无明而自恃其謀。无才而自雄其斷。明犯咥人之戒。且縱意揮霍。視天下无不可爲之事。得志而

肆暴。豈能久哉。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自以爲能。病在不足。位不當者。踰其自取也。志剛則妄動。此象傳言剛。必歸中正。始完說應之道與。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九四亦以不中不正。近九五英察之主。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忠順不失。上所諒也。

象曰。

愬愬終吉。志行也。

人臣本欲行志于天下。而炫才恃氣者。反失之。愬則積誠悟主。雖暴必回。豈惟免咥。且可行志。

九五。夬履。貞厲。

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是才既能爲。勢又得爲。臣子復將順其所

欲爲。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爲夬。決。其履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甚矣履帝位而不疚之難也。

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傷于所恃。象爲說者。設法故當學五爻爲乾。自爲法。故又當從衆。聖人憂盛危明之心至矣。

上

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吉事有祥。居履終而健行不息。回光反照。以考其祥。則祥不在天。而在我。其旋者。終始再審。元吉者。自求多福。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初心易勵。未念難持。元吉在上。

則彌高彌劬。愈久愈精。豈特有慶而已。

三三

坤上

泰。小往大來。吉亨。

貞元會合。陽明之氣。充滿世界。彼陰暗之小人。畏阻退避。而居中用事者。皆剛健之君子。小自往。大自來。不必排擊。不必援引。吾道大暢。吉而且亨。

象曰。泰。小往大來。

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

長。小人道消也。

天地之交以氣上下之交以心陰陽者氣健順者德君子小人者類內外皆君心自爲之生氣流行而殺氣潛伏也剛毅爲主而柔懦不行也于君子信而任之小人放而遠之也內則道長外則道消總之時當泰運一有皆有聖人

忻幸之極也。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自有乾坤以來經歷六坎險阻倍嘗方底泰運之世正氣化蒸鬱之會也元后挾參贊之

功將天地渾淪之道治歷明時畫野分州裁成以制其過道中有宜又爲之春耕秋斂高黍下稻輔相以補其不及皆所以左右生民此翊奏之大權也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三陽在下相連而進可以贊裁成輔相之治矣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君子之志在天下故吉否則植黨何以上下交而志同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九二以剛居柔在下之中

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泰寧之世人情安肆法度縱弛應當振作釐革然驟振作則急遽釐革則擾須先有包荒之心從含弘中施剛果之用精密之思更无一事遺其外公忠之念更无一入係其內不遐遺朋亡非有馮河之勇者不能而馮河總以包荒用之始可與中行願之君相配耳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似優容太過乃得尚于中行心同天明无所不照量同天運无所不納光大故中其得尚不在包荒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

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將過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此平陂往復之定數也孚之可恤者也聖人示之以艱貞內兢業外慎重人事直无可咎庶孚不必恤而福可常享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

也。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天地交則下濟上行天地際則此亢彼戰挽回當速稍緩則无及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已過平中，泰已極矣。

四與二陰翩然下復

不待富厚而其類從之不待戒令而翕然共信黨類易集若此君子豈得宴然而已乎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向當小往厚實久失而其心則未嘗一日忘者時有可乘

中心共顧，小人之伺君子恆密，可危也夫。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以陰居尊，爲泰之主，柔中虛已，下應九二，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如帝乙始制下嫁之禮，陰必從陽，天下實受其福。

象曰：以祉元吉，

中以行願也。

任賢保泰，君之願也。有以聞之，則不行清心寡欲，惟賢是從，輔相裁成，功歸社稷矣。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不可力爭，自守雖貞，且不免于羞吝。

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命者，禮樂征伐之謂。命亂，故復否，內治何可緩也。

三三

坤下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三綱湮，九法滅，无人道，所以不成其爲天地之道。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

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否泰反其類也，故其辭盡與泰反。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收斂其德，不形于外，以避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

榮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聖人不忍正道之絕，故因初惡未形而開示之，果其幡然從正，自无禍患之臨，初亦何苦爲邪倡也。

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君權在上，專欲得君。

而用之，則不計其私，可以變爲君子矣。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不忍加害君子，而承順不違，吉道也。大人則當安守其否，然得道亨，豈可以彼包承于我而自失其守哉。

象曰：大人否

亨，不亂羣也。

言不亂于小人之羣。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于傷害而未能也，故爲包羞之象，以其未發，故无凶咎之戒。

耳，實爲君子危之。

九四有命无咎，疇維祉。

天命既回，不可矯激以逞。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則善能調護人事，无躁急之咎矣。疇類三陽皆獲其福。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濟否之志可行。

九五休

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與貞起敬，敬然與天下更治，大人之事也。然必時懷兢惕，若禍亂之叵測，不拔之業，基于其亡一念中矣。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

也。有拯世之權，又有正當之德，故小人尊爲君，君子恃爲命。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先否後喜，有懼心焉。上三爻皆盡人回天天下，所以有人道與。

象曰：否終則傾，何可

長也。追之也。

三三

離下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天下人无不同，從軀殼起見，則分爾我于野者，曠野而無私也。大公之精神，何所不到，即涉川且利，甚言其无所不利也。聖人又懼其同流合汙，必君子貞情。

惟理勝勢，本性出，乃真于野而得亨。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同人之道，遇剛則忤，卦體六二得同人之位，且有中德，應乎九五之乾，是大公无私，與天合德也。

同人曰：同

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爾我之念，非大勇不能去。乾行則主之以无私。

之天德也。乾行即健。卦體文明在內，大同之義，知之既真，行之必確。六二不特能中，且兼能正，上應九五之中，正則五乾皆成二明。君子所以正也。通天下之志，乃爲大同。不然則是私情之合而已。何以致亨而利涉哉。

象曰：天與火同人，

君子以類族辨物。天在上而火炎上，其性同也。尊卑上下，各分其類，車服色各嚴其辨，所以審異而致同也。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无係應，可以无咎。

象曰：出

門同人，又誰咎也。毅然出門，乾行有志，又何咎哉。

六二，同人于宗，吝。

外應爲嫌，同體爲宗，從嫌正也，從宗不正也。二本應五，乃在初三之閒，近親未免有係，而不能上同乎五，所以可吝。

象曰：同人

于宗，吝道也。非君子正己之道。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于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見攻，是以內藏窺伺之奸，外起憑陵之志，理勢俱屈，終不敢發也。

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五剛何可敵，究不能行其憤脅之憾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剛不中正，又无應與，亦欲同于六二，而爲三所隔，故爲乘

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而不克攻之象，是能改過而得吉也。

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既已乘墉，則非其力之不足也，特以義之弗克而不攻耳，能以義斷困而反于法，則

知幾改過，兩得之矣。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應于下，同心者也，而爲三四所隔，鬱積之念，不能自吐，情莫真于此矣，從睽得合，欣慰倍常，然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

必用大師以勝之，始得相遇，中正固非乾行不可也，夫卦以相同爲義，而伏莽乘墉，勢五師克，至易至簡之中，輒藏艱深險絕之事，不學易者，真不可以涉世。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

也。人以爲五之同，二在後，不知精神方肇之先，已有中直呼天籲地之誠，皆其中而不偏直，而不容遏者，大師相遇，二與五各克去其已私，聖人所以勸之斷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居外无應，物莫與同，象无得无失，何悔之有。

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時處其極，不能遂其大同之志，聖人爲逃世者下矧也。

三三 離上

大有，元亨。一人照臨萬邦，萬邦歸命一人，故名大有，所有既大，必令我之精神，周運蒸微，制作盡善之謂元，治化四達之謂亨，斯能乘龍御天而長保隆平也。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

而上下應之曰大有。

以卦體釋卦名義。六五柔順溫恭，居聖作物觀之位，有維皇建極之德，而上則天祐，下則人助，此大一統世之也。

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

元亨。

以卦體釋卦辭。夫大中之德，果何德哉？剛健在內，則廣運而不息；文明在外，則並照而无私。天道不過張弛遞推，昭昭迭用，大君明斷交資，即可以先天弗違，後天奉若。應天時行，直操制作之原，是以有元亨之治也。

象曰：火在天

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則覺變萌于其間矣。君子曰：天命之本，止有休嘉，其樂與人為善之心，婉轉淋漓，惡者兆之而自絕，善者擬之而愈動，正以

欽奉天命，而力致保之之長策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太平之世，驕肆易生，害即伏焉。初九以陽居下，上无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縱欲敗度之咎，何有？然初可長恃乎？欲易發而難制，必艱以處之，庶可終身无

咎。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惟初則无交害爾，隱見禍亂无窮，非艱不可。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天下之重，此爻當之。

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败也。

豈至往而後考其成敗哉？具文武之全才，所以克壯厥猷也。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居下之上，公侯之象，剛而得正。

上有六五之君，虛中下賢，故嘉謀嘉猷，入告爾后，此其精誠。諒必有憂盛危明者，若小人則專心媚悅，稱觴祝嵩而已。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小人豈惟弗克，必且投豐亨豫大之說，以蠱惑君心矣。反證公亨之

所全者大也。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盛貌。六五柔中之君，九四以剛近之，有僭僭之嫌，然以其處柔也，不自居其功德之盛，小心翼翼，媚茲一人，何咎？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晢也。

君尊臣卑之分。

盈虛消息之理，人皆知之，但才望日隆，勳猷日著，不覺心滿而鑒旋昏，明辨晢者，當局不迷，離體故明，晢者火之微光，所以形不居其有之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大有之世，柔順而中，以處尊位，虛己以應九二之賢，而上下歸之是

其孚信之交也。纖僞不參而繇威自著。威生于孚。遇惡揚善。斷然行之。大有元亨在是矣。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上交下交，各有志在。但交在臣則害，交在君則虛。有一人之信以發之，剛健文明，渾乎一致也。

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太柔則人將易之而无畏備之心。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惟至明所以不居其有，滿而不溢。

動與天合，天其有不祐之乎？萬年不拔，百度俱舉，吉无不利。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至于上而猶然初艱之心，安得不祐？如是乃成其爲大有。故初上兩爻皆明其爲大有，甚哉有大者不可以盈也。

三三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有而不居之義。卦德止乎內而順乎外。卦象山至高而地至卑，乃屈而止于其下，是蓋世之勳名，浮雲不繫也。美德人所同好，行无不得，始雖不居其有，終則不沒其有也。

象曰：謙亨，

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

謙之必亨，即觀之天道地道，且有然者。天氣下降，輿地交濟，而萬物化光。地居後代終，其氣上達，而人可知矣。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

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无物不有。天則益謙，日月陰陽是也。地則流謙，山谷川

澤是也。鬼神則福謙，福善禍淫是也。人則好謙，予奪進退是也。居尊者其德愈光，如登艮山，企而益高。居卑者人亦莫能過，如行坤地，循而更遠。此君子所以有終也。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

物平施，以卑蘊高，謙之象也。裒多益寡，所以稱物之宜，而平其施。蓋置其身于萬物之中，人已兩化，則君子之真謙也。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柔處下，其心純一，謙之至也。以此涉難，何往不濟，況平居乎。

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謙謙，豈爲涉世計，全副精神，漸漬浸灌于謙卑之內也。

六二：鳴謙，貞吉。

柔順中正，以謙有聞，充諸內而見諸外，非有所矯飾而然者，故曰貞吉。

象曰：鳴

謙貞吉。中心得也。

心不實而周旋世故。則巧言令色足恭。无所不至。中心既得。據此真誠發越足矣。不鳴乃鳴也。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卦惟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

不矜則天下莫與爭功。不伐則天下莫與爭能也。

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人原有好謙之公心。萬民之服。非服其勢也。服其謙也。

六四。无不利。撝謙。

居多懼之地。下乘功臣。上近柔主。非利也。幸六

四柔而得正。上而能下。所以无不利焉。然必常有不自安之意。發揚于容觀辭氣之間。始爲處功臣之正道也。

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達則也。

尊賢尚功。法則本當如此。非銷疑化忌之故也。

六五。不富以其

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敬天勤民。禮賢下士。臣民安有不效順者。故爲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即用侵伐。戰勝攻取。且无不利矣。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人不

我不謙。爾以謙征之。則征正合天下以成其謙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處謙之極。人之所與。猶有陵慢不恭者。必脩文告之辭以勸之。是爲鳴謙。即與問罪之師于邑國之中。總之不害其爲謙也。

象曰。鳴

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君子之志。原合天下以成謙。有自外于教化者。心甚不安。故不得已而至于鳴也。由中達外。實人肺腑。義旗所指。舉國肅清。何不可之有哉。征伐亦裒益之大者。是君子之有終也。

三三三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人心既得。何所爲而不成。即建侯行師。且无不利。侯以堅衆心之愛戴。師以洩人心之公憤。此人和所以爲定天下之本也。

象曰。豫。剛應而志

行。順以動。豫。

卦體九四。以剛在上。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宛然太和景象。且卦體又順以動。是動于一身者。喜怒哀樂皆本之腹中。蹈和動于天下者。禮樂刑政皆出以大中至正。所以能得人心而成豫也。

豫。順以動。故天地

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此順以動者。不獨感格人心。直可感格天地。與天合德。功用何其廣大。建侯行師。在人。事固大。以天地觀之。又其小焉者矣。

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我之順動，果何以如天地哉。天地之動本順，故聖人以順而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與三光明六符正同一運旋，可見太和之精。

三極共貫，豫之時義，豈不甚大。最難豫者刑，故抽言之。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不鬱不蠲，太和原在未出之前，先王者功成作樂，以象雷聲。

之和，將吾心德功德，盡有以闡揚而光大之。極其所至，冬至應上帝于圜丘，而配以初六。鳴豫，凶。陰柔小人，上有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卦祖李秋薦上帝于明堂，而配以考形氣，皆有所從始，而上下昭格于制作之原者也。

初六，鳴豫，凶。

豫雖主樂，然易以兩入，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

爲衆樂之義，爻多自樂，所以有吉凶之不同。

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窮謂滿極，敗名喪節，所以至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兩入，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

正是上下皆溺于豫，而獨能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

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以无欲之中，而爲不移之正，所以超然宴樂之外也。

六三，盱豫悔。

遲有悔。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于四，四爲卦主，六三依附權勢，以圖富貴，然其心必有不安。者，聖人懼其託言事成，元可如何也，因其悔而動之，事當速悔，悔之遇則必有悔矣。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近四何傷。

病其德之不足爾。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天下和平，皆由九四所致，豈不有大所得乎。然欲得天下之心，必先得賢才之心，開誠布公，集思廣益，則朋類合而從之矣。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合天下以爲豫，通體精神爲之一暢，故曰剛應而志行。

六五，貞疾，恆不死。

當豫之時，以柔居尊，宴安所至，圖厥沈危，如得貞固之疾者，幸免代遠澤未斬，尚可存活也。

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恆不死，中未亡也。

九四剛應志行，民已歸心，六五乘之，何能大振其威靈，所恃者祖宗流風餘韻而已，亦危矣哉。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陰柔居豫，極昏冥不返，然靈體能動，隨

然變遷是能補過而充告也。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欲不可縱，樂不可極，冥豫而在上，其急改之勿怠。

三三 震下 隨。元亨利貞，无咎。此卦陽動陰說，是王者德足致人之隨，治化洋溢，其亨大矣。然必憑天理爲鼓舞，而不假私情之要結，利于大公无我之貞焉。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于有咎也。 象曰：隨，剛

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卦變自因，九來居初自噬嗑，九來居五自未濟，又兼此二變，是君有剛中之德，而沁入于下民之肺腑，卦德震動兌說，是凡所舉動，與天下翕乎欣洽，而絕无拂戾，此所以致天下之隨也。 大亨貞无

咎，而天下隨時。天下有一定之時，時之所在即爲貞，所以必貞乃隨時之義大矣哉。隨時非貞不可，必知幾能權者乃可深造，故贊其大。 象曰：澤中

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雷藏澤中，隨時休息，養來春發生之力。君子法之，用洗心藏密之功，寧神于定，戢志于恬，將惕厲精進，毫不輕洩，是靜以涵動，動根于靜，所以爲善體隨也。 初九：官有渝，貞

吉。出門交有功。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實之主，人所視之以爲隨者也，故曰官。既有所隨，心體皆爲世變，豈可不慎出門以交不阿所好，即所謂貞，庶可有功而吉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

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從正吉，不從正則不吉，戒辭也。僅保不失，何敢談功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陰柔，不象曰：能固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

係小子，弗兼與也。豈不知仰止丈夫，係小子則縱欲從正而不可得危哉。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四而失初，權勢可得，然非正

應，不免有邪媚之嫌，故戒以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矢志舍初，豈有不貞之理，堅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以陽剛之才居上之下與五同德隨其所求无有不獲雖爲大臣之正道而僭偏之嫌從中藏焉不亦凶乎常人處此危疑之地樹立不定不得不多設術數或巧媚君心或借援左右表白心迹以自明其无他聖人概不之用所以自盡者止有孚在道而已本之以忠誠知元不爲爲无不力非此心光明洞達大有識見者不能也體國之忠知幾之哲兩得之矣又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不凶于事而凶于義義之所在君子正不必避也有孚在道不

惟身名光大國家且得收忠藎之益天下歸功焉

九五孚于嘉吉

五與二爲正應二係小子何仍稱之曰嘉蓋六二德本中正昵近其形迹爾貞俗之累賢臣不免明主捐其形迹釋其猜嫌而一心相信則嘉會成矣其吉可知

象曰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取人以身有五之陽剛中正乃能信二之柔順中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戀主之思持久愈堅誠意

可通于神明況君臣一體哉

象曰拘係之上窮也誠意固結之極也

三三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極而有事也上下不交君臣怠緩紀綱法度盜弄大壞聖人恐人當此退託而不前也先言元亨以鼓其銳仍要振起精神不可絲毫苟

安若涉大川者然生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爲後事之端而不使至于大壞後事方始而尙新然更當致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于速壞此旋乾轉坤之大用也

象曰蠱剛上而柔下

巽而止蠱

卦體艮剛居上巽柔居下卦變自賁初上二下自井五上上下下自既濟者兼之亦剛上而柔下是君日驕而臣日諂也卦德巽而止是臣工无整頓之志而大君无勵精之圖也安得不積弊而至于蠱乎

蠱元亨而天下

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治蠱至于元亨則亂而復治之象也往有事者猛力向前救焚拯溺亂之終治之始天實爲之特不

得不假手于人此蠱之所以不足憂也。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風過山止，則木氣不宜暢而中敗，蠱象也。世風之壞由民，民風之害由我，鼓勵萬民，保攝德性，治已治人之道也。

初六，幹

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蠱非一朝一夕之故，必世而後見，故諸爻皆以父母言之。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整頓前人之緒，足稱有子考得克，蓋其愆而无咎，然亦危矣，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象曰：幹父

之蠱，意承考也。

蠱雖考致而望幹之深心，未嘗不切，不承其事而承其意，正所謂善繼人之志者。巽風所到，无微不達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之象，不可堅貞，吉當巽以入之。

也。蓋事庸主與英主不同，英主喜於有爲，一轉卽往，庸主畏事委曲周旋，方克有濟，直行已志，反啓其畏難苟安之心，甚矣治蠱之難也。

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蠱以幹爲貞，母蠱又以不可貞爲中，得中正以成其幹也。

九

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過剛不中，更張太驟，不免形親之過，故有小悔，然幹所當幹，巽體得正，有何大咎。

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加一終字，人臣爲國革弊，當圖久遠，不必

計一時之悔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以陰居陰，不能有爲，寬裕治蠱，蠱且日深矣。

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規避愈切，託言安分之爲得，既往卽當有事，豈可未得也。

六五，幹

父之蠱，用譽。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剛柔相濟，臣主同心，勵精剔弊，以光大先王之令緒，所謂中興聖主也，善繼善述之名，洋溢中外矣。

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蠱則何德可承，歸美前人，竝振飭之迹而泥之

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剛陽非遺世不事事之人，居蠱終則時當无事，在事外又无可當之事，惟將幹蠱之精神常提，无令委頓而已。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惟不受世累之人，然

後能濟世，耕莘釣渭中，未始无涉川幹蠱之作用也。

三三 兌下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臨非君子暴陵逼乎小人。二陽浸長。正大之氣。如日之出。光餘逼人。小人自无可抵敵者。勢可大行。然又必以理自恃而貞焉。毋謂朝廷之上。遂无奸邪。自復卦一陽之月至

遯卦二陰之月。陰長陽遯。數不過入。可不早思所以防之乎。象曰。臨。剛浸而長。以卦體釋卦名義。二陽浸浸上長。小人不覺退避也。說而順。剛中而應。卦體內說外順。和平不流。矯激

中。六五應之。天德自強而不過。又復得君子志也。所爲元亨在此。所爲利貞亦在此。此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此大亨以正。豈特君子臨小人之道哉。天之道也。陽氣盛隆。至于

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言雖天運之當然。然君子宜知所戒。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地臨于澤。是上臨下。臨民

而振德。與兌澤同其深也。臨民不可无養。容受而保愛。直使之樂其樂。而利其利。與乾坤同其厚也。小人潛化于其中矣。卦惟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道可大行而吉。象曰。咸臨貞

吉。志行正也。欲行正道于天下。豈植黨求勝務洩不平哉。九二。咸臨。吉。无不利。君子每患勢孤。二與初共爲咸臨。剛得中而勢上進。故吉而无不利也。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

順命也。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小人黨邪。尚未順命。君子不得不進而臨之。豈恃勢哉。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自憂不能見容。故

懼之心。改行從善。君子亦不追其既往而咎之矣。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位不當是无德可憂。知憂告自不長。何可不憂也。六四。至臨。无咎。處得其位。下應初九。

不以勢分拘。不以毀譽開。相臨之至。如膠如漆。得爲相用人之體。何咎之有。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有柔正之德。自與剛正之賢契之深。而相臨獨至也。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君臨天下。而自

任其知適爲不知。六五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是明目達聰。得大君之宜者。教思容保之治成矣。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大君之宜，何以惟賢是從？我有中德，任人正行我之中，非然苛察之過也。

上六。

敦臨，吉，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于臨，化成久道，正所謂容保民无疆者。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四海皆吾一體，所以能敦也。卦以陵逼小人爲義，上三爻獨憐憫于知人安民之間，貞字精神乃盡。

三三三

坤下巽上

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

帝王有可以爲天下觀者曰觀。此卦九五在上，四陰仰之，本體精微，不得不達于政教，其篇恭不顯之神，真如將祭而盟，盟尚未薦，此時胸中懷懽肅肅，妄想雜慮，絲毫難容，爲觀者常

存此想，愈獻愈純，愈敬愈潔，則孚信在中而顒然可仰矣。象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以卦體卦繹釋卦名義，一人在上，爲天下觀，正是聖作物觀，順則不假作爲，巽則不露形迹，建中正之極，巍然

爲天下瞻仰，真一王之盛也，而神已在此。

觀，望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惟其如此，所以盟而不薦，有孚顒若，天下自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篇恭而天下平也。

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中正卽上之神，化卽下之神，而皆聖人之真誠鼓盪以出，天有神道，四時各循其序，聖與天契，設爲政教，天下若其化，卒莫測其功，觀道至此，猗與盛矣。

象曰：中正卽上之神，化卽下之神，而皆聖人之真誠鼓盪以出，天有神道，四時各循其序，聖與天契，設爲政教，天下若其化，卒莫測其功，觀道至此，猗與盛矣。

象曰：觀天之神道，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中正卽上之神，化卽下之神，而皆聖人之真誠鼓盪以出，天有神道，四時各循其序，聖與天契，設爲政教，天下若其化，卒莫測其功，觀道至此，猗與盛矣。

象曰：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猶觸庶類，先王設教，豈得執一省方者以不敢暇逸之心，爲不敢自用之法，風者教倫，風淫教貞，風儼教厚，要使民歸中正而已。

初六，童

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卦以觀示爲義，據九五爲主也。又以觀瞻爲義，皆觀乎九五也。初六陰柔居下，不能遠見，在小人遯道遯路，何告之有？君子當此，不能光昭聖化，甚可羞也。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

也，非君子所宜可知。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正也。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在丈夫則爲醜也，愧之也。

六三，觀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進而觀光上國。本欲發揚聖明。以圖不朽。自反生平才德。不足大展。則亦退而進德脩業而已。不敢苟且以赴功名之會也。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進固行道。退亦脩道。何至進退兩失。

其嫌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五以中正觀天下。禮樂制作。燦然輝煌。六四最近于五。故得盡其光華。此真豪傑。象曰。庸之奇遠乎。疏。逃之臣。利用朝覲。草莽之臣。利用仕進。作實王家。同慶觀光之會可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四之觀光。正爲大觀之主。賓與之典。獨隆爾。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其下四陰。仰而觀之。君子之象也。躬自照。我生果无負。建中表正之皇極。斯足當天下之瞻。

而无。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王者合天下爲一身。故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以陽剛居尊位之上。是以師道表率天下者。果道業尊嚴。則无咎。

象曰。觀

其生。志未平也。

雖不得位。而垂教之心。无已。未可忘戒懼也。

三三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此卦上下兩陽而中虛。九四一陽。閉于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有閉故不通。齧之而合。則亨通矣。如舜遭四凶。周公遇三叔。孔子值少正卯。事當極至。道德仁義之化。俱有所不及用。此聖人之大不得已也。

象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不得不噬。頤中我教化。不得不去也。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

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何以得亨。卦體三剛三柔。是執法之義。矜恤之仁俱備也。卦德動而明。是問刑擬罪之時。折之敏。擬之決。不爲威屈利誘。復折之精。擬之當。无失輕失重之病也。卦象震雷離電。是行罰致責之時。動无滯行。如雷奮而合電。確當

无枉。如電照而合罰。造化震懼之章。直在金科玉律中也。卦變本益六四之柔。上行至五而得其中。是天子以好生爲德。平反合法。得行其治獄之志也。雖未得遊渾渾噩噩之盛。清問黜而天下稱平。利用獄也。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

明罰勅法。

雷電未必擊而人警，于是乎有先聞而防之法焉。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上无位，爲受刑之象。中四爻爲用刑之象。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卦下，故爲履校滅趾之象。止惡于初，故得无咎。

象曰，

履校滅趾，不行也。

小懲大誡，進于惡也。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德本中正，公則生明，治獄固如噬膚之易矣。然後既剛暴，非勝刑峻罰，不足以服其心，故必用滅鼻之刑以處之，乃得无咎。寬大之名，不可博

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大奸必用上刑，豈德之不足哉？

六三，噬臍肉，遇毒，小吝，无咎。

臍，

非人果難服，德不足取信于人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八卦言之，則爲聞，以六爻言之，則爲大司寇。掌邦刑者，以剛居柔，有果斷之才，而不傷刻覈。

即難治之獄，亦自輸情服罪，而堅直之理可得矣。然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必內則其難其慎，外則无黨无偏，庶天下无冤民爾。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民命重情，稍有偏私慢易之心，則未光明也，何可不以艱貞爲戒。

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乾肉，難于膚而易于膾，膾金亦訟獄所入之鈞金也。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位，用刑于人，人无不服。中堅之理可得，然獄成獻天子之廷，再无更生之望，必持之以貞，而其心猶不敢忽，常有未悉之

際乃得无咎也。人臣勢屈，誅法易，執法難，故雖艱而利用貞，人主勢尊，行法易，欽法難，故雖貞而利用厲。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柔中之主，必兼貞厲，治獄乃得其當，信乎治獄之難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過極之陽，在卦之象，惡極罪大，凶之道也。

象曰，何校滅耳，聽不明也。

自恃其聰，而不明奉公守法之義，大奸大惡之本也。

三三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混沌初開，渾是太樸，時移勢變，不得不日趨于文明。聖人憂其有滅質之患也，謂質爲主，猶亨，文爲主，則小利爾。

象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

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卦變自損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柔來文剛是實爲主而文輔之。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是文爲主而實輔之。故小利有攸往。即此剛柔交錯。

往。即此剛柔交錯。上天之文運昭焉。

文明以止。人文也。

卦德。文明以止。彬彬煒煒之中。有太羹玄酒之意。性止于命。情止于節。非即人文之自然而然者乎。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

聖人主張世界。仰觀天文。細察其變。因時而施補救之大用。質極則濟以文。文極則救以質。使天下範圍于文明以正之內。則人莫非天。柔莫非剛矣。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

无敢折獄。

火在下而上照。雖不及遠。庶類光昭。賁象也。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一則法火之明察。一則法山之鎮重。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不能齟齬皇猷。時不在我。自賁于下。爲舍非道之車。而

安于徒步之象。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之取舍。決于義而已。義之所在。莫莫倚焉。

六二。賁其須。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之而動。有賁其須之象。

象曰：賁其

須。與上興也。

二主文剛。三主文柔。附上而興。柔爲剛用矣。

九三。賁如皤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于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

之陵也。

陵生于狎。永貞則正大之氣。實示人以莫可陵。微終不動。乃真剛正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四與初爲賁。皆以實心相賁。初曰賁趾。四曰皤如。初曰舍車。四曰白馬。同一白賁之

風焉。而无如近三。九三剛正。非爲寇者。乃求婚媾。然究不易其求初之切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所當之位。雖可疑。守正而不與有何他患哉。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故有束帛戔戔之象。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有化。成天下之

體已先敦固。江
河豈至日下哉。

上九。白賁无咎。賁極反本。復于无色。善補過矣。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雖當紛華靡麗。終有厭薄之心。其快在志。其本在長也。

三三三 坤下。剝。不利有攸往。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不可以有所往也。象曰。剝。剝也。柔變剛也。陰之去陽。華斐浸消。使之日消而不自知也。不利

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卦體既爲小人之長。卦德幸有君子之順。惟順乃止。剛直不敢顯也。有息必有消。有盈必有虛。人可遠天

乎。象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宅。山託于地。君託于民。厚下乃可安宅。剝下正所以自剝也。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剝自下起。其勢必至蔑貞。然小人何利爲此。象

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蔑猶藐視。滅則浸沒。消剛之禍甚不可測。君子戒之。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辨牀幹也。剝牀以足。上進而上矣。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與

猶未大盛。去之何可不速哉。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六三。剝之无咎。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勸其斷也。上下謂四陰。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君子危矣。小人獨无血戰乎。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告君子之不知止也。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于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

制于陽。則无不利也。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破小人之疑情。揭君子之宏量。所以潤誘之也。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太平從此開。天下最公正者。民當

必爲衆陰所載。小人逞忿不已。則自取敗亡爾。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剝運而變。戴愈殷。故

時可以徵上天之幸，而權不能奪巨民之志，迨至終不可用，聖人之爲君子至矣。

三三三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天道不可一日无陽復者，還其所自有也。陽復則必亨，已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

咎，即反復天道，自姤卦一陰初生，至此七日一陽來復，理勢自然，從此修舉舊章，致天下泰寧之盛，皆君子所應往者，幸之也。

象曰：復亨，剛反，此而往，即從此而還，順安有不亨者乎。

動而以順

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剛反即動，然元氣初回，稍忿激則一洩无餘，卦德動而行之以順，微婉以固前日之生機，復和平以養方來之全力，聖學德業愈消愈確，所以无咎无疾也。

反復其道，七日

來復，天行也。

況天運所在，消可息，慮可盈，天與人協，非人敢恃天也。

利有攸往，剛長也。

有生則必有長，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作用，豈容已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天地之心，生生不息，本歷

四時而不換，但當冰堅龍戰，生意全賴至一陽初動，默參元氣果无休歇，復之在人，則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天地人心原同一體，人心見則天地之心見，此順行之所以精，而剛反之所以大與。

象曰：雷在地中，復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在地中，寂然无聲，乃真陽氣之復。先王閉關，休息安靜，以養微陽，商旅至賤，不行者无所求也。則商旅以上可知，后至貴不省方者，无所見也，則后以下又可知。蓋動

者天地生成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政事云爲，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无所不至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一陽復生于下，復之主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于善，不祇于悔，大善而吉之道也。象

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乘天地之心以爲身，一

六二，休復吉。

凡由剝入復者，省察克治，功力艱難。六二柔順中正，近于初九親賢樂善，以成其復復之休美吉之道也。象曰：休

陽爲主，形色皆天矣。

復之吉。以下仁也。二豈惟因人以成事哉。初爲克己復禮之仁。吾能下之。勝心客氣。融化磨礱。實有深心以處此也。六三。頻復。厲无咎。復者惟一之功。何言乎頻。以陰居下。不

故危。復則无咎也。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知其厲而振奮之者。義也。一復永復。何咎之有。六四。中行獨復。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宗天下之大。本以爲行者。惺然獨覺。誰得而污染之。象

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二與初近。洞見本原。故曰仁。四與初應。恪遵軌範。故曰道。六五。敦復无悔。性體所結。厚重有力。五以中順居尊。不加雕琢。至誠无息。此足常之矣。象曰。敦復无

悔。中以自考也。考成也。得天地之中以生。還所自有。正所謂復以自考者。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以陰柔居復終。故將終迷不復之象。而極言之。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心。天君也。求復而失其君。故愈求而愈遠也。

三三。震下。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此卦乾剛震動。動以天。不動以人。誠極必通。聖人又恐其流于輕輕信果也。貞則經權常變。各得其正。若有匪正。

卽信亦理中之障。豈能通行无礙哉。象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

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卦變自訟。九自二來而居初。是天德之剛。秉賦而爲我身之主。卦德。動而健。奮發有爲。不撓于物欲。卦體。九五剛中而應六二。實意交孚。不隔于形

該處已接人機。憑此天德。命固如斯。則圓通者知命。存養者立命。精一者受命。亨貞並運。上下交協。至誠之所以不可及也。不然。孰定无妄不達於人。不祐于天。既已匪貞。焉能大亨也。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

茂對時育萬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初九，无妄往吉，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實法此，篤實感發，對越上帝，養育人民，物各得所，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

可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本天命之初體以動，口得其所之正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其爲學也，无所爲于前，无所冀于後，不圖菑，若並不

耕，不圖畲，若並不菑，得失兩忘，日用通闢，攸往其必然者，首造其事，即屬妄端，有咎不利矣。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

人之得，邑人之災。

聖人恐人執定无妄往吉之說，稍遭拂戾，便生怨尤，特發此爻以盡其義。六三本无妄者，而處不得正，故无故而有災也。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事有出于意外者，君子亦自信而已。

九四：可貞，无咎。

貞即无妄利貞之貞，誠之存而不變者是也。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有猶守也，入世而不洩天德之渾淪幹事之精神在是焉。

九五：无

妄之疾，勿藥有喜。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內治畢舉，而奸宄竊發，靜以鎮之，无所庸其攻擊也。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既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爲生事者戒。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非有妄，但處窮極之地，執固不通，匪正有眚，此爻當之。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欲往何之。

三三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天下惟陽爲大，亦惟陽爲能畜，此卦以艮畜乾，學問道德，充積于內，然必不雜異端，不流伯術，挾此舟楫霖雨之才，大行其道于天下，至于大節猝臨，洶湧澎湃，吾

有決大疑，定大難之經濟，方爲體用合一之學爾。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以卦德釋卦名義，聖賢學問，先以剛健爲主，纖私不容，其用功也不敢暇逸，敦篤爲懇至，直將天下正道，力爲體驗，力爲躬行，天

機活潑鼓舞。闇然中若有精光閃爍。不可掩遏者。內外夾持。日新月異。此其所以爲大畜與。

剛上而尙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變自需。九自五而上。卦體六五。尊而尙之。卦德又能止健。是剛正之德。毅然不屈。而折節賢豪止。

過乎險健之奸。君臣道合。舉措公明。皆吾蘊蓄中所應有。大則必正。所以利貞也。

不家食吉。養賢也。

惟尙賢則養賢。值此際而家食坐觀。必學不足。經邦者爾。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利涉大川。豈尋常之事。義

理精通。凡百通變。動與天齊。非應天時行者不能也。然豈予剛健本體。另有所加也哉。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爲積氣。虛空中莫非氣。謂天在山

中可也。前言往行。皆德所散見。多識而畜之。卽聞見。卽德性廣諸非盈。進納无礙。化實爲虛。心可涵天也。

初九。有厲利已。

大畜本明體適用之學。然有意于用。或昧其幾。故借畜止之義。以明之初爻下一厲字。何其懷懷也。

象曰。有厲

利已。不犯災也。

世間災禍。每伺我于進退之交。初惟剛正。故能不犯也。

九二。輿說輶。

剛而得中心无繫累。時止而止。若輿之自說其輶者。可謂知幾之士矣。

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說輶非關涉世之巧。无尤而本于中。中則不躁。而有相時觀變之哲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乾爲良馬。三陽共進。並駕齊驅。然憂其過剛。銳進也。內必艱外必貞。而又日日閑習乎輿。

衛與者。力足以任重。衛者才足以應變。初卽乾之潛二。卽乾之舍三。卽乾之惕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陽剛濟世之心。既同。故更相汲引。而往无不利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上三爻重

所學。故當畜極而後通。下三爻重所發。故當舉天下而畜之也。六四以禮坊民。禁于未發。如施積木于牛角。止之于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銷天下之惡。而不煩刑誅。此心爲之一快。

六五。

豮豕之牙吉。

居尊位而畜天下之惡。密法嚴刑。未必可勝。六五柔中。操得其要。相機會而制之。若豕牙難制。積其勢而牙之。剛躁自止。衣食足而民不偷。男女足而民不亂者。順其情。弭其源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論其畜四不若五之易。論其功四不若五之廣。有尊位則廢及天下也。上九何天之衢。亨。畜極而通。豁達无礙。何者。驚喜之辭。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藏于心謂之德。顯于政謂之道。業極應天大畜

之能事畢矣。

三三三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此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必得正始吉。觀頤者。精一之功。理欲關頭。止爭一介。省察之力。无念少寬。而皆由養身始。學就不受。則德日

進于清明矣。

象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飲食豈小道哉。養正則吉。不正則凶也。觀其正在觀其所養何如。觀所養在觀

其自養何如。就嗜欲以證義理。即人心以辨道心。而貞吉可知矣。觀之得力在艮止。能明外內。兩觀自求。乃真正字。乃盡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天地失其正。則

陰陽譌戾。而物不遂生。聖人失其正。則賢才退位。而民不被澤。此頤之時所以爲大。而養之不可不正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養道也。言語從頤出。飲食從頤入。皆

當可而得其正。養天下必自此始。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剛在下。道足自腴。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于欲。聖人設爲四語。初之辭以鄙之。舍爾靈龜。而垂遜勸名。士林何可有此。

象曰。觀我朵頤。

亦不足貴也。

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于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于正也。夫既惑所欲。而失其正。雖有剛健明智之才。无所用之。惜之之辭。亦激之之辭。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夫

无資身之策。妄思求人。又无平昔之驢。相知之素。无論在上在下。均所不可求。養于初。則顛倒而遠于常理。求養于上。必且斥逐而有凶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養道以靜爲吉。行則全无把持。廉隅盡喪。所以失類而凶也。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怨情滅性。雖正亦凶。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所謂以嗜欲殺身。以貨利殺子孫者。六四。顛頤。

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居上而求初。迹亦似順。然柔正而又得正應。志原在于養天下。分司之功。皆總理之功也。虎視眈眈者。下而專其欲逐逐者。求而繼誠切無至如此。豈下土之虛名哉。象曰。顛頤。

之吉。上施光也。五有萬寶輝光。四求賢以養民。皆天子之功也。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人君以養天下爲經。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似乎拂矣。然養賢及民。拂反爲貞。居之則吉。若挾自用之。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貞惟在順。從上九之賢。是以謂之居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涉大川也。不可也。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不厲何吉。必竭陽剛之才力。濟天下之艱危。乃足稱委遇而爲賢也。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慶從厲出。兢業中之經綸也。大臣一心。天下所託。命五不可涉川。而上獨利涉者。君不可喜。功臣不可避。

可避。事也。此卦四陽盛長。居中用事。時勢非常。正可以見掀天揭地之業者。若才力不足。則有棟橈之象。善用其剛。則利有攸往。而得亨。此持危定傾之長策也。象曰。大過。大

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此卦四陽盛長。居中用事。時勢非常。正可以見掀天揭地之業者。若才力不足。則有棟橈之象。善用其剛。則利有攸往。而得亨。此持危定傾之長策也。象曰。大過。大

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此卦四陽盛長。居中用事。時勢非常。正可以見掀天揭地之業者。若才力不足。則有棟橈之象。善用其剛。則利有攸往。而得亨。此持危定傾之長策也。象曰。大過。大

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此卦四陽盛長。居中用事。時勢非常。正可以見掀天揭地之業者。若才力不足。則有棟橈之象。善用其剛。則利有攸往。而得亨。此持危定傾之長策也。象曰。大過。大

大矣哉。

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者，不能濟也，故歎其大。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以生木，澤過則反滅木，然植根果同，則終不能搖。君子通體陽明，見理

真確，任其利害遞來，是非交起，毫不爲動，而生平學力，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時當大過，士君子方以慷慨激烈相高，初以陰柔居巽下，過于畏懼而无咎者也。

象曰：藉

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則安靜，在巽下則沈潛，故爲棟。雖橈爲藉，則无咎，顧用之何如爾。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英氣万多，幸比初陰，則能補偏而救過，楊

枯矣而生稊，老夫矣而得女妻，蓋陽氣復于下，則生機不息，陰氣滋于內，則生意不窮，天下事尙可爲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二與初原非正偶，時方需才，不得不慶其剛柔相濟也。

九三：棟橈凶。

三四居卦之中，有棟之象，九三以剛居剛，過甚則折，與太柔則廢者正等，何凶如之。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无本不立，无輔不成，剛愎不受人輔，誰其輔之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文武並用，屹然朝廷柱石，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于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于初也。

九五：枯楊生

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陽過極而比過極之陰，以太柔无能之臣，輔剛暴自用之主，所謂欲振天下之神氣，而實索天下之元氣者也，无咎无譽，言事莫克濟也。

象曰：枯陽生華，何可久

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而又生華，是速之也，老婦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哉。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殺身成仁于義何咎焉。

象曰：過涉之

凶，不可咎也。

五實仗之以涉川，雖過而不嫌于過，聖人蓋以維過之責望天下也。

三三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

坎爲陷人情易想脫離習之云者若出于日用常行者也其法在有孚如鳥子明全身脈絡悉傾注于其中心體光瑩何事不通往而行險且有可尙之功焉

象曰習

坎重險也

險而曰重遠近无可避之地智愚无自脫之人而後天下之真豪傑出焉所以必習坎而後可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辭何云有孚觀之水可知矣流行動盪足此通彼不至放溢水之信

也雖至感磨擊淘泥沙而不盈之體終古如是人心之信亦猶是焉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

二五剛而在中一眞爲主利害變故不能摧也惟剛中而心亨自能靜觀時變出險成功

天險

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究而極之險以之爲害不可有以之防害不可无天有无形之險地有有形之險王公法无形

之險制之以紀綱法度法有形之險制之以城郭溝池所以守國卽所以安民三才一體何能不習何可不習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之洊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已

以成大賢日新又新常德行也勢來匡直習教事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也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剛中者處險之道失道則凶可誅諸天乎哉

九

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因勢利導善用其幹旋可以求小得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雖有剛中之才而尙在險中抑何敢著望大得哉

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閒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枕倚者未安之意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命世之才且難之況

六三六四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此大臣處險難之法也四有君臣之分而時當險難君之倚信倍于平常四何必尙饘文拘格套但益以誠心因明自結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

也。始雖險阻。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四何敢機略至此。蓋濟險莫重于剛，而亦莫切于剛。剛中之主，篤于下求，柔有不得不獻之以誠者，行險不失其信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

无咎。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才勢有爲，時亦將出，不盈則平有日矣。何咎之有。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有中德而未敢自大，是自強不息之乾體。常險難而愈明，險其有不平乎？二求小，五未大，皆以中勝。衆之孚享。

已在。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陷不復出矣。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作事謀始，道在防險，明哲保身，道在離險，義命自安，道在

處險，得道則終身憂勞之君子，失道則終身燕溺之小人。

三三 離下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貞正則可以亨通，而涵養沖和，又所以成其貞。明不貞者，逆億聞之，順不畜者，決躁乘之。故既言貞，而必畜。

牝牛爲吉也。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附麗之義，所關甚大。天統元氣，日月麗之，地統元形，百穀草木

麗之。人君本明而又明之德，旁燭無疆，而復苛察不事，乃能正百官，正萬民，成文明之治于天下。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君既以重明作于上，臣可不以中正佐于下乎？卦體六二之事，君也微柔隱恭。

且裁之以中正，不流于卑諂，故必畜牝牛始謂之貞。天下凡有所麗，皆可以類推矣。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天下无兩明兩作者，循環不已之義。大人明明德于天下，民情物理，並照无私，湯之

懸昭，文之緝熙也。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紛錯不寧，咎從生焉。然既具剛明之才，知其義而詳審之，則敬慎不敗也。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事不可避，咎則

可避。故辨告正。六二黃離元吉。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成君之德。不見其功。盡己之職。不露其迹。不徒曰吉。而曰元吉者。君明臣良。渾元節義。事功之可著也。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正歸于中。明而有本。元吉。固不于麗君求之也。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火得所麗則傳。人得所麗則濟。初與二。五與上。皆陰陽之相資者。三四之无所附而過其窮也。命也。九三處前

明將盡之時。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聖人言人不言天。曰何可久。咎其幹旋之不早哉。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後明將繼。

而九四以剛迫之神。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然附麗

于剛彊之間。其勢甚危。惟其明也。故能畏懼深切。至于出涕而繼以戚嗟。若自恃其重明。與所麗之中正。豈能保其吉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麗王公之位。自當憂王公之憂。而憂所以啓聖也。上九。王用

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六五用之以出征。有嘉美之功焉。威震故敵厥退。魁不濫。故脅從罔治也。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重明麗正之世。小醜

豈容竊發。有此征。而離之利貞方完。是以爲王者之兵。

易經通注卷二

奉敕撰定

下經

三三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者無心之感兩情訴合本體毫無間隔故曰亨然必直從天命人心發出我感而不存感之之念人應而不存應之之念如取女之貞則相與有成長保其享矣

象曰咸感也

斯有應有應復爲感天道人事未有不交感者也

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

何以亨利貞取女吉卦體兌柔在上

艮剛在下正所謂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柔感則剛應剛感則柔應和合大同不相拂戾此造化所感之正也卦德正則求者專一而不他觀則應者順從而不逆比人已所感之正也卦象以艮男而下少女男先于女既不越分以少配少又不失時此男女所感之正也精神至此豈不流洽然道固如是是至以亨利貞如取女則吉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

見矣極言感通之理天地之感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感順人心而無爲皆本于正可見一正則无不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

觀人心所感而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已昭然于致中致和之閑寂然不動性也感而達通情也

子以虛受人

山性虛故澤上通以人受人以虛受虛而已

初六咸其拇

拇腓股等皆人身之情所注此卦雖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現在艮初尤所當止應四則不免先動其心根基不定不可以爲學

象曰

咸其拇。志在外也。

志者心之動。果能在內。卽情事紛糾。何害。在外則大者不立。小斯奪之矣。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全體寂然。謂之止。一體卓然。謂之居。六二陰柔。不能固守。故欲行則先自動。然有中正之德。故

以居字戒之。此虛以受人之本也。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豈教人以枯寂之守哉。天下事各有宜。順其自然可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吉。

止極不中。則偏而爲執。所謂從風而靡。與

世俯仰而執定。隨人爲感。應之正道者。可羞執甚。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初二陰躁。其動也宜。九三陽剛堅毅之才。而亦不知處。何哉。吾知其志在隨人也。下柔本屬乾剛之正。執

定如此。舉一害百。聖人惜之。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九四居股之上。腓之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咸之主也。心之感物。當正而固。靜以主動。動不離靜。正所謂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四乃以陽居陰。

爲失其正。而不能固。故戒以貞。則物无不通。而繫累之悔亡矣。憧憧往來。不能正固。朋類從之。豈能及遠哉。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感害言不正而感。則有害也。虛生明

故光。虛能容故大。既以未感害危之。又以未光大懼之。所以處艮兌之閒者。盡矣。

九五。咸其脢。无悔。

在心上而相背。執定无心之感。竟落禪寂之學。悔則无矣。其如感通之正何哉。艮體爲止。止宜居二。失之。兌體爲說。說宜感五。失之。

象

曰。咸其脢。志末也。

志在耽空。失心之本。

上六。咸其輔頰舌。

輔頰舌。皆所以言者。上六陰柔。居說之終。處咸之極。感人以言。而无其實。故其象如此。凶咎可知。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

口說也。

馳騁飾辨。去貞遠矣。

三三。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天下惟常者爲可久。卽天賦我之恆心恆性。必貫之以至誠无息之學。自能豁然通達。而无二三之咎。然有執中无權之輩。曷嘗不自以爲恆。但其初擇之不精。仁非其仁。義非其

義故聖人教之以貞，大中至正，乃成其爲恆，而作用純粹，平有餘裕也。

象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

卦體震剛在上，有常尊，巽柔在下，有常卑，天地

君臣之大分也。卦象雷因風而益迅，風因雷而益烈，不相悖而相與，是爲恆運。卦德動而不過于動，无所忘亦无所助，順其所自然而行，其所當然，德之所以固也。陰陽相應，則陽得陰助，陰得陽輔，是又情之可常久者，故名恆。

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

恆固能亨，且无咎矣。然必利于正，乃爲久于其道，不正則久非其道矣。天地之道所以長久，亦以正而已矣。

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久

其道終也，利其攸往，始也。學術滿盈之後，經濟有勃不可遏者也。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

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即恆久之道而極言之，終始相生者，莫如日月，惟得天之正，故不常亦常，終始相生者，又莫如四時，惟有正以握變化之樞，故常成其爲常，況聖人固久于其道者哉！未始不經權迭用而淵然默

運，天下已化其心，成其俗，天地萬物之情，又何在能外此貞者，此恆道所爲大也。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天下至震動者，莫如雷風，凡人易至倉皇失措，而君子以爲此恆也，生平確有把持，自不因驚頓變，至變

不變，其學乃真。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

恆固貴貞，然天下有理本正而勢不可通者，初六以陰居下，爲巽之主，用功論于穿鑿，則雖貞亦凶而无所利也。

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澁也。

澁，道

欲其自得，始求而過于澁，是立志太銳，取效太急，必有欲速助長之病矣。

九二：悔亡。

以陽居陰，本當有悔，能變化氣質，則善反以爲功也。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未發之中，即爲恆性，而恆性之明不可息，非有

大學者不能。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德本三所自有，而過剛不中，當風雷之變，不能自守，或者不知其何人之辭，言人皆得奉而進之，不知其羞所自來也，貞吝者，正而不恆，爲可羞吝。

象曰：不恆

其德无所容也。公是公非在人。十目十手在。獨无可逃于天地之間也。

九四。田无禽。三當恆而不恆。四不當恆而恆。以陽居陰。遊神于无何有之鄉。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

象曰。久非其位。

安得禽也。位即所當止之正道。以有用之心。用之无用之地。大可惜也。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六五固有德者。但以陰居陽。處位不當。當有陶鑄之學。以變化其氣質。執此爲貞。守之不變。如婦人

順德爲終身者。豈丈夫所宜哉。久道化成。非精義入神。安足語此。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執一无權。故不能主張在我。

上六。振恆凶。居

之極。處震之終。恆吉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有振恆之象。誤天下蒼生。索國家元氣。必此人也。

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其進銳者其退速。何功之有。

三三 遯。亨。小利貞。

此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君子能遯。必有善藏其用者。故身雖退而道亨。小人則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遂浸迫于陽也。

象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

而應。與時行也。

以九五一爻釋亨義。遯而亨。亨即在遯。剛當位者。善用其剛。立身无可指摘。小人自潛移。默運其中而不覺。因時而行。委婉盡變。與世之戀功名。而迫于不得已者。大別。故曰亨也。

小利貞。浸而長也。

浸長。其勢必至于否。然非小人之福也。故必利貞。

遯之時義大矣哉。陰方浸長。處之爲難。非有先見之哲。勇退之力者。不能也。故歎其大。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

而嚴。天體无窮。山高有限。遯象也。君子以天自處。所守方嚴。小人自不能近而惡而嚴。真嚴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物之惡者。其毒在尾。初小人在下。以尾害君子者也。害正多殃。豈可以此心往哉。

象曰。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往則必災。直以禍患怵之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結納君子。奉之以中順。小人中之出類者也。莫之勝說。執之極也。所謂應在此所謂利貞。

亦在此。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聖人慮其爲邪黨所搖惑，也故示之以固守其志焉。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上四及皆君子之能遯者，九三下比二陰，是當小人維係之時而遯，有疾

而危之道也。必用畜臣妾之法以爲之。蓋小人易親，如臣妾之易以感主上。三陽全恃九三之調護捍蔽，故嚴以杜其狎邪之奸，而不惡以柔其忿戾之氣，則可免疾厲而得吉也。象曰：係遯之厲，有疾厲也。畜臣妾吉。

不可大事也。小人係君子，惑惑之術必生。君子窺見已，真姑與之爲羈縻，豈可與之共大事哉。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下應初六，而乾體剛健，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遯之象也。君子則吉，小人閉塞矣。象

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君子好遯，小人自否，其權在君子爾。九五：嘉遯，貞吉。剛陽中正，下應六二，亦柔順而中正，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遯之嘉美者也。遯得其貞，保全善類，不亦吉乎。象曰：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志雖不能大有所展，持之以正，則直遂而無少屈撓，所以爲不惡而嚴。上九：肥遯，无不利。以剛柔居卦外，下无係應，遯之遠而處之裕者也。天下事无不可爲也。象曰：肥

遯无不利，无所疑也。三疑于所比，四五疑于所應，故无所疑，獨歸之上，宇宙殺機，皆從疑生，方有疑即于天覆之量，无无虧蝕，棲幽高隱，僅稱山澤之癯，何以能肥，上可謂依乎中庸者矣。

三三：大壯利貞。乾下震上，此卦四陽盛長，理勢相鼓，以成大壯，壯何可恃，故戒以利貞，禮義廉恥立身之大防，溫厚和平立朝之大本也。象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卦體陽長，過中正人

盈庭，卦德乾剛震動，天德爲主，動而不滅，所以爲大壯也。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大則未有不正者，此即天地惓惓君子之真情也。故正則情可見，君子忍負天地乎哉。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雷在天上，聲勢赫烈，君子用克己之功，嚴絕非禮之私，銷融淨盡，自不形乎動履之間，始知自強不息，非關意氣輕憤一擊非時之雷也。洩不固矣。初九：壯

于趾征凶有孚

趾在下而進退之物也。剛陽處下而得壯。時壯于進者也。居下而壯于進其凶必矣。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言必困窮。

九二貞吉

二爲乾主處壯不可不正。正所謂以禮禮弱者。

君子皆賴其維持矣。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貞者壯之方。中者貞之幹。德性優厚併无壯之心也。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九四者衆陽之藩也。一以防陰之入。使不得整陽。一以閑陽之輕進。使不陷小人之阱。九三過剛不中。當壯之時。是小人用壯而君子則視有如无。豈非過于勇者乎。雖正亦危。蓋觸藩而往不協衆力。罔視其矣。安得不敗。

象曰小人用壯君

子罔也

小人何敢于用壯。由君子之昏蒙耳。惜之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卦以剛動爲義。故九四爲成卦之主。不恃其壯。則得進而阻撓之悔亡矣。有藩籬之才。決此小

人。必不反受其殃。騰驥皇路。經濟綽綽。大抵皆一貞所爲也。

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積四陽之壯。至是而後途剛其可妄動乎。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天下事豈可易心處哉。六五陰柔則退縮而不前居

中則安常而自止。自喪其剛。非處壯之道。特愈于壯趾取凶。觸藩羸角者耳。故姑以无悔與之。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柔中雖善。以之處壯則爲不當。剛固不可恃。抑豈可喪哉。

上六羝羊觸藩不

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壯終動極。其實本柔。志則壯而才則弱。故進退兩失其據。然猶幸其不剛。誠能內審事理。外度時宜。尙可進而得吉也。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

艱則吉咎不長也

以爲易則不詳。以爲艱則詳矣。故艱者非禮弗履之轉關也。

三三

坤下離上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大明在上下體同附。有君明臣良。萬邦從王之象。治進而盛。濟一世于康寧之域。侯之力也。侯以和順得衆之績。上通天子。天子以柔中之德。比而親之。不特錫馬蕃庶。

且當晝日之朝，接見之禮，類如皆康侯之可以用大君所不容已也。世道日進，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

蕃庶，晝日三接也。人臣之進，錄功者時，立功者德，報功者君。卦象明出地上，則世道清明，而賞罰无私，卦德坤順而麗乎英察之主，則恭順事上而竭智盡忠，卦變自觀六四之柔上行于五，是又微謙在御而崇德獎勵三者俱備，此天寵所以重

也。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日出地則明，入地則晦，日則本无增損，蔽與不蔽之閒，爾日新又新，完明德之體，其功惟自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強，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初六，

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以陰居下，應不中正，見幾而作，恍如四之摧之者，不資緣以于進，則道可行矣。然此論其理爾，設不爲人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失身之咎也。象曰：晉如摧如，獨

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獨者，介然不拔之義，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以正見摧正，可因摧行正也。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當大明

上无應援，憂道不行，寧无不豫，乃不階左右以先容，其道未有不行者，自重者人必重之，王母寵用之福，直有以受之而不辭矣。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大明之主，得失兩忘，至中且正，二以

豈至福來。六三，衆允悔亡。三不中正，宜有悔者，然居順之極，可進而不遽進，必衆允之而後進，是順而麗乎大明者也。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君子進德脩業，莫先于立

有可觀，不則衆豈易允哉。九四，晉如鼫鼠貞厲。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雖爵祿順自天朝，何益。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晉世尚有摧愁之賢，豈

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柔進上行，大明之體，全无計較，即失與得，且不論以世治世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萬方之慶，關乎主德之純與不純，故

君道貴剛，晉則患其過剛而流于察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剛進之極，貪名位而不止，有晉其角之象。此道无適而可，惟用之以克去己私，夫克己誠難，極剛勝私，不致從欲惟危，則雖危

而吉且无咎，然不能防之未萌，而制之已發，雖貞且吝，況溺而忘反者乎？甚哉，己私之不可不伐，而自昭爲虛晉之本也。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以極剛而治私，終屬強制，于自昭明德之體不同，故曰未光明可適中乎哉。

三三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正道沈淪，惟有艱難，貞固獨守其德而已。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以卦象釋卦名，大明之德爲陰邪所傷也。

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

文王以之。

以卦德釋卦義，心胸洞達，形迹縝固，以善藏于闇主之朝，有感悟之漢思，以保天下，卽力窮于主，未嘗不保其身，以爲主保天下，此文王之妙用，難言也。

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

志，箕子以之。

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箕子情切休戚，較之文王，又覺不同，挽之不能，去之不可，所默默周旋者，止有正志一法，爾卒之文王演易，箕子敘時，斯文卽大著於憂患之間，蓋有天意存焉。

象曰：明入地中，明

夷，君子以洊衆，用晦而明。

不明則墮奸，過明則傷厚，故不貴善，用而貴善藏藏之正所以用之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

往，主人有言。

當明夷之世，志不可伸，動遭掩抑，有欲飛不能者，幸其居初，見幾明決，卽三日不食，未嘗不可辭豐就約，則庸者怪未夷先拯，則愚者疑主人有言，亦聽之而已。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義者

事之決也，非迫于勢而不食也，晦之至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爲天子股肱之臣，而元首未明，卽欲畢謀効力，動輒掣肘，然休戚與同，豈忍坐視，須馬壯以佐國家之急而後可。

象曰：六二

之吉，順以則也。

忍傷以救國事，合乎爲臣之則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爲應，故向明以除君側之元

惡雖亦人臣之正道然嫌于逼上侵權不可亟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但爲朝廷去巨奸大息天下之害志已足矣別无利天下之心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

出門庭以宗臣而遭內難不得已潛身遠害行適于荒野蓋柔正居闇地而尚淺者也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迹則似乎遠害心實專爲存宗社計僅可自知雖與人言也

六五箕子之明

夷利貞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君何使臣至此極也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忠義炳烺精忱憤烈即萬苦備嘗絲毫不容間斷也

上六不明晦初

登于天後入于地

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于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于自傷而墜厥命蓋君雖无道在五位則无可伐之理在上則天人共棄故聖人特異其文示萬世行權之準

象曰初登于天

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亡國之主初何嘗不高視遠覽自神其明察哉失爲君之則究成昏闇故順則者用晦而明失則者不明而晦

三三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家之難治莫甚于婦人故女貞尤要修身謹刑于之化則內正而外无不正矣

象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

正天地之大義也以卦體釋利女貞之義六二柔順中正九五剛健中正內外不相假借即天地之大義萬古不毀總之一正而已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正則內外整肅何其嚴也不特

國與天下有嚴君家人亦有嚴君焉正此父母之謂也母不嚴家之蓋也故並釋嚴君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惟有此嚴君故父子兄弟

夫婦各得其所而家道正天下之定即在於此可不嚴肅以正其家哉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以卦畫推之又有此象所以陽爻俱尙剛明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

悔。風與火皆以氣用。風自火出。則火之熾。皆風之力。君子知風化之本在家。而家本在身。漢究

初九。閑有家。悔亡。治家之道。莫重乎慈孝友恭唱隨之原。言必有據。行必有常。如火之烈烈難犯者。貞嚴乎威。俱在其中矣。

相濟相夷之悔。從此生矣。初九以陽剛處有家之始。能範圍之。不過教婦初來。教子嬰孩。正在此。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志未變而豫防之。雖有先見之明故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事无專制。中饋外无餘事。焉必貞而後得吉勉之也。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所以巽從九五者。本于幽閒貞靜之德。豈至今日而始勉之以貞哉。

九三。家人嗃嗃。悔

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以剛居剛而不中。過乎剛者也。義勝傷恩。一時固不免于悔厲。然不失爲正家之吉道。反是而嘻嘻。則終必吝。君子可不爲終計哉。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嘻失家節也。家人骨肉之情。最无窮極。故必有節以防之。嚴則不曰不失。而曰未失。寬則直決其失。以三在內外之介。故戒之者切也。

六四。富家大吉。王者以天下爲家。四其家相也。以柔正居上位。開源節流。能富天下之家。

禮義生于富足。仁讓之風成矣。大吉之道也。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富豈金帛寶玉之謂哉。慈孝友恭。因自有的恩義而醇厚之。所以爲生財之大道也。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五以天下

爲一家。而與二爲應。二既正位乎內。但以精神感格。內外自无不正者。所謂雖離在宮是也。勿用憂恤。桃夭化成。天下治矣。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治。化之彰。固本乎性情之正也。

上九。有

孚威如。終吉。

上九以剛居上。在卦之終。故言正家久遠之道。治家固非至誠不可。然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以森森毫不可犯。則傳之永久。人心常自振肅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謂非作威也。反

身自治。則人畏服之矣。

三三兌下離上睽。小事吉。舉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人心乖異豈能大有爲哉僅可圖偏安之小事而已象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象釋卦名義物理之睽在動人道之睽在志所潛滋者微矣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睽則无一可爲何以小事吉蓋濟睽之道非德非勢非輔不可

卦德內說心氣和平外又善灼事機卦變自離柔進居三自中孚柔進居五自家人兼之是才雖柔弱得位乘權卦體六五且以虛中之誠得英賢之助故雖不能蒙造害區猶可延國祚而繫人心也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

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且人亦知不睽則不合乎天高地下化育之事則同成男成女唱隨之志則通物以羣分感應之事則類睽固生生之本化化之原所以

立天地之大義挈人物之終始者也是在人之用之也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孤高絕俗何以濟世故君子未嘗不異也但以同而異油然樂易之中自有耿然特立之骨象言睽而合實其功也象言同而

異標其性也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人我相合睽乃克濟初不與四應而德則相同喪馬勿逐而自復悔亡之象也同德協力異已生嫌苟又分別太嚴未免爲讒邪所構即惡人豈當絕

哉此乃合異爲同之妙用與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且無論濟世先圖避咎安其身而後可以合天下也九二：遇主于巷，无咎。二五陰陽正應居睽之時乖展不合必委曲相求而得會遇下有惻惻款

款之臣上豈有亢然離下之主厥宗噬膚所自來矣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其迹可疑故聖人以君臣大義明之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正應上九而居二陽之閒故致正應之疑而三遂以疑成見輿所以載已者牛所以引車者欲進以附上復疑以自尼本无曳若爲二曳本无掣若爲四掣本无天與劓刑之傷若上且天之劓之然邪不勝正終必得合也象曰：見輿曳，位不

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虛位不當。述有可疑。何以尙能有終。則遇剛故也。大凡剛性最爲躁急。稍見可疑。不惜情面。至很至毒。然胸實无他腸。心志一明。渙然冰釋矣。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

无咎。

睽孤。謂无應。遇元夫。謂得初九。喪馬勿逐之仁人。交孚。謂同德相信。然當睽時。嫌隙易生。故必危厲乃得无咎也。孚。正所以成其過。厲。正所以成其孚。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大臣濟天下之睽。全以至誠感動。豈止无

咎哉。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以陰居陽。而居中得應。則悔亡矣。二爲五之宗臣。五切下交。二來巷遇。若噬膚之易合。又何睽之不濟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二正无咎。臣盡

上應之責也。五乃有慶。君取下賢之福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睽孤。謂六三爲二陽所制。而已

又猜很而乖離也。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爲有也。疑情所結。怪妄叢生。故張弧欲射。而六三正應其誠。終著故說弧不射。迨其後兩相和諧。卽最難合者且合一卦之睽无不合矣。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剛明之極。

一亡則无

所不亡也。

三三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世難方殷。止而不進。然果可束手坐聽乎。利西南則英雄得用武之地。不利東北可知。大人德位兼隆。奉之爲主。斷不爲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之事。是當

顛沛而信義愈明。人心響應。大勳可成也。

象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

坎險在前。不冒入其中。卦德能居靜以觀變。故贊其美。

蹇。利西南。往得中也。

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卦變自小過。陽逢居五。是得天下形勢之中。可戰可守。若

往東北。即英雄且奈何也。卦體九五剛健中正。救時之明君。故見則有功。自二以上五爻皆得正位。協德而共濟。故邦歸于正。正固所以善其用。止尤所以轉其往。蹇抑何必辭也。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山峻水險，足不能進，自反此躬，何故受蹇？將生平所不至者，檢省而刮剔之，反身取良之背脩德取坎之心。初六：往蹇來譽。初居艮始見險而止，故往遇險而來得知幾之譽也。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非勿

往也。宜待。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故蹇而又蹇以求濟之。非以其身之故也，但當鞠躬盡力成敗利鈍豈所論哉。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時而往也。

事雖不濟，亦无可尤，况濟乎。九三：往蹇來反。下就二陰，同心戮力，則得其所安也。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二為與君休戚之臣，赤心報國，原喜三反，三亦何憚而不反乎。六四：往蹇

來連。天下豪傑，誰不思建功立業，我无以結納之，則不得其力，連于九三，傾心依比，尚不可共與有為乎。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九三以陽居陽，實有濟蹇之才，四所以宜速連之也。九五：大蹇朋

來。以天下之蹇為蹇，而陽剛中正，信義足以感人，故朋皆來助，而蹇可濟。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這大投艱，不有剛貞之節，未有不畏難而中阻者，故中節者朋來之本也。上六：往蹇來碩，吉

利見大人。已在卦外，往无所之，益以蹇耳。來就九三，與之共見九五之利，見大人，則濟蹇之功可成。三為成卦之主，正見險而能止者。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引天下國家為分內之責，又奉天潢之正派而從之也。三三三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中原鼎沸，主張世道者，具震動之才以解散之，元氣初復，正宜培養休息，故利西南，取平易也。安平无事，則當脩復治道，明法度，正紀綱。

天下享太平之福矣。若餘孽未必盡熄。大奮神武。掃清中夏。早往早復。豈可久煩擾哉。

象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以卦德釋卦名義。當險難之衝。有戡定之才。則也。尚動乎險中。此直動乎險外矣。解。利。

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

卦變自升。三往居四。入于坤體。地坦而數多。是能平易近民者。二居其所。而又得中。安靜無爲。與民休息。得處解之

中道。聖人又慮其優柔養亂。不憚一時之勞。而貽萬世久安之利。功莫大焉。

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時大矣哉。

極言而贊其大也。形隨氣

解。仁氣旁流。不言用者。用已顯也。

象曰：雷雨作。君子以赦過宥罪。

雷者天威。雨者天澤。威中有澤。故過則赦而不問。罪則宥而從輕。廣天地之仁。使反側子自安也。

初六：无咎。解。初原宜安靜。不必

有所作爲。而自爾无咎者。初也。

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難之方解。固貴靜息。亦不可不有以振作。初六之柔。得際乎九四之剛。不擾不弛。蓋得雷雨作之大義焉。故无咎也。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

矢。貞吉。

解則險已平矣。不知天下有至險未平者。小人百姓之過。罪猶可原。小人之奸惡。必不可勝。九二屏去邪媚。會聚中直。此大臣之正道。所以清朝廷而安天下者也。

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也。君側之小人難去。疏

迷之君子。又不易合。自非心无邪曲。一中自夷。安能舉直錯枉。整頓朝綱至此。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小人而居高位。雖以正得。且可羞吝也。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

戎。又誰咎也。縱曰不奪。尚屬可醜。况乎致寇。夫誰之咎。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大臣門下无私交。初六以柔際剛。可倚四而四不可倚。初故解之。而真朋自來。共奏開國之治也。

象曰：解而拇。

未當位也。我以失位不正而應初。故初得附之爲拇。聖人所以責大臣者嚴矣。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小人難去。人君往往外疏而中親。卽此爲喪邦之本。故非決斷直捷不可。君子有解。以小

人之退。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特患君子不解爾。君子有解，小人豈有不退者哉。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三據高位以爲險也。害人舉象也。

上六藏器待時。一發而功成。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小人亂邦，名之曰悖。著其當解之罪也。悖解乃真大順。

三三三 兌下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此卦損下卦上畫之陽，益上卦上畫之陰，損兌澤之說，益艮山之高，剝民奉君之象也。國家有大變，故大興革，用度不足，不免常賦之外，別加徵發，必平日節

用愛人之心，素著臨時，乃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民樂輸而事可濟，道爲元吉，微易之用，二簋可用享。國家莫大乎祭，至此而不得不損，可見其不得已，可見其

真有象曰：損下益上，其道上行。卦體有剝民奉君之象，苟非有孚，損道未有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不上行者，何以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也。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損而有孚，既无所不可。又曰：二簋用享者，何蓋損不出于聖人之意，而出于天下之時，國

著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時當二簋，故二簋也。強弗友剛克，愛友柔克，德之時也。凶歲不祭，肺之豐年則隘，平國用中典，施之亂國則弛，作用何在，不當以時哉。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山下

有澤，氣泄成損，忿起象山，當摧其勢，欲流象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損下益上之卦，聖人所不忍言，故六爻皆言懲忿窒欲之事，所以潛發明有孚之義也。初九當損下益上

之時，上應六四之陰，輟所爲之事，而速往以益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又曰：酌損，聖人慮觀望者之藉口而不往也。謂四之志正，欲損己之疾，豈有不喜初遄往者乎。九

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九二剛中。志在自守。不肯妄進。故利貞而往則凶。弗損益之言。不變其所守。乃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有確乎不拔之志。故貞。中則欲不染氣。不

賢其所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下卦本乾。而損上爻以益坤。三人行而損一人也。一陽上而一陰下一人行而得其友也。精義之學。可不貴損哉。

象曰：一人

行。三則疑也。

兩相與則專。三則雜而亂。故一人行。正所以致一。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以初九之陽剛益己。而損其陰柔之疾。初之過也。實四遷善改過之心。有以使之。內省不疚。不亦可喜而無咎。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天下豈惟秉性中和者爲可喜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柔順虛中以居尊位。當損之時。受天

慧通之士。決幾斷疑。各以嘉謀嘉猷入告。有若或錫之十朋之龜。而弗克違者焉。君德純治化善矣。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賢才皆天所相。惟德動天。惟天眷德。故日上祐。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

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居卦之上。受益之極。而欲自損以益人也。然居上而益下。有所謂惠而不費者。不待損已。然後可以益人也。能如是。則无咎。然亦必以正則吉。王道平平。澤平旁達。賤土食毛。誰非臣

子。三得友。歸其功于上也。上得臣。溥其益于天下也。

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三志字皆本于慾。慾望欲。无

三三三 震下 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此卦損上卦初畫之陽。益下卦初畫之陰。自上卦而下。下卦之下。損九。府以周萬姓。有益下之仁焉。德惠四達。何往不利。即除殘暴。恤災患。哀窮獨。且无不利者。

象曰：益

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以卦體釋卦名義。實心利下。百姓之仰戴无疆。此豈移民移粟之故智哉。自上中有經濟在大光者。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利有攸往。中正

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

以卦體卦象釋卦辭。往即慶在天下。惟九五六二中正得而有之。君臣同德。以美意爲良法也。下震上巽皆木。俱幹理之弘材。乃可起萬民之貼危也。

益動而巽。日進无

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此節推本聖學發明木道乃行之義。蓋有日新之盛德。乃造富有之大業也。卦德煥發有爲。而又沈潛不浮。則勿忘勿助。可濟美大聖神之域。此其理實法乎。

天地有天之施氣而資始。地乃代終而資生。生生化化。卦體固然。此益民之道。所以法天而並行也。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風雷之勢。交相助益。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猛。益之

大者。其相益亦猶是也。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雖居下。然當益下之時。受上之益者也。不可徒然无所報効。故利用爲大作。必大善之吉。始得无咎也。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

事也。始進之臣。未經重大之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告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六二當益下之時。虛中處下。精白乃心。大君寵眷。落加。此貞道

也。然爻位皆陰。故以永貞爲戒。王者且用此精誠以格上帝。臣以此格君。君豈有不益之者乎。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益出望外。故稱或焉。表二之自能永貞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

中行。告公用圭。

天心仁愛人君。則時出災異以敬之。大君仁愛人臣。則或出凶事以益之。投大遠艱。正可動心忍性。有孚者真誠體國而不欺。中行者奉公守法而不悖。庶可上答聖明。實望之心。君子借此以感通。猶告公用圭。通信者然。此无咎之

道也。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字中人所自有。但精神不震動。則不堅凝。益用凶事。正欲固其所有。非棄之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以利民之心。行利民之政。可以

上信于君。即可以下信于民。遷國且无不利。况其他乎。

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以益下爲志。上必信而從之。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下則下亦有信以惠于上，不問而元吉可知。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惠政可問，惠心何問，堯舜之世，問之朝野，總不知也。大德不德，志乃

粒我烝民，莫非爾極。民直見爲我德而已。大得，故大役大禮，大荒大遷，无一事不爲。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以陽居益之極，求益不已，豈待擊之而後爲凶哉。象曰：莫益之，偏辭

也。或擊之，自外來也。莫益，尙屬偏辭，擊則突自外至，危哉，利不可貪若此。

三三 乾下 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此卦以五陽去一陰，決之而已，然決正不可易言之也。小人所盤據者王庭，故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

衆，相與合力，且尙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尙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象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釋卦名義，而贊其德。小人不難決，惟在善藏其用，有秉道嫉邪之心。

而不傷于忿激，決自得。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尙乃窮也。利有攸

往，剛長乃終也。不特顯據五剛之上，且有窺隙而動之心，故不危。何光尙健且窮，剛長乃終，謂一變則爲純乾也。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澤本

下也，氣騰而上于天，勢必決爲雨露，未有積天而不下者，以天下之真賦，仍推之以及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當決之時，居下任壯，

于下，尙自以爲德而居之滿澤，積而不流，則非矣。彖決斷象潤澤，或惠或行，決陰妙用。不勝而且爲。象曰：不勝而往，咎也。豈至往始知其不勝哉。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所謂孚號告自邑者，此爻當之內，衆正之咎也。不勝在我，安得不敗。

懷兢惕外嚴戒號，自治如此其密雖

莫夜有戎。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剛而居柔，又得中道，惟中故和，不必病其過愼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愼。

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以剛而過乎中，是欲決小人，而剛壯見于頄頄者，機事不密則害成，凶道也。然在衆陽之中，獨與上六爲應，若能果決其決，不繫私愛，則雖合于上六，如獨行遇雨至于若濡，而爲君子所愼，終必決去小人而无咎也。溫嬌之于王敦，其事類此。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其始非不過用其曲折，終能決去小人而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衆君子方欲討小人于王庭之

上四與上同體，不免有曲庇之心，故居則不安，行則不進，若不與衆陽競進，而安處其後，如牽羊之法，則可以亡其悔。其如聞言不信，何哉？蓋激其信言，以濟事也。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

不明也。以陽居陰，不中不正，反自高其聰，不求其所以明可乎。

九五：寬陸夬夬，中行无咎。

當決之時，爲決之主，而切近上六之陰，如其陸感陰氣之多者，葉征王庭，鞠爲茂草，若能決而決之，而又不爲過暴，合于中行，

自不至浸淫既潰，大命隨之。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又許其中行，象復破其未慊之心，可見去小人非難，去君心之小人實難。危乃光者，兢業之透刻中未光者，依比之微茫也。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无所號呼，終凶而已。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怙惡不悛，有以自取，非君子之乏容德也。

三三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決盡則爲純乾，而一陰忽生于下，如不期而過者，女德不貞，其壯實甚，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戒之。

象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柔敢于遇，剛浸壯矣。

勿用

取女，不可與長也。

戒君子也。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夫天下豈得皆陽而无陰哉？卦體一陰，時當五月，是朱明大夏，忽沃之以清陰，則萬物相見而蕃衍，天地之不可无遇如此。

剛遇中正，

天下大行也。

九五剛德用事。復遇中正以善其剛。不激不隨。无偏无黨。君子之道。沛然大行于天下。人君之不可无遇如此。

姤之時義大矣哉。

天地人君。既不可不有所遇。世界昌明。而一陰潛伏。幾微之際。聖人所謹其義。

可知而不言。故歎其大。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以鼓萬物。命以鼓萬民。布昭中外。天下曉然。知朝廷之无私。煬蠹之姦。不得中阻矣。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所以止車。以金爲之。其剛可知。初遇二。故爲所縛而不進。止便是貞。往害君子。自取凶爾。然其勢不可止也。故又以羸豕孚蹢躅。曉君子使澹爲之備云。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

牽也。

小人之情。甘如飴。牽引甚易。故當早思所以防之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二與初遇。制之在己。可以无咎。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則其爲害廣矣。女壯可不畏哉。

象曰：包有魚。義

不及賓也。

何必計其及賓之害。義之所在。虎兕出。卽誰之過與。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陽剛君子。豈甘心與小人遇。故不欲安坐以墮其術。又不能大行以制其機。然既无所遇。則无陰邪之傷。

雖危厲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雖不得遂。其行猶不爲柔道所牽。幸之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與初正應。未免互持。小人不受其包。禍亂所從起也。

象曰：无魚之凶。

遠民也。入包而制之。則爲民。外包而遠之。則爲姦。四之罪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瓜甘美而尙漬。杞高蔭大包。瓜于下。任其蔓延。必不實而自潰。九五陽剛中正。主卦于上。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含

晦章美。靜以俟之。則可以回造化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涵養不濫。則英氣必露。中正者純以靜制。一念獨覺之中。別有輪旋。豈有不可回天而動氣者哉。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以剛居上而无位。不得其遇。徒與天下相觸忤。爾吝所不免。亦无匪人之傷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窮固吝。然與其苟而遇。无寧窮而吝。聖人之深惡女壯也。

三三三 坤下 萃 亨 王假有廟 利見大人 亨利貞 用大牲吉 利有攸往

卦惟二陽 君臣同德 萬物盛多之世 聚祖考之精神 又必能聚已之精神 則可以至于廟而承祖考故格

廟爲保萃第一義 見必于大人者 不從四而從五 不趨權門也 道可行而猶必利于貞 不枉已徇人也 物聚可以備禮 人聚可以集事 大牲攸往 皆盛世所不容已者

彖曰 萃聚也 順以說 剛中而應 故聚也

卦德 下順從乎上 上欣合乎下 卦體 君誠于下 交臣切于上 應此元后百姓 一心元首股肱同德 眞千載一時也

王假有廟 致孝享也 利見大人 亨聚以正也 用大牲吉 利有

攸往 順天命也

致極誠敬 仰敬祖考 非文也 以道事君 衆正連茹 非媚也 天命謂性 忠孝皆不容自己者 大牲以將格廟 事親如事天 攸往以達貞操 事君如事天 人心所在 天命服焉 故曰順

觀其所聚 而天地萬

物之情可見矣

極言其理而贊之人 與天地萬物 精神本自相通 既以孝與正順天命 則天與我一地與我一萬物與我一 綢繆化醇之景象 不在造化而在我 順說剛應 渾乎无名矣

象曰 澤上于地 萃 君子

以除戎器 戒不虞

津潤上行 萬物暢茂 然水聚无防則流 人聚无防則亂 故克詰戎兵 張皇六師 以防意外之變 是漢于保萃者

初六 有孚不終 乃亂乃萃 若號 一握爲笑

勿恤 往无咎

初與四應 聖人恐其不能自守也 特設不終之戒 惟當呼號正應 任其是非 勢勢 守正不可不堅也

象曰 乃亂乃萃 其志亂也 志不自亂 誰得而亂之 六二 引吉无咎

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維于二陰之間 必牽引以同升諸公 則集思廣益 无積黨之咎矣 然豈畏罪要名乎哉 忠君愛國之實心 自靖自獻 又安用粉飾 吾知其上應剛中也

象曰 引吉无咎 中未變也 柔

虛中是忠貞之骨 不爲朋黨所亂也

六三 萃如嗟如 无攸利 往无咎 小吝

六三陰柔 不中不正 上无應與 欲求萃而不得 故嗟如而无所利 惟往從于上 則可以无咎 然不得其萃 困然後往 復得陰極无位之爻 亦可

小童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言上巽以堅其必往之志，勉人之聚以正也。

九四：大吉，无咎。

上比九五，下比衆陰，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正，故當思患以杜釁，疑之萌，謹度以防僭逼之嫌，必大吉然後无咎。

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非大君之位，而當天下之萃，可危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陽剛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固无咎矣。然聖明之世，不无頑梗。

則亦脩其長人之德，自強不息，无偏无黨，而匪孚之悔可亡也。位本五所有，言有位者別四也。二獨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未光者，鬱

塞不快，病已德之未洽也。上六：齋咨涕洟，无咎。處萃之終，陰无位，柔求萃不得，正所謂孤臣孽子者。齋咨涕洟，發自真情，戒戒脩德，所以无咎。

象曰：齋咨涕洟，未安上也。人情莫真于聚散未安者。

常懷不虞之戒者也。

三三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士君子秉機邁會，辭江湖而歸魏闕，通達无礙，然必用升之道以見大人，則勿憂不得君而功業彰彰也。

象曰：柔以時升，卦變自解，柔上居四。

是知時而又能用柔者，純臣也。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卦德內順外巽，心則沈潛，機則恰適，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剛毅正直之臣，遇明揚汲引之主，安得不大亨也。

用見大人，勿恤，有

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慶莫大于得君，志莫切于行道，輔明君而嚮明，出治，升斯世于大猷，可知也。志未行，豈謂慶哉。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

生木，根澆者其末茂，積故也。木一日不長，便

初六：允升大吉。以柔順居下，而巽於二陽，二陽必推服而翦拔之矣。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天下巽入之義者无

如信。信友獲上。道自初始。南征之志也。何其柔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所謂剛中而應。此又當之。自古強臣事弱主。未有不爲矯飾者。乃不能積誠感動。簡實何用焉。孚者。精白乃心。實諸鬼神且不疑。現一體乎。

象曰。

九二之孚。有喜也。

都僉呼嘯。澤及天下。衆曰。有慶。此曰有喜。孚之快也。

九三。升虛邑。

虛邑者。推賢讓能。无嫉妒傾陷之風者也。九三以陽剛當升時。而進臨于坤。故有此象。

象曰。升虛邑。无所

疑也。于德无疑。事于时无滯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大臣近五不可復升。惟有至誠上通而已。順本人臣之吉道。或有繫累。是有所爲而爲也。无應于下。故吉且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

岐山。順事也。

忠順不失。以事一人。

六五。貞吉。升階。

以陰居陽。當升而居尊位。是踐阼之君也。貞者。任賢圖治。其心至專。登三咸五。其易易爾。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二既志。行五之

志。豈不大得剛中而應。熙熙休風也耶。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以陰居升。極昏冥不已。无遠而利。但可反其不已于外之心。施之于不息之政而已。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南征不已。

亦有消時。何不反之。順。積小以高大也。

三三

坎下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教天下以素患難之學也。陽明爲陰邪所傷。困亦君子所不免。但自有不失其亨之道。安守義命。泰然自得。非有大涵養大識見者。不能也。吉且无咎。不正之小人。

何足以當之。當此阻塞而求濟。祇有正身脩德爲要。悲鳴憤恨之言。誰其信之哉。

象曰。困。剛揜也。

卦體。坎剛爲兌柔所揜。九二爲二陰所揜。四五爲上六所揜。譬告小人不得也。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

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卦體。當世界傾險。而以說道處之。則義命之亨。依然不失。君子者。剛中之大人也。卦體。二五剛中。剛非即柔。揜之剛乎中。

則不至拂戾世困何足窮我。倚口乃窮。可不早思德之辨哉。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象也。忠孝誰獨无志，有所顧戀，則未免苟且，致命者舍其身以報國，可生可殺，而此志斷不可奪，成

敗何足論。求吾心之快然，无恨而已。致命者，險象，遂志者，說象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坐困者臀爲下，處困之底，居暗之甚，亨其何日之有。

象曰：入于幽谷，幽

不明也。剛則能處，明則能出，初所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有剛中之德，以處困時，遭大投艱，貴成者重酒食，方困朱紱又來，寵命愈

隆，報塞匪易，惟有殫竭誠心而已。義所難辭，雖凶何咎，正所以堅其報効之志也。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中即象之所謂剛中，以一身之勞，瘁貽天下之福慶，雖困何辭。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

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石指四，蒺藜指二，陰柔不中正，无濟困之才者也。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剛本非柔所能

揜，三敢乘其上，安得不禍。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濟困固須得人而相與，則當以正四爲初之正應。初方困下，多懼多疑，又爲九二所隔，豈不可羞。然終必相從，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金車象九二之

剛中正，見剛亦非可輕從者。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人患无志，爾志苟在初，才雖不足，終必相合。

九五：劓刖，困於赤紱，乃徐有說。

利用祭祀。以剛居剛，忿小人之揜也。刑威以逞，揜我上者我劓之，揜我下者我刖之。威窮而人不服，反困于赤紱，幸其說體，轉而徐圖，靜候機宜，庶乎小人可去，君位可安。又當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之致其誠者，則徐中之妙用也。

象曰：

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始爲陰揜，方困而志未得，繼以中直得賢而困可濟，區處合宜，不撓不激，二既有慶，五且受福，誠敬之不可已如是夫。

上

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困極當通，而上六以陰柔處之才，與時違，繯絲不散，又生動搖，是動輒有悔，无時而不危者也。然時勢交窮之會，正豪傑幹濟之秋，誠能自悔其失，奮發有爲，定不爲困

所縛，征則得吉，豈可坐視其困哉。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非葛藟果能困人，患无德而不悔爾。悔則直與吉同行矣。困卦剛爲柔揜，爻究剛者勝而柔者困，所以重大人。

三三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體有常而不遷，猶治道有定而不易，誠能恪守先王之法，即斟酌損益，正以善其

法于不窮，天下咸被其澤，无喪无得，往來者无不井其井也。然守法要在慎終，苟守之未幾，而遽驕聽明狹小前人之制度，妄圖其得，所喪實多，汔至而羸其瓶，凶何如哉。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津液上行，枝幹皆水，不巽不上也。井之上汲象之，王者法井以養民，靜淡有本，无波濤險阻之虞，斟酌任人，无德怨施受之蹟，養天下而不窮，何可改也，何可不善其終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

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體二五剛中，剛則強毅能守，中則精一善守，必有功始謂之善養，何爲乎竟羸其瓶，豈全不知養民者乃凶哉。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

以勞民勸相。

木氣入水則水溫，水氣上木則木旺，井其可見者，安輯休養，又爲之驅勉，教誡相助也，皆井養之義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以陰居下，故不泉而泥，人所不

食而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人品污下，爲時所棄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有泉之象，然上无正應，下比初六，功不上

行，雖抱經濟之略，獨善其身而已。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陽剛本可濟用，其如薦拔无人，何非德之過也，時也。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用汲。王明，竝受其

福。井不停污。何以不食。使我心測。汲可緩乎哉。惜乎不遇王明汲之爾。汲之則德澤溥而君民共享其福也。九三以陽居陽在下之上而未爲時用故其象如此。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行道

之人皆以爲惻公心也。六四：井甃无咎。四正當巽木出坎水之時。但陰柔防禦稍疏。污穢或乘之而入。故必用日新之功。嚴加修戢。庶清潔之本不傷也。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井有求即惻中之期望也。

體有用。四雖功不及物。所以濟世利物已有其具也。九五：井冽寒泉食。寒者水之本性也。陽剛中正。功及于物。是以本性而流膏澤于天下者。二之泉。三之渫。四之甃。遇王明而天下受福矣。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惟有洗心浴德之功。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井以上出爲功。而坎口不掩。至于收養能及物。斯有清冽膏腴之澤。天下信其心之公而有孚。所以獲大善之吉也。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象始末揭上下二字。井用在上。愈上則功愈大。井養不窮。王道之大成也。

三三：離下兌上。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變法之事。聖人之不得已也。百姓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爲道。卽日不孚。巳日乃孚。然有不吝不革者。亦何暇恤哉。必可以通行无礙。曰元亨。而元亨又必利于正。然後

爲人所信。妄革之悔可亡。甚矣變革之難也。象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卦象釋卦名義。水火相違則爲睽。相息則爲革。非水乾則火滅。物理之窮也。中女少女。分之則不同行。合之則不相得。人情之窮也。天下事苟

不至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巳乎。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革難信而何以信。惟卦德

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斟酌調停。必大通且至正也。當始悔亡。不當必悔。況有害于天下乎。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舉天地以

蓋造化事湯武以盡人事時之所趨不得不與天下更始革非聖人意也止言時不言用革者聖人所難用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陰火潛燒其革甚微就一日而明之有實錢作息就

一歲而明之有析因夷曠在上得以敬天而動民在下得以因時而起事治曆者順天以求合之法也

初九鞶用黃牛之革雖當革時居初无應未可

象曰鞶用黃牛不可以

有爲也非禁其爲也正示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爲革卦之主位則中正德則文明有應于上又君臣同德時可矣位得失才足矣猶且擬議于巳日之久而後革正所謂大亨以正者以

此而征庶有更新之美无紛擾之咎

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之大權在五行而上應則有可嘉之功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動于革者也

其凶可必雖貞亦厲然時當革果能革言三就胸有成謀則亦有孚而可革也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已詳審而復狐疑不決則人懷苟且之心事有義理之虞故言又何之以勸其斷

九四悔亡有孚

改命吉

以陽居陰承說巽體本當有悔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乃革之時而剛柔不偏又革之用也革而當則悔亡而人信之改命而如是也上不疑下不駭不亦吉乎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事者孚在後信志者孚

在先幽獨毫不可欺即天地鬼神亦且見諒而况一體者乎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神化之宜創制立法渙然改觀四海從風而靡蓋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有以爲

之本矣攝運天下見其德故曰龍征誅天下服其武故曰虎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不言武而言文者禮樂交通紀綱明備依然光格之天下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

凶居貞吉

革道已成化行俗美君子光輝所發越如豹之變小人亦莫不傾誠內向也變革原不可過而上六之才亦不可以有行故往則凶而居正則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

順以從君也。

君子積中發外，固是涵濡聖化之流，小人就日望雲，亦自率俾王綱之內，又何所容其作爲哉。

三三

巽下離上。鼎，元吉亨。革命之後，創立新制，以養天下億萬年之基業，全繫諸此，須體元以主四海，經綸調變，各得其宜，則上可凝帝命，下可維民心，鼎常奠而不傾也，吉亨。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

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體下陰爲足，三三四陽爲腹，五陰爲耳，上陽爲鉉，有鼎象焉。以木入火，成其亨飪，則鼎之用也。鼎一器爾，何足爲重？蓋國家始建，即立郊廟，必有鼎以爲祭祀之

用。鼎與郊廟並重，非重鼎重郊廟也。聖人承天命而爲天子，不可无此鼎以享上帝，聖賢者上帝所生以佐我保鼎者也。推此亨而大之，饗殯牢禘當極其盛，保鼎顧可不慎乎哉。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

應乎剛，是以元亨。

保鼎莫大乎德，卦象上離爲目，五虛中爲耳，而木巽火，則得力尤在巽，是心思沈潛，能深入乎幾微神妙，而眞聽眞明，從此出焉。卦變自巽陰進居五，是又以微柔居天子之位，卦體虛中下賢，復得剛明輔鼎之人，享帝養賢，長

爲令主，所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火相交，鼎乃有用，鼎所在即天命所在。恭己聚精以凝之，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者。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

妾以其子，无咎。

居鼎下有趾象，上應九四則顛矣。幸當卦初，鼎未有實，而富有否惡之積焉。因其顛而出之，則顛反爲利，如得妾以得其子者，因敗以爲功，因賤以致貴也。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

以從貴也。

顛趾悖道也，何以未悖，則出否以從貴故也。五爲承鼎之大君，四所覆者此鼎，我能敬戒而翻然取新者，亦此鼎。天下始不幸而終得全者，比比皆是，初可自棄乎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

能即，吉。

以剛居中，經綏在抱，第患陰柔小人欲借交于我，以自重媚悅來即，非愛我也。與我爲仇者，二能剛中自守，初自窮于无所緣，而後所有之實，可薦上帝，可饗聖賢，可保天下，何吉如之。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

我仇有疾，終无尤也。有實君子，往往忽小人爲不足介意。故教之以慎，慎于始，方能不尤于終。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本有雉膏之美，足食

天下，以其興黃耳之君，革不得正應，故行其塞而不食，可悔。然以陽居陽，爲得其正，苟能自守以待時，則君臣交和其悔必斷，而不食者食矣。終則吉也。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君臣大義難逃，豈可以過剛不中而失之。九四，

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鼎量極于四，居上而所任最重，下應初六之陰，則不勝其任矣。形渥者，羞媿之甚也。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薦賢爲國，大臣素信，覆敗至此，信將焉存。六五，

鼎黃耳，金鉉利貞。五于象爲耳，而有中德，虛中以應九二之堅剛。是黃耳實之金鉉，此任賢勿貳，大君之正道也。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二本有實耳，不虛則无所容其實，五能虛中以受之，則二之實

可以凝命而養天下矣。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上佐五以出治，猶鉉實耳以舉鼎也。以陽居陰，則渾厚精明，合而爲一，比德于玉，鼎道已成，功足及物，故大吉无不利。蓋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于炎不可舉，則非玉鉉不可，所以

養聖賢爲享上帝之要道。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輔鼎實剛，而太剛則折，節之以柔，謹密以栗，其所內凝者久矣。特揭在上，任大責重，君道重中，相道重節，鼎始可榮莫而不拔也。

三三，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有奮發震動之義。在人則遇事變而不啞，即至震驚百里，而匕鬯不失，此震之所以亨也。蓋人之致其誠敬者，莫如祭祀，奏假无言，神明有主，有學問藏乎其中焉。象曰：震亨，震則自亨。震則自亨，惟實故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

則也。恐非福實，所以致福，觀變已精，慮事已熟，任其變，故猝臨自有法，則以處之所爲言笑得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借雷以明其至可畏，而主器長子，獨能不喪匕鬯者，其精神凝定，宗廟社稷之靈有所憑依也，是以繼體而得字。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君子無時不恐懼脩省，豈必災異以敵告之，即洊雷已罔敢自恕焉，恐懼

者敬天之實心，脩省者敬天之實事。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全乾之精神孕于初，故辭與衆同，而以吉贊之。言後者，乾四也。震于事先則乾惕，震于事後則畏也。

象曰：震來虩虩，恐

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生全出于憂患，暇豫得于精明，慎始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當震來而危厲，亦可謂知悚動其心

者，我爲之億度其萬全，必先去其功利之私，日造于高明之域，則悠然自得之妙，卽在心境淡泊中，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故也。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大難在前，推之不去，乘剛故厲，豈德之不足哉。

六三：震蘇蘇。

震行无咎。

當震時而行險徼幸，中失其所主，故蘇蘇不自振，果能因懼而發奮以去其不正，則不終于蘇蘇也。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非變之足以辭人，以陰居陽，有不正之心也。

九四：震遂泥。

以剛居柔，不中不正，是陷于利欲而不能自拔者。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本有光亨之道，如雷之迸重陰而出，其如自泥何。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震方往而又來，无事而不危，以

其得中，則不惟无喪，且可漸圖恢復而有事，其理固可億也。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與危同行，非勵精圖治不可，攝有爲之業于中，則恐懼脩省，不令人窺，豈惟无喪有大焉者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居震極，志氣銷沮，瞻視徬徨，其凶必矣，苟能及其震未及身之時，恐懼脩省，固可以无咎而亦不

免于婚媾之有言，况不早勦，能免索索矍矍之咎乎。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謂中心，得中則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且使鄰知戒，我敢不畏鄰戒哉。卦中震字二十一，大抵在我

者則重也。

三三三 艮下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此卦教天下以止至善之學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上而止也。故艮字取反身之象。身本動物。惟背爲止。而九竅百骸之脈。

全縮于背。艮其背者。聲色臭味。盡行卸卻。此身竟如不獲者然。已見既无。人見亦融。任處紛紜。繆繆之庭。是非毀譽。毫不相涉。學問至此。真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何咎之有。

象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

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艮之義爲止。而非專于止。行止各有其時。而時中之定理。則道。故時止而止。止也。時行而行。亦止也。全體渾是太極。動即靜之動。靜即動之靜。動靜合而時出焉。何光明如之。

艮其止。止其

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動靜既不失其時。而光明則本體所在。即爲功力。不言背而言止。艮不在背也。止其所。因其艮

止而止之也。彼如是來。我如是往。明鏡照形。鬚髮畢肖。而鏡自如。无參差。竝无芥蒂。以爲有與不可。以爲无與不可。則爲不相與而已矣。和應者。俗學絕應者。禪學敵應者。雖應而不和應。而未嘗應也。夫是以內不見己。外不見人也。

象曰。兼山艮。君

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雷兩風。兩水兩火。兩澤。皆有往來之義。惟兩山並峙。不相往來。故止也。心之官則思。思如其位。位之所在。无思。而无不通。位所不在。无不思。依然无思也。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腳跟不定。全體皆差。以陰柔居艮。初遇人欲于方萌。然以其陰柔。必初終如一方可。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人生而靜。天之正也。初尚未失。能保其終乎。故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

心不快。居中得正。在己固无躁動之心。然君子爲學。人已兼成。其心乃快。三爲限。則腓所隨也。而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往而拯之。欲立欲達。何日遂乎。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三止乎上。不肯

退而聽，非二之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此強制之學也。九三以過剛不中，當限之處，而制之不勤，則不得風伸而上下判隔，如列其夤者，非不安心求靜，反覺焦燥不安矣。

象曰：艮其限，危

薰心也。人知厲薰心爲列夤所致，不知艮其限已屬可危，甚哉惡動之當戒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六陰爻有靜止之性，四陰位當靜止之時，時而止之道得之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四本

屬心，何云艮其身？蓋有此身，則不得脫離感，即此應感之躬，而求其止行亦歸止，正不必返聰幽明爲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止于未言之先，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悖出之悔可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

正也。有序即正，而本乎中，心靜事故其言也訥。

上九，敦艮，吉。上九成艮之主，且在艮終，故不專言一體，而直以吉與之，德性本自堅凝，工夫又无間斷，執極守靜之學固如此。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

也。震重始，艮重終，上九以陽剛居止極，愈久愈凝，功若加厚，初之永貞，卦之不獲不見，惟此足以當之也。

三三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仕進而輕于進，如女子之六禮備而後成婚，則其進也不苟，其出也可以有爲，然世未有不正而成其漸者，故必敦廉恥，持禮義，正己正人，始終不變，乃謂之女歸吉。

象曰：漸之進

也，女歸吉也。漸非進而實以之爲進者也，女歸吉，其固然也。

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何又云利貞？蓋士君子之進，所關者大，卦變自渙九進居三，自旅九進居五，進則得位，以

成正人之功而不必于正邦見之，當進以正時節操渙渙已決其可以正邦也。

其位剛得中也。

况九五得位，而剛中正，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有君如此，明良道合，君子之進豈可不正。

止而巽，動不窮也。君子之進

卦德備之，止則恬淡无求，巽則紆徐不有，所以能善其動，得位在此，正邦亦在此。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氣厚體堅，非松柏不生，非美材不植，漸象也，賢德必積累而後成，曰居賢无次速之

心俗必漸摩而後化曰善則无咎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鴻之行有序而進有漸干水涯也于六始進于下名實未實之意居象艮止善象巽入也

傷乎初固不競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仕路多險亦求其義之无咎而已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柔順中正進以其漸而上有九五之應居高爵食厚祿而

委蛇自得正邦之化可成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德足以幹理天下之事故不爲徒飽而處之安也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鴻水鳥陸非所安也九三過剛不中上无正應知止而不知巽故止非所當止外圖征進而不得終其事內蓄進意而不能達其懷凶何如哉此道惟用之于禦寇則利正明其无利于仕進也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

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羣醜皆漸進而三獨決焉以逞其道已失反而歸中與衆相保何患不進躁進者吾心之寇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

咎鴻不木棲得平柯則可稍安六四乘剛而能巽是外遇強梁而以謙和自處者无咎之道也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或者不可必得之辭而何以得桷有平日之德在順則和易謙沖與物无忤巽又澹潛善入計出萬

全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九五正所謂其位剛得中者居高尊嚴二不輕進五不輕任必待三之禦寇四之得桷在在不窮相須久而相信淡然後推誠一日結契終身已无可勝夫孰

能勝之甚矣君臣之合不宜驟也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得賢弘化可以正邦而有功矣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當作逵謂雲路也儀羽旌旄護之

飾也上九有剛德而居人臣之外清風高節自足廉頑起懦當此之際事功不難而節義難故特表之以風百世

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漸進愈高而不用无用其志卓然豈可得而亂哉

三三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兌以少女而從震之長男。所歸在妹。禮義廉恥既喪。迫脅之事。其所必至。何利之有。

象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

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

提出大義。私情盡行掃卻。天地不交。則氣化塞。男女不交。則形化混。男女之終。即爲生育之始。所困何如其大也。

說以動。所歸妹也。惟卦德本說以動。是全不以禮自閑。所歸在妹。

聖人惡之。

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卦體自二至五。皆不得正。則男女內外之界。素三五爻皆以柔乘剛。則夫婦唱隨之理差。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

終知敝。

雷動則澤水搖蕩。如女之可挑而動者。故爲歸妹。始合以正。方保厥終。情說苟合。其乖離潰亂。有不可勝言者。澤可說。雷則可畏。說中知畏。如之何不虔其始。此卦所以爲萬世二后竝嫡之龜鑑。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

履。征吉。

初九居下而无正應。故爲娣象。然陽剛在女子爲賢。正之歸。安于娣而不敢專行。未嘗不能承助其君也。

象曰：歸妹以娣。以恆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長男長女之卦爲恆。初之安于娣。終

身如一日也。妻承夫。我亦相承而不專。是全不爲說所動者。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陽剛得中。女之賢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不正。乃女賢而配不良。不能大成內助之功。幽閒貞靜之德。斷不可改。是爲剛婦事柔夫之正道。說

動可惡。故跛眇皆不失其正。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後順得常。乃爲坤道。未變者。勉其終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陰柔而不中正。反爲說之主。女之不正。人莫之取者

也。故爲未得所適。而反爲娣之象。須女之賤者。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與四相近。輒爲淫奔。非正道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九四以陽居上體。而无正應。賢女不輕從人。而愆期以待所歸

之象。正與六三相反。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人莫先于立志。四爲動主。動必以正。不以說而妄動。有時可待。愆期何傷。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王姬下嫁不尙容飾在家稱妹已歸稱君至陰之精而不敢自盛如月之幾望者是女子處尊貴之道也。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

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以其有中德之貴而行故不尙飾。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婦所以承先祖奉祭祀。无實无血則其禮不成。

象曰：上六

无實，承虛筐也。

陰柔无承祭之德，所承者虛筐，故知其不永終也。

三三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此卦雷電皆至，轟震閃爍，生發滿盈，天地之間，何所爲而不成，故有亨道。盛極當衰，則又有憂道焉。聖人以爲徒憂无益，但能持盈保泰，兢兢于日之方中，不至于過盛，則可矣。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

業大則无所不容，財大則无所不濟，果何以致此哉？君道莫先于明，卦德明與動兼，則其動不妄，其明愈不息，聖智運爲神武，所以致豐者在此，所以保豐者亦在此。

王假之，尙大

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氣勢既大，王者至此，不期修而修，四海休戚，生民利病，未免有不及照者，照則不用動而用明，有不敢尙大之心焉。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

盛極必衰，天地消息，總于日月驗之，何況人與鬼神？天下之不可不預防者，豐亨是也，故宜日中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

獄致刑。

取其威照並行之象，獄當未成，法電之照是非曲直，昭然難逃，獄之既成，法雷之威，輕重大小，斷不相假。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尙。

配主，謂四句，謂其皆陽，當豐之時，明動相資，故初九之遇

九四，雖勢均力敵，實有和同相濟之雅，往焉可以保豐也。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雖旬，何傷，但不可過耳，尙有求勝其配之心，則兩賢相厄，宗社生靈，胥受其災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

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六二居豐之時，爲離之主，至明者也。而上應六五，以震動太過，而成柔暗。故豐卦見斗，太陽不顯其光，將欲忠言極諫，聞其蔽惑，反生疑忌，不如積誠以感發之，猶有轉日回天之望也。發如樞機轉旋在我，發如

草木，候至則生。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尙大方萌于志，故當從志而撥轉之，徹底精誠，有何難發哉。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幡幟也。沬，小

星也。三處明極，而應上六，遭昏暗而黨鋼之，雖不可用，豈三之咎哉。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保豐原屬大事，五志可發，上竟无志，可發不可用而不用，保身之哲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當豐而遇暗主，事多憂危，下與初九爲等夷，同發主蔽而保時，豐則以人事君之道得。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

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以好勸之臣，投尙大之主，俱陷于蔽，且能蔽人，雖君之過，哉臣亦與有責焉，求同德以相助，直者吉行明以勸故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當豐而氣魄太，大志願太

廣，遂受其陰暗而不覺，聖人開之以下賢之義，果能招致文明之臣，必有慶譽而得吉，可見顯患隱憂，一虛即銷，依然保大成功之主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一人之吉，天下之慶，所以宜照天下。

上六：豐其屋，

蔀其家，闕其戶，闕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以陰柔居豐極處，動終妄自尊大，衆叛親離。

也。侈大如天，翔則不復，照下，自藏避人，非人之罪也。

三三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羈旅最爲難處，有德者僅能免禍而已，他卦止言貞，此獨再提旅字，蓋旅自有旅之貞，固不可志趨卑靡，亦不可識力高曠，若謂天地皆逆旅，萬物皆寄寓，恐有日流放蕩而不自知者，何以爲素位而行之

象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

卦體六五得中于外而順乎上下之二陽，柔則不躁，中則不靡，在旅而有才士

之可託，卦德內止外明，心懷知足，事達世故，亨所在，即貞所在也。

旅之時義大矣哉。非貞不可。

象曰：山下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者火之所，旅久則

延燒，獄者囚徒之所，旅留則淹滯，明象火，慎象山，不留象山不留火，此用刑還囚之道。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行事瑣瑣，招讒納侮，其必然者。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

也。事決于志，志无遠大，安得不窮。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柔順既能溫厚，中正又不瑣瑣，故所居所用與所賴之童僕俱備，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旅貴得人，得童僕貞，則即次安懷資益裕。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過剛不中，居下之上，待人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

下，其義喪也。焚次已傷，况喪童僕，驕亢自恣，豈童僕罪哉。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羈旅之臣，上比乎五，用柔能下，道途之閒，得次得資，然上无剛陽之與，下惟陰柔之應，不能薦拔而

行志也。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君子以行道爲志，不得位，則居與資皆虛拘爾。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人君无旅，六五乃四

方賓旅之士，所趨赴以成功名者，柔順處中，便能英雄入毅，如射雉，不无亡矢之費，而人譽天命，翕然同歸也。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始亡矢而終譽命，柔中之德，能上達也，旅道貴柔，益信。

上九：鳥焚其巢，

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嬌而不順，凶之道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以

視之身而居高，衆之所嫉也。柔順易喪，剛猛難磨，涉世可不貞哉。

三三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一陰伏于二陽之下，其性能入，重之又得巽焉。處事以沈潛爲主者，僅可小亨而已。若欲圖大，必當從陽，借其才力以資揮霍。然陽剛豈盡英雄，見衆陽之宗之大人，方可建

功立業，而小亨不足言矣。

象曰：重巽以申命。命之入，原在未申之先，又丁寧反覆以申之也。

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

利見大人。

大人何如人哉？卦體九五有神武之資，而出之以不偏不倚，行之以无反无側，建中表正之志行矣。臣民皆順其剛中而化于中，順其剛正而化于正，所以小亨攸往必利見此大人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

命行事。

風不繼萬物不入，命不申萬民不入，事關宗社生靈，申命後然行之，此盤庚洛誥惟懼不明且盡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以陰居下，爲巽之主，卑巽之過，故爲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

所不及也。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天下事決于志，疑則不治，治則不疑。武人曰貞，取矯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忠君愛國，常欲煩悉其辭以自達，然意氣有所矯激，則感格未善。九二以巽在牀下之心，用史巫紛若之術，引君當道，臣職克修，吉又何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本于中心之誠，使初之順我剛者，共順乎五也。

九三：頻

巽吝，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爲應失吝之道也。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巽豈可聲音笑貌爲哉？疑與躁兼，不志治豈能志行乎？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陰柔无應，宜其有悔而悔亡者。

用柔能下，柔順乎剛也。順剛而得剛之助，大臣虛懷，英豪樂用，故田獲卽武人之貞。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羣才畢集，相臣之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

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承前人積弊之後。而剛健能更。中正又善更。故能補偏救弊。得變更之真而言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有悔是無初亡之則有終。其真若何。先庚三日。丁也。丁寧于其變之前。後庚三日。癸也。癸度于其變之後。是爲申

命行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正中即于位見之。變而不失其正。權而不離乎中。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位極人臣。患失念勝。不知巽。愈過而身愈危。小則喪資用。

大則喪權勢。雖正亦凶。況不正乎。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居上而失其斷。自以爲正者。即所爲凶也。

三三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者也。人君以恩澤說天下。情意欣洽。然必出于天理人情之正。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乃爲利爾。

象曰。兌說也。兌。无言之說也。亨道也。

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

哉。何又云貞卦體。柔和外見。而本之剛中。誠心以出。卽此是正。爲天命人心與我同然者。忘勞忘死。真情之鼓舞。自如是爾。不正則不大。說之大。既通天。人民安有不勸者哉。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兩澤互相

滋益。故講而且習。則心理相涵。而真說在我。

初九。和兌吉。

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繫應。和而不流者也。

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有未發之中。自有中節之

九二。

孚兌吉。悔亡。

二處大臣之位。當說之時。天下視其所說。以爲趨向者也。苟非孚信出于剛中。鮮有不爲六三所惑者。

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初未涉世。須防其行。二已涉世。惟求信志。說以利貞。固在中不在外說。

六三。來兌。凶。

爲兌之主。上无所應。來就二陽以求說。二陽豈受其媚乎。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陰柔不中正。違利貞之戒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以陽剛之

才處近君之位。是詔王以入柄。馭羣臣者也。所以奔走服役于其下。而求說于我者。无所不至。況三與之親比乎。故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實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嫉惡柔邪也。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不近小人。則澤及天下。

九五：孚于剝。有厲。

五本陽剛中正。順乎天而應乎人者。然當說之時。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爲說之主。處說之極。妄說剝陽。竟爾孚之。厲從中伏。可不戒乎。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履五太剛。故曰。兌五近

柔。故曰剝。皆傷于所恃者也。

上六：引兌。

陰居說極。引下二陽。相與爲說。豈能必其從乎。

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蹤跡詭秘。故能誘人于不及知也。

三三：坎下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此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披解散之象。故爲渙。然渙有聚之機焉。濟渙之法。先收人心。次談經濟。當此神州變亂。九廟震驚。假廟以聚祖考之精神。使人知反本。而有

所繫屬。現又具涉川之大才。豈可畏難苟安。然僥倖終不可以成功。故又有利貞之戒。

象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

卦變自漸九來居二而得中。英雄得用武之地。經綸可展。六往居三

得九之位。而上同于四。才兼文武。同六四同心協力。是羣臣濟渙之大道也。

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

既有賢臣。復有明主。在中者不薦之孚。无言之奏也。

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木乘水則濟。才

乘難則利。君臣拮据哀痛。以作天下之心。貞即在此。而亨不必言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知天則人思尊。不敢以下而犯上。知祖則人思親。不敢背死而忘生。此神道

設教之大端也。合精氣于一壇一室。其聚渙有徵焉者矣。

初六：用拯馬壯吉。

九二剛中爲美脊之馬。初當渙初。爲力既易得壯馬而乘之。出險必矣。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初六非有濟渙之才。順乎九二而已。

功何必。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九而居二。失其故居。似有海者。當渙之時。剛來不窮。得天下之險要而據之。全勝在我。可以圖恢復矣。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豈至功成始得遂。所願哉。當其急奔

志不在小也。六三，渙其躬，无悔。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冒險難以收人心，雖欲稍顧己私，不得六三居得陽位，公爾忘私，并其躬而渙之，何悔之有。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以躬爲內，則天下國家爲外，志在外，所以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能散朋黨，尤專心事上，公道既昭，人心自有歸屬，羣策羣力之舉，來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甚妙，非常人思慮所能及也。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光賢不易，絕朋黨尤不易，渙其羣，則此心全无曖昧，全无偏黨，吉孰有大于此者。

九五，渙其大號，渙王居，无咎。人君號令，由中達外，如汗之出而不反，九九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布昭天下，使民間之鬱結頓解，實惠下究，并與其積儲而渙之，乃可收天下之心而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此正德而居位，王乃在中，故能宣鬱

導滯大資四海。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海內分裂如血，人心震驚，故惕上九陽剛有才，渙極易濟，天時人事兩得之矣。象曰：渙其血，遠害也。瘡痍甫復，未敢言功也。

三三三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此卦下兌上坎，防其流使不至于潰，節象也，節有亨道，裁制得宜，則通行无弊，然世有矯激之徒，往往過于裁制而不顧情理之所安，故聖人又以苦節垂戒焉。象曰：節亨，剛

柔分而剛得中。卦體三剛三柔，豐儉適宜，而二五得中，又能節得其當，道固有可亨者。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非不有矯世厲俗之心，而道不可行于天下也。說以行險，當位以

節，中正以通。蓋人心最險，聖人防欲如防川，卦德說以行之，本人心之共恬共適者，立爲懷然不可犯之矩矱，九五在上，操主節之權，而有中正之德，正所謂剛得中者，所以通而不窮也。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

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此中正以通，道直合乎天地，剛柔分而不過，四時所以不爽其度也，制度者，法天地以官山海，出入有經，不濫用如泥沙，自不殘民如草菅，節道可易言哉。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

以制數度議德行

深滿必溢財滿必吝民滿必淫因數而起度用物有等由德而爲行修禮協時制而且議求合中正之則而已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陽剛得正居節之初將整離散而立制度者也故可止則

止慎密不失其事乃濟

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通其行塞則止節道也知不可出而不出所以中節

九二不出門庭凶

爲天子制度之臣而不能上從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繫于私暱之陰柔是

知通者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節以時爲大出處之失時已極豈復有節亨之理哉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處說之極而位上充盈自恣而不節嗟嘆亦何及矣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此无咎與諸爻異言无所歸咎也

六四安節亨

柔順得正上承九五自然有節无經畫造作之勞者也卦之節亨全備諸此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

道也

五方以甘節先天下乃得六四近臣安節以承之天下所以蒙不傷財不害民之福也非六四之享天下之亨也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恭儉廉讓之風可成

象曰甘節之

吉居位中也

節貴中未發之中淡然无欲故總謂之剛得中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故爲苦節苦節不可貞貞則凶矣然猶愈于不節之嗟者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道豈有窮苦節者自窮之爾

三三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二陰在內四陽在外以二卦言之爲中實誠能動物即至冥頑者尙可感化况有知乎即至險難時尙可利濟况平居乎中孚未有不貞者非輕信之小

信也

家曰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

卦體二柔在內剛得二五之中是太虛之心一私不著渙然无物而萬理充周此一心之孚也卦德說而巽是臣以和平感君君以折節

下臣此兩情之字也。

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

由是至誠所感。豚魚可格。有實才而謙以虛中。如空舟之繫。又何難涉大川也。

中孚以利貞。乃應乎

天也。

然何以利貞哉。天體无形。原是大虛。人至中孚。純亦不已。何處可容執著。即柔即剛。即中即說。巽矣。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風无形而能實。川澤誠无象。而能動萬物。君子无所不盡。

其忠。議獄緩死。其大者也。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无恨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當中孚之初。上應六四。能度其可信而信之。德業有所觀型。吉道也。既從四而此心復有他。則不得其所安矣。

象曰。初九虞

吉。志未變也。

定交在初。防心亦在初。惟初故未變。竟其志于終可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九二中孚之實。而九五亦以中孚之實應之。議

然于贊歌喜起之間。猶之鶴鳴子和。所以然者。懿德出于同好。自繫戀而難割耳。在陰謂居九二。好爵謂得中。稱五爲子。爲爾忘分之極也。是之謂真說喪。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願出于中。六三得

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謂上九信之窮者。六三陰柔不中正。以居說極而與之爲應。故不能自主。而作止无常。哀樂无常。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无中孚之德。以感上。故事多不合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居陰得正位。近乎君。乃盛不自盛。如月幾望。者杜絕私交。而上信于五。有何危疑之咎。

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絕初方能信五。世未有。一心爲公。一心爲私者。

五。有孚攣如。无咎。

剛健中正。中孚之實。而居尊位。爲孚之主者。也。下應九二。與之同德。萬邦可以作孚矣。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正即貞字。以貞爲孚。故不可解也。

上九。翰音

登于天。貞凶。

居信之極。而不知變。如雞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雖貞亦凶也。小信者大信之賊。豈能應天乎。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誠于中者可久。飾于外者難繼。

三三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四陰在外而得勢。二陽在內而失權。陰過乎陽。非若陰長之消陽也。故君子猶有可

亨之理。但不可不利貞。利貞何如。收斂謹密。不可任意揮霍。如飛鳥而音下及。則君子可以享矣。可小事者。小過之貞宜下又小事之貞也。

象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卦體小雖過。而有可享之道也。

過以利貞。

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

順時而行。方能制小人而維其盛。二五柔而得中正。知時之所在。而調停得宜者。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

三四不特

不中且申之以失位之戒。權不在而徒負不平之意。氣相礪相激。適足以敗乃事也。故不可也。

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何取象于

飛鳥。中實外虛。有其象焉。可知挾一上人之心。則忤時而爲逆。持一下人之心。則合時而爲順。故非貞不可。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山雷

雖過乎地中。實小乎天上。時有過高過易過奢之事。故以過恭過哀過儉。補救以趨于平。所謂時中也。

初六。飛鳥以凶。以陰柔上應九四。又居過時。高傲飛揚。上而不下者也。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

何也。莫能爲之解救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妣者。剛柔之象。六二正所謂柔得中者。去高亢而獨遇柔順。則不敢凌逼乎君。特守爲臣之分而已。純臣也。何咎。

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大分職然。二之志也。實臣之誼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凡事不可過。惟防小人則不可不過。九三以剛居中。衆陰所欲害者也。而自恃其剛。不肯

過爲之備。故戕傷立至。

象曰。從或戕之。凶何如也。其言之以警勸君子也。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乃失位之剛。周公卽以无咎許之。君

子雖當陰過之時，自有可以善處之術，在不過于剛，遇之以柔而已矣。往厲不可不防，時宜變通，不得自認爲貞，而固守爲也，必如是乃可无咎耳。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

也。易貴當位，小過反以不當爲宜者，本剛而遇之以柔也。長用其剛，終爲不可，所以不可大事與。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陰柔无能爲之才，居尊有高亢之志，澤不下究，雲雖密而不雨。

當此之時，必下求巖穴之士，以爲輔而後可。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正犯宜下之戒，所以雖得中而无用也。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陰過當遇之以

剛，乃處動之極，弗遇而過之，天災人眚，離然並至矣。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亢且不可，况已亢乎。上逆二字，此爻當之。

三三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用，各得其正，是國家當太平極盛之時，自然變離潛生，而亨小矣。必敬天動民，親賢遠奸，皆歸于理之正焉，所以然者，初則人心敬畏，故吉；終則人心

怠玩，故亂。何可不利貞也。

象曰：既濟亨，小者亨也。

小者亨則大者未必全亨，可不盡人以維天平。

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

卦體初三五剛也，以剛居之，則精明而不至好大，二四上柔也，以柔居之，

則持重而不至因循，上下同此憂勤，彼此互相敵戒，何其貞也。况亨小如之，何不利貞也。

初吉，柔得中也。上既剛柔並重，此復借六二以明初吉之義，創業貴剛，守成貴柔，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也。

終止則亂，其

道窮也。終亂非關天運，有苟安之心，濟道乃窮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思火之爲患，而儲水以防，使水常在火上，既濟之象也。患隱不及覺，故必思以慮其終，患猝不

及持，故必防以謹其始。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剛多好動，初九剛而得正，濟而常懷未濟之心者也。任事慎重，如曳輪慮患，周知濡尾，濟不其常保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大才持以

小心得初吉之義者也。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陽剛中正之君宜得其志而九五居既濟之時不能下賢以行其道故二有婦喪其茀之象茀婦車之蔽言失其所以行也然中正之道不可終廢逐之則反動君之疑。

靜以待之大猷在我舍我其誰。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保濟莫大于中中道在我君自下求逐之何用。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

用既濟之時以剛居剛內治已脩不免耀武揚威于外以高宗之伐鬼方猶三年而後克之成功如此其難其可用小人而啓貪忿之源乎。

象曰三年克之億也。克之而期以三年其億已極。况未必克乎動何可輕也。

六四

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當作濡衣袽所以塞舟之罅漏六四居離入坎之漏易生之時若柔能預備而戒懼之故其象如此。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自信則生疑有所疑疑不止一端亦无可指之端也。

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此教五以祈天永命之道也九五陽剛中正當物力豐盛之時驕奢易萌誠敬或減故聖人借兩鄰爲喻以敵之殺牛何其盛禴祭何其薄然神无常享享于克誠。

彼殺牛者反不如禴祭之實受其福信乎享神者在誠不在物保治者以實不以文也。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不如者自心之微懼吉大來則如川

方至如日方升時由心造可常存此初吉之心哉。

上六濡其首厲。

既濟之極險體之上以陰處之狐涉水而濡首危道也。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何及。

三三坎下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水火不相交而无助爻皆失位圖謀不臧未之爲言非終于不濟必有待而濟也故有亨道必慎始敬終乃可不自度其勢之強弱而銳然冒險如小狐汔濟

而濡尾何利哉。

象曰未濟亨柔得中也。

未濟之亨果天道設卦體六五柔而得中能持重而其心不流于意重離明也既濟則臣厚其終君享其逸未濟則君虞其始臣代其終。

小狐汔濟未出中也。

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未出險難之中。正當慎終求出。乃濡尾无攸利。則敬慎之心。初終不相續也。然天下事終于不濟已乎。雖不當位。一己之才力不足。而剛柔相應。可

以同心勦力。可見未濟後有必亨之理。在人之續其終而已。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水火異物。各失所居。君子曰。時當未濟。名器錯清。不辨則孰能不明。其所本慎。心以辨之。因器以命。

名緣分以定制。則情相洽而義不相爭。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同人之辨。明其所同本也。未濟之辨。致其所各異也。

初六。濡其尾。吝。

未濟之初。時正可濟。而以陰居下。逡巡畏縮而不進。終于不濟矣。豈不可羞。象云。小狐。此又當之。象

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初爻遠于離。明亂之極。治之始。初之濡尾。是不知變通之理也。又豈特濡首者爲不知哉。

九二。曳其輪。貞吉。

國事艱難之際。五則柔而二則剛。恐不免有凌逼之嫌。乃以柔順自守。能

進而無輕進。此純臣之節。得爲下之正者也。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展剛才以濟時艱。正道本當行于天下。而所以行正者。則必本于中恭順。不緣外飾。持重穩歸。內力事何不濟也。

六三。未濟。征

凶。利涉大川。

三居險極。正當離坎之交。乃將濟未濟。安危所關。以柔居剛。恐其躁進敗事。故以征凶戒之。非不欲其濟也。欲其養精蓄銳。與九三併力以求必濟。故曰利涉大川。蓋水浮則借舟力相濟。未則裕之象也。

象曰。未濟。征

凶。位不當也。

諸爻之位不當。而獨于六二言之。未濟由子三也。才力不足。何不急借陽剛之助乎。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此大臣任濟世之責者也。而以

剛居柔。志欲有爲。而不免于沮喪。不貞而有悔也。誠能勉而貞乎。永肩一心。不懈于位。則能貞道之善。悔可亡矣。當此禍亂未平。正勢力

匡襄之日。是必堅剛決之心。作其震發之氣。用力持久。乃克有勳。如伐鬼方。三年有賞。斯可謂貞。斯可吉。而悔亡。既濟利靜。故憂其伐之

慝。未濟利動。故慶其伐之賞。彼日中之光。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奮發有爲。濟世之志得行。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此出坎之

上居離之體。當震伐鬼方之後。險阻蕩平。五不必自用征伐。况爲文明之主。虛靈在中。陽剛來輔。則切磋琢磨之功到。而天光
象曰。君
浩然。故得貞而吉。且无悔。由是暢四支。發事業。正所謂闡然之君子。坎中之孚。皆爲離用。上下交而德業成。不吉而又吉乎。

子之光。其暉吉也。

光本于君子。即有孚之光。豈有不格上下而
被四表者哉。象所以專重六五之柔得中。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以剛明居未
濟之極。正文

武成康之世。惟以真心實政。與天下共樂其樂而已。然不可不戒生事。
而人怠荒。若濡其首。則孚失其孚矣。憂樂同門。聖人不敢不續終也。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孚之裁制爲節。即象之所
謂方也。失是由于不知不

知。由于不辨。故君子慎之。未濟有既濟
之理。既濟懷未濟之心。而易道備矣。

易經通注卷三

奉敕撰定

繫辭上傳

繫辭本謂文王周公所作之辭。繫于卦爻之下者。此篇乃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以其通論一經之大體凡例。故無經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此章論先天之易。先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次言天地易簡生人。人當究易簡之理。以還天地。方不孤賤。皇濟世染心。首節從有易之後。追論未有易之前。所謂畫前原有易是也。易豈聖人之攬作哉。乾坤者。易中

純陽純陰之卦名。而果自乾坤定乎天。確然上浮。其行健之神原自尊。地隤然下凝。其厚敦之精原自卑。則乾健坤順。已一定而不可易矣。易之乾坤有貴賤。而貴賤于何位。天地間萬有不齊。爲卑爲高。森森畢具。陳布于形色象貌之中。則一卦外貴而內賤。六畫乘貴而承賤。已位列于此矣。易之乾坤有剛柔。而剛柔于何斷。天地間氣化不過動靜。陽主動。陰主靜。動中未始不藏靜。然而動其常也。靜中未始不藏動。然而靜其常也。則剛定于剛。柔定于柔。判斷而確乎不拔矣。易之乾坤有吉凶。而吉凶于何生。心之所之謂之方。一念向善。百善俱集。一念向惡。百惡俱湊。既成人品謂之物。君子與君子爲羣。小人與小人爲羣。則卦爻中以愛相攻則吉。以惡相攻則凶。不于是乎生乎。易之乾坤有變化。而變化于何見。天地間止此一理。精華結于上。則爲日月星辰。體質互于下。則爲山川草木。在天則不得不謂之成。

象在地則不得不謂之成形。易中陰變爲陽，陽化爲陰，神妙而不窮者，不于此昭然可見乎。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天地既開，易之原，聖人因之作易，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陽爲主，加陽則太陽，加陰則少陰。陰爲主，加陰則太陰，兩相摩而爲四也。太陽爲主，加陽則乾，加陰則兌，少陰爲主，加陽則離，加陰則震，少陽太陰爲主，各加陽加陰，則巽坎艮坤，四相摩而爲八也。乾兌離震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乾至復，三十二陽卦盪焉；巽坎艮坤爲主，各以八卦加其上，自姤至坤，三十二陰卦盪焉。剛柔者，乾坤之異名。

摩盪者，變化之妙用。易何嘗外于乾坤哉？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易既成矣，而天地所有，孰非易之所有乎？雷霆之鼓，易鼓之也；風雨之潤，易潤之也；日月循環不已，寒暑推遷，無窮皆在易中矣。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總之千變萬化，不外一陰陽，而人物生焉。陽而健者，乾道；天下之男得此而成也；陰而順者，坤道；天下之女得此而成也。天地之變化，即莫非易中。

之變。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其實男女皆從所始，其氣先聚，其精先凝，合天下之始皆在乾，乾非知大始乎？其質男女皆坤所成，承天之氣，翕天之精，合天下之物皆歸造就，非作成物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大始皆知，似乎甚難，乃乾健而動，即其所知，便能始物，而无所難，故爲以易而知大始。成物皆作，似乎甚繁，乃坤順而靜，凡其所能皆從乎陽，而不自作，故爲以簡而能成物。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

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天地既以易簡生人，人可不悉易簡以合天地乎？人之所爲，如乾之易則

其心明白而人易知，如坤之簡，則其事要約而人易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心心相照，是至誠无息之學也，非可久乎？有功則事事相成，是善與人同之道也，非可大乎？乾以日新爲德，可久則賢人之德，坤以富有爲業，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夫易簡而至久大，則與乾坤之易簡何異？天下无窮精義，總見目前，知始作成，渾括秘密，易簡之妙如此。

得貴賤之理于高卑。得剛柔之理于動靜。得吉凶之理于方物。舉變變化者一以貫之。是以天地定位。聖人成能。全副精神。與天地準。非成位乎中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可見求之于易簡。則天高地下。總是實際經綸。不求之于易簡。則窮地極天。莫非虛空幻化。易經所以爲天下至要之書歟。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此章論後天之易。聖人借象以顯道。君子得道而忘象。與天合一。而學易之功始完也。蓋自伏羲之易示人以易簡。成位乎中三極之道已備。但天下觀象而不知者多也。文周聖人取

先天六十四卦。陳設而布列之。象者義理可見之影。觀者伏羲文周心印之妙。繫之象辭。繫之爻辭。以明卦中本有之吉凶。直是口代天言。提斯世于平康之路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繫辭既本于觀象。而象于何觀乎。易之所有剛柔而

已。非剛推乎柔。則柔推乎剛。此變化所由生也。剛柔无迹。豈有爲之推邊。而前之所移。若迫于後。故因而謂之曰推。奇耦无心。豈有爲之生出。而彼之所易。若根于此。故因而謂之曰生。變化既生。則有消息當否。聖人所以觀象而繫辭。衆人所以因著而求卦者也。

是

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有辭而天下之事俱在其中矣。繫辭中有吉凶。即天下得失之形體。一念向善。景星慶雲。一念向惡。妖氛厲鬼。繫辭中有自凶而趨吉者。悔自吉而向凶者。吝

即天下憂虞之形體。因心衡慮。憂即是悔。宴安鴆毒。虞即是吝。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至于剛柔相推而生變化。則何說哉。

柔變而趨于剛者。退極而進也。剛化而趨于柔者。進極而退也。既變而剛。則晝而陽矣。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矣。氣機之進退不可見。見之晝夜卦爻之變化不可見。見之剛柔要之剛柔正妙于相推。晝夜正禪于相繼。可見六爻之動。通變未窮。初爲地。二爲人。三爲天。初二爲

地三四爲人五上又爲天三才各具一太極而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間占者庶得因所值以斷吉凶解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

六爻之動既爲

三極之道則極中之剛柔變化即易之序也何不可爲君子之居安極中之吉凶悔吝即爻之辭也何不可爲君子之樂玩天下莫危于消息持衡之介而君子居之則安趨其時不滯其用也天下莫惕于吉凶同患之文而君子樂之且玩通其意不泥其迹也是

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夫君子何以不輟其功哉未卜筮也有考究理會之功觀

卦爻之象而玩當否之辭方卜筮也有變易從道之功觀老少之變而玩吉凶之占至此則君子通體是易天之亟欲以吉告人也甚于人之求天君子斬斷凶悔吝之根株即統會天地人之大本不必言地不必言人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矣文周以觀印伏羲之心君子即以觀印文周之心也

右第二章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發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總以辨吉凶者存乎辭爲主蓋即繫辭明吉凶一句而剖析之也伏羲畫卦象立而意已盡但百姓至愚豈能盡曉文周不得不繫

彖爻以盡其言彖果何言哉言全體之象也如元亨利貞則大通至正之象牝馬主利則順極而健之象是也爻果何言哉言一節之變也如潛龍勿用則陽德在下之變履霜堅冰則陰氣初凝之變是也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彖變既立則吉凶悔吝无咎藏于其中矣吉凶者言乎時有消息位有當否也悔言

乎向于得而未得尙有小疵吝言乎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也无咎者時位不齊

過即義焉。或隨時幹旋。或因位轉移。固聖人所樂與也。吉凶與民同患。聖人之心何其殷且激之以悔吝。幸之以无咎。幾歸吉。凶言乎失得而已矣。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辯吉

凶者存乎辭。

可見天道貴陽而賤陰。陰陽有貴賤之理。而列貴賤者。必託六位而後明。陽大而陰小。陰陽有小大之分。而齊小大者。必假卦象而後顯。參伍雜陳之際。得失從中而生。聖人辨之爲吉。使人知所趨。辨之爲凶。使人知所避。不知幾費苦心。

而衆辭爻辭。滴滴皆拔渥之精誠也。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慮之切則防之愈密。故吉凶之中有悔吝。是天人分判之介根。此處一失挽回甚難。聖人憂之惡根。必欲除善根。必欲充其介之關乎辭。

者深也。吉凶之中有无咎。是良心會覺之機候。每一念至。儼然汗出。聖人震之。迭破重陰。冰蘄斷九天雷。其悔之體乎辭者至也。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統而觀之。卦有

小大。所以辭有險易。則辭也者。豈非各指其所之乎。不險其辭。則天下懈怠而无震懼之心。不易其辭。則天下危疑而无自全之策。愈分愈明白。无非教人去險來易。趨吉避凶。後天聖人與先天聖人同是懷惻爾。

右第三章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以窮理盡性至命也。莫大于天地。易書卦爻。即能與之齊準。非準其形準其道也。故能將天地之道兼陰兼陽。終竟聯合。而无所不包。分陰分陽。選擇條理。

而无所不析。非精通造化。其何以與于斯哉。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

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夫聖人是以作易。彌綸天地之道哉。蓋其法莫先于窮理。天地間幽明死生鬼神。總不外乎陰陽。幽明有故。死生有說。鬼神有情狀。總不外乎陰陽之變化。聖人仰以觀于天文。天文則有

晝夜上下。俯以察於地理。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人見幽自幽。明自明。聖人統括天地。參出互根互換之妙。夜下北深。幽也。忽而明。晝上南高明也。忽而幽。其故不可知乎。人生世上。孰不本之乾知大始。聖人探乾之所由本。以要諸歸根復命之終。則生知所從來。死知所從往。皆一理之自爲凝散。其必有不生不死者。貞下起元。而至誠无息。其說不可知乎。天下同此一氣。氣之專一謂之精。氣之靈爽謂之魂。不曰形體爲物。而曰精氣爲物。不泥七尺不致暴泄。化形歸氣。化氣歸精。完全堅久。實有所以爲之者。不曰魂降爲變。而曰游魂爲變。不墮體魄。不涉空幻。人心之神。出入六合。游戲神通。亦實有所以爲之者。天地間有精靈著見。有色有聲之鬼神。不過我身聚精凝氣之常理。有肅然悽然。隱隱默默之鬼神。不過我身出天入地之妙用。其情狀不可知乎。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承上節聖人既无所不知。則心通造化。而全體

太極矣。上天賦性之始。完全无二。形生神發。不能盡性。靈道虧不成賢人之業。乾道虧不成聖人之業。本體相似。作用豈有遠焉者乎。不違即不過。果何故哉。天地知始成物。知周道濟。其必然者。聖人无物不知。知幽明知死生。知鬼神隨其知之所至。輒使之處。置得宜。无偏无陂。而宏濟天下。道自不過。所謂與天地同其德業者。此也。天地當時窮勢阻之會。變而不失其常。旁行不流。又其必然者。聖人隨時變易。圓滿活潑。而皆協乎萬古經常之理。所謂與天地同其變化者。此也。試從知周旁行。究其深入之心。直是樂天命之當然。將於穆不已之主宰。渾洽而暢達之。任其盈虛消息。種種不齊。吾持貞固以立其幹。誰得而道吾之知。是以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塞。處死生與天地同其變。見豈得有憂又從知周旁行。究其篤摯之心。揀擇一念。便屬自私。聖人安土不遷。此心渾是元善厚德。載物純純常常。愛及天下。皆不在作用。而在本根。則安土敦仁。愛安有不能者乎。此之謂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也。聖人盡性之事也。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

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盡吾心之性。以與天地相似。便可以主張造化。而至于命矣。天地之化。滔滔不窮。何處窺其節限。似乎有過聖人爲之治曆明時。畫野分州。真如金汁在冶。鑄瀉成器。使歸模範。匡郭者然。何過之有。既

範圍天地，便曲成萬物。因其性而使之各得，不知幾許委曲在其中。聖人所以造萬物之命也。幽明死生鬼神，隨在而異其名，要之止作晝夜，剗筆通乎晝夜之道。大明終始，一以貫之。會陰陽之靈異，而尤纖芥之累于其間。聖人用易之妙至此，故神或在陰，或在陽，居天地萬物晝夜之中，而无所不具，无所不應，謂之无方，而易忽爲陰，忽爲陽，運天地萬物晝夜之外，而其往不滯，其來不窮，謂之无體。此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與天地準歟。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

此章總生生之謂易盡之先，即造化以原聖人作易之由。復即乾坤占事，以明聖人成能之實。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必然者，則未嘗倚于陰陽也。上數章所言，皆道聖人恐人徒求之空虛也。乃指以示人曰：太極之靜

固一陰矣。靜極而動，又一陽焉。即此陰陽迭運，天地人物皆由此出生，生不測，已藏于其中矣。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此道本之天命，盡人而具之，即其維天之命，流行不已，具于陰而行乎陽，所發而爲化育者，統天居長，可

不謂善乎？即其物之所受，靈光獨凝，始于陽而全乎陰，所生而各具是道者，精湛不磨，可不謂性乎？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

道鮮矣。性之所率則爲道，道豈君子所獨哉？形骸漸著，便落氣質，方落氣質，便爭偏全。仁陽知陰，各得是道之一隅，故隨其所見，而目爲全體，百姓則并仁知而忘之。此智周道濟合一之妙，絕響于天地之間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

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

若然，則將歸告造化之不全乎？天地以生物爲心，仁而已矣。就其陽之動而主宰乎陰者，曰顯，顯諸仁，則全體呈露，而不落聲臭，就其陰之靜而附麗乎陽者，曰藏。

藏諸用，則大用顯行，而无所作爲。萬物皆受鼓鑄于陰陽，而不與聖人同憂，所謂天地无心而成化者，名之以德而德不盡，名之以業而業不盡也。

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猶是業也，何以云大，就顯論業，皆屬川流。

惟廣大悉備萬有生意。蘊隆其中。由內以知其外。故謂大業。則造化之藏諸用也。猶是德也。何以云盛。就藏論德。恐入空寂。惟來者不匱。百昌萬彙。光華發越。因外以窺其內。故謂盛德。則造化之顯諸仁也。可見天地原无不全。人性自失于偏。不得不借聖人爲裁成。聖人以與天地參也。生生之謂易。聖人因之作易。易何謂哉。陰靜之極。不得不發散。則陽本陰生。陽動之極。不得不收斂。則陰本陽生。生无窮。易无窮也。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易以乾坤爲體。變占爲用。總不

出奇耦兩畫。就其萬物初生。胚胎方兆。非有非无。僅可彷彿。此乾知大始時也。故謂之乾。萬物既生。形色象貌。詳密可見。法力畢陳。此坤作成物時也。故謂之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有乾坤則有數。進極其數

之根源。而天人共貫。生生之理。不在天地。而在吾心。此之謂占。有七八九六之數。變則可通。通其變于既占之後。趨吉避凶。羣鼓舞于一陰一陽之域。此之謂事。聖人成能之實如此。豈不有造于天下哉。陰陽不測之謂神。合而觀之。通天

微地。總一陰陽中含陰。不可測其爲陽。陰中含陽。不可測其爲陰。前所謂神无方正謂此也。主宰曰道。變化曰神。聖人也。易也。天下人之心也。一而已矣。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直贊易道之配天地也。上既發明陰陽不測。而生生謂

易。易又何所不至哉。其內涵蓄无遺。其外統括无盡。廣而且大也。以言乎遠。千載六合。此理隨在各足。有限止乎。以言乎邇。瞬息几席。此理自然咸正。待安排乎。以言乎天地之間。又復精入无形。而蘊及有象。上蟠下際。統備各足。吾且何以窺廣大之妙哉。夫乾

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易之廣大。實自乾坤來。乾坤各有動靜。于其四德見之。靜體而動用。靜別而動

交也。專者，生物之心不他，直者，氣機之發不撓。翁者，凝萬有生意于其中，闢者，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宣萬物形質于其外，乾一而實，故以實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

易簡之善配至德。乾坤之廣大如此，而易之廣大，直足以配之，易无所不包，一天地之无所不至也。將見廣大中有變通，則配天地之四時，剛柔迭運，一寒暑相推也。廣大中有陰陽之義，則配天地之日月，陰陽之各有所司，一陽精陰精之各司也。廣大中有易簡之善，則配天地之至德，易知簡能，一健順之自然也。此所以遠不禦，邇靜正，天地之閒，无所不備歟。

右第六章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此章又贊易道之至于聖人之不能外者見之也。上數章論易，或言无方，

或言生生，或言廣大，易其至極而无以復加乎？易无可形容，且以聖人不能外易者言之。德欲其崇，而崇德非易不可；業欲其廣，而廣業非易不可。豈一一摹倣之哉？惟將易理體會吾心，窮其精奧，識見日進于高阜，知豈不崇？將易理實歷吾身，踐其曲折，功名全踏乎實地，禮豈不卑？知既崇，則天之高明在我；禮既卑，則地之厚載在我。一似乎效之法之者，是崇德廣業之實際也。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聖人效天法地，皆本于易，是易

與天地渾成无二也。天地設位，易行其中，何道義不自此而出？聖人見天地閒千變萬化，不越吾性，用知崇禮卑之功，則渾成之性依然不失，率之爲道時措之宜，則爲義精變不測，藏之即盛德發之即大業，然皆非易不可，易其至矣乎。

右第七章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此章教學易者以擬議之功也。存存所以尊德性，擬議所以道問學。有存存則擬議自明，有擬議則存存

益熱相須而合一者也。首二節先從爻象引起。正見其不可不擬議。爾聖人胷中渾具一部全易，有以見天下之至一，故有以見天下之至賾。未畫卦之先，心度其純陰純陽之象何如。雜陰雜陽之象何如。乃象之以純陰純陽。雜陰雜陽不特象其形，并象其宜。天下之賾在矣。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有以見天下之至靜，故有以見天下之至動。

貞夫一則嘉會合禮。聖人從動觀會，從會求通。即此爲萬古不易之綱紀。而推盪錯綜之閒，順者吉，逆者凶，無纖毫之假借。天下之物在易矣。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

可亂也。

夫以天下之至賾，天下之至動，聖人有所以見，即有所以言而惡之亂之可乎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學易君子不遽言也。比倫詳度而後言不遽動也。商

確哉定而後動，變化无端，擬議亦无端。直體聖人之精，于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表，而會賾于一，會動于靜，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在其中。此下七爻則其例之偶舉者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

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

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釋中字九二爻義。居室者，在陰也。出言者，鳴鶴也。千里應者，子和也。善本于誠，誠不可揜，言即爲行，言豈可忽爲樞機當慎爲榮辱之主，愈當慎爲所以動天地，愈不可不慎。

同人先

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釋同人九五爻義，四或字出處。

正可相成，語默正可互用也。信理愈真，則相遇更篤，斷金如蘭，言物莫能開，而其言有味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

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釋大過初六爻義，持滿定傾之道，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也。

勞謙，君子有

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

釋謙九三爻義，厚之至，言器量不可測識，地道所以藏山于无形也。德言盛，禮言恭，心口相商，必欲其盛，必欲其恭也。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

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釋乾上九爻義。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

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釋節初九爻義，口舌者，一身之門戶也。國事而曰幾，可成可敗之介，關君臣者甚大，非退藏于密者，其孰能成之也。

子曰：作

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

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釋解六三爻義，贖取曰奪，執辭曰伐，而皆誨之者之

自取。知盜則盜改爲義。淫并改爲貞也。合七爻觀之。或類取鳴鶴。或義兼號咷。或纖及白茅。喻同負乘。宜可厭惡也。衆不以爲誣。君子不以爲怪。何也。其假象而非實也。或斷其无咎。或斷其吉。或斷其有悔。而致寇宜其雜亂也。時有所必歸。位有所必至。何也。有典禮而非泛也。所謂疑議以成其變化。其必存誠同心。既慎且謙。重密而戒。亢慢哉。

右第八章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此章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卽夫子河圖說也。上章言擬議以成變化。不外揲著求卦。而著法之變化。原本河圖。伏羲時龍馬

負圖。出于滎河。背上旋毛。有自一至十之數。其位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人不知其爲天地之數。更不知何者爲天。何者爲地。天其一乎。輕清上浮。孤而无偶。其德則易。其體則尊。二則屬之地矣。其德則簡。其體則卑。天地分矣。由是天爲陽而數之奇者皆陽。地爲陰而數之耦者皆陰。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其相因而不亂者乎。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總而計之。天數五。一三五七九皆奇也。地數五。二四六八十皆耦也。數之在圖。各有定位。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各以奇

耦爲類。如兄弟之相得。生成之序。各事其一也。一與六二與七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以奇耦參配。如夫婦之相合。生成之功。妙合以兩也。五奇積而天數二十有五。分之皆生成數。合之亦生成數也。五耦積而地數三十。分之皆成數。合之亦成數也。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十者成之極。而又有五則成。仍能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不巳在此哉。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變化之鼓盪。卽鬼神。奇耦生成。莫不有屈伸。莫不有來往。非理非數。亦理亦數。河

隨之妙
如此。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

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

聖人因之制爲揲著之法。河圖中宮五爲衍母。十爲衍子。是一皆能生十五。則能生五十。至用

以筴。則又止用四十有九。數起于一。莫尊于天。一故除一不用。自分二掛一。至于三百六十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皆此四十九筴之變化。而一不與焉。以明十百千萬。无不生于一。而一不化爲十百千萬也。則不用者萬用之祖。故其後方有所因而起。由是將四十九筴。兩手平分。左以象天。右以象地。未分者混沌之天地。既分者開闢之天地也。又取右手一筴。掛于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人得一以靈。人所爲有獨立乾坤之道焉。取右掛左者。教人親地而法天也。由是四四數之。以象四時之迭運。往過來續。相仍不窮也。由是將所餘者。扚于左手中三指之兩閒。以象積月之餘日。爲後來之閏者。如此。扚之又如此。扚之兩手所餘俱畢。而重起掛一。抑何故哉。閏者。不齊之數也。每歲氣盈六日。朔虛六日。三年以閏。尙有所餘。五歲則氣盈朔虛者統六十日。非再閏不可。此著筴所以必再扚而後掛也。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

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不惟有用之筴有所準。卽過揲之策亦有所準焉。老陽之策既用十三。則過揲者三十六。積六爻而皆以三。十六計之。非二百一十六乎。老陰之策既用二十五。則

過揲者二十四。積六爻而皆以二十四計之。非百四十四乎。則與三百六十之日。適相當焉。謂筴之揲爲四時。不可也。少陰用十七。過揲者三十二。少陽用二十一。過揲者二十八。積數亦三百六十。而此獨以老陽老陰言者。少陰退而未極乎虛。少陽進而未極乎盈。且舉此則彼可類推故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二篇謂上下經。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以過揲三十六計之。非六千六百八乎。其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與萬物之數。適相當焉。謂策之揲爲百物生。可也。陰

陽辨明。乃能授時而定曆。唱和情遂。罔非響應。而氣求始于一。終于萬。所以爲大衍之法歟。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

卦。揲既揲則卦可成矣。是故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四次經營始得或四或五或八或九而成一變。積至十有八變。七十二營始內外備貞悔全而成一卦。易者十八變之一也。三變成爻。十八變則成六爻也。八卦而小成。十八變者大成之卦。

然未有內不立而外能得者。九變而成三畫。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迨至卦體既成之後。視其爻之變與非乾兌離震則巽坎艮坤內體已定于此也。不變以爲動靜。方引其端已伸其緒。

一卦可變爲六十四卦。觸引伸之類。復加推廣。卦皆可變爲六十四卦。吉凶悔吝全備。無遺。聖人成能百姓與能。無不了微矣。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夫天下之能事何以畢哉。道者能事之所以然。德行者能事之當然也。吉凶之理。常苦難測。人事所以沾滯而難決。易則指其若何爲吉。若何爲凶。惠迪從違。昭然大明。

直有以鼓舞天下而不倦得之心。見之事。痛快活潑。將神之所爲。福善禍淫之至理。竟酬酢之如賓主。而且足助神化所不及。是著卦功用之大。亦成變化而行鬼神矣。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莫非變化之道。即莫非神之所爲。一知皆知。无所于知。河圖所以爲萬世文字之祖歟。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此章承上章之意。而歸功聖人。見易

之精變神由于聖人。聖人以神洩之。易精變即其神也。夫著法生于河圖之數。而變化皆神之所爲。聖人之功幾涖矣。不知聖人心統道全。欲以易理告之天下。先以易理洩之易書。于是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聖人以道而繫之爲辭。各指所之。是議事之則也。平常議論者則尙其辭。聖人以道而推之爲變。化而裁之。是任事之準也。隨時應事者則尙其變。聖人以道擬之爲象。觀蹟著物。制器者尙之。則可以盡創物之制。聖人以道決之爲占。極數知來。卜筮者尙之。則可以窮先知之神。此易有聖人之道四也。是以君子將

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此尙辭尙占之事。爲者見諸一身行者措諸天下。將則不動不能。欲動不敢。此時吉凶悔吝。一毫未明。遠近幽深。一毫未辨。故抱著問易。而有祝贊之命。易則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無論天下萬世。凡席瞬息。鬼神造化之莫測。人心思慮之不可究詰。吉凶悔吝。判然分明。无所不知。而且遂知。何精明也。何精密也。何精細而精靈也。

變。其孰能與於此。

此尙象之事。變則象之未定者也。君子當問焉以言之時。四營成易。是爲一變。先考左手所餘幾策。而參合于後。再考右手所餘幾策。而比伍于前。使四五八九有所稽也。三變成爻。必有其數。交而互之。則一左一右。總而挈之。

則一低一昂。使七八九六无所混也。然參伍以變。特一變而未成爻。通之三變。皆用此參伍之法。便成一畫。陽即天文。陰即地文。不宛然天經地緯。燦然而成章乎。錯綜其數。特一爻而未成卦。極之十八變。皆用此錯綜之法。便成六畫。事或當動。事或當靜。不即此陰陽純雜一定而不移乎。惟此易靈變。周通圓活。不滯。變爲天下之至變。故任其所得之象。變无不靈。應如斯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

神。其孰能與於此。

至精至變。孰非神之所爲乎。易指著卦。无思无爲。言其无心也。寂然者感之體。感通者寂之用。未用則辭占象變。隱其機。來物文象含其朕。一經分揲掛扚。則受命如響。而來物遂知。通變極數。而文象大著。是无思而无不思。无

爲而无不爲。神无方面。易无體矣。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夫易何以至精至變而至神哉。聖人爲之也。來物无形。何其深也。聖人于辭占極之。文象未判。何其幾也。聖人于象變研之。極非極之使淺深无不

潛之謂極。研非研之使著。幾无不中之謂研。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

速不行而至。

吉凶悔吝之理，若不究極觀之者，止得門徑而志慮隱微，終存格格，唯深則曲折，無不備具。一玩辭占，較若發蒙，臂中真是明覺透徹，故曰通志。天下事執定爲之，縱竭心力，仍多撓缺，唯幾則陰陽老少推移變遷，如珠走荷，相勢導窳，豈不可以立業而建功，故曰成務。且其所以通志成務者，藏于无象，妙于不測，辭占象變，叩卽應而觸卽覺，又何其不爽而速不行而至也。使非聖人，焉有如是之功用哉。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故

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正謂作易之功如此其大也。辭占象變不出精變外，精變不出神外，神不出聖人外，則易之所以神，正聖人之神其神也。

右第十章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

此章專言卜筮，其扼要在洗心退藏于密。聖人心易，不過附圖書以顯其所爲，通志定業斷疑，何莫非退藏中之靈機哉。易道之大，所以祐神而聖人用之以化天下，果何所爲而爲此也？天下之物蒙昧未明，甚至父師之教不

能入，帝王之令不能行，易書昭明吉凶之報，如夢頓覺，故曰開天下之物，自建侯涉川，以至纖悉不可枚舉，易斟酌從違之理，使之吉凶趨凶則避，不至有初而鮮終，故曰成天下之務，總不出吉凶貞勝，上自造化氣數，下至人心謀慮，千條萬緒，雖巧歷不能紀，卦爻一設，便自統括无遺，故曰冒，如斯而已，不如斯豈能已哉。惟易開物，故制爲卜筮，使之吉凶曉然，惟易成務，故制爲卜筮，使之趨避，劃然，惟易冒天下之道，故制爲卜筮，使志業中之疑根无不豁然，必至疑根盡斷，通始真通，定始真定，聖人功及天下如此。是故著之

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然不有聖人之心易。則何以爲作易之本也。易之用在著。著之所以藏變化者。當其未揲。陰陽老少圓轉不窮。又復神妙莫測。

也。著所值爲卦。卦必明白有別。然其德惟一定不移。所以知卦所生爲爻。爻必顯著告人。然其義惟隨時變易。所以貢此著卦。爻從心生。聖人不自有其心。反若借著卦。爻以洗心。神不露。知不發。憂患無痕。即共睹共聞之中。自涵不覩不聞之妙。愈洗愈退。愈退愈藏。故入太乙而不爲虛。通萬象而不爲遠。民之吉凶。直如身受。凶可患。吉亦可患。既得其吉。又嘆其凶。吉凶未定者來。退藏之神。有以知之。神運而不役。吉凶已定者往。退藏之知。有以藏之。知斂而不分。所謂无卜筮而知吉凶者。其孰能與于此哉。始古之聖人。乎聰明言其哲。睿知言其精神。武言其斷。天下愛惡相攻。遠近相取。情僞相感。何在而非殺機。聰明睿知。妙于退藏。則有吉无凶。有利无害。有得无喪。得其理而不假其物。是聖心渾之乎全易矣。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

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惟其有洗心之易。是以有著卦爻之易也。明天道洞吉凶之原。察民故發吉凶之變。神知光瑩。无不炯炯。乃因著而制爲四營之法。復因龜而

制爲五兆之法。前民用。正所以副帝寵而爲萬世開太平也。心恐其與物雜。故齊。齊者所以齊不齊之思。心恐其與物敵。故戒。戒者所以警不虞之患。聖人洗心退藏。有何不齊。有何不戒。以此齊戒。又何神之不明。神者易之靈。靈者神之聚。作卜筮以教人。更齊戒以考其占。如鬼神之能知來也。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

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大抵著之圓神。與卦爻之方知易。皆聖人神明中所自有。故神物與而立卦。生爻因之矣。卦有陰陽。陰之靜如戶。斯闔。則謂坤。陽之動如戶。斯闢。則謂乾。一

動一靜。互爲其根。是化裁之變也。剛柔之相摩也。時往時來。更无窮盡。是推行之通也。八卦之相盪也。其所以主宰于闔闢之間者。神也。象如象其物宜之象。凡宇宙間有色可見者。一陰陽也。器如形下之器。凡日用事爲有迹可據者。一陰陽也。其象而不囿于象。器而不囿

于器者，神也。此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之立法于天下也。神明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故在聖人，則爲聖人之神，利用出入在天下，則爲天下之神也。

易者

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而皆自有大極始。天下有洗心藏密之理，闢闢无其機，變通无其緒，合天道民故于神而明之之域，不得已而名之曰太極。兩儀者，始爲一畫以分陰陽，四象者，次爲二畫以分太少，八卦者，次爲三畫而三才之象始備。一每生二，有不假絲毫智力而成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此八卦即六十四卦之全體，吉定其爲吉，凶定其爲凶，當趨當避，雖未見諸行事，大業已生於此，孰非大極之所統也。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

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

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大極大則无所不大，法象莫大乎天地兩儀，所以號爲大闢闢，變通莫大乎四時四象，所以號爲大

往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八卦以坎離爲門戶，而明察難遁，崇高莫大乎富貴，大業以日新爲富有，而法制咸宜，況聖人爲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哉。因其已定之物，制而用之，生其創造之奇，開而成之，天下知見象形器之可以利民，莫大乎聖人。物理賾則討而究，人心隱則索而出，理數不可測，鉤之使淺，事或隔至千里百世，致之使近，定天下之吉凶，而使之趨避，不僊，聖人且知之何哉。莫大乎四營五兆之著龜，此與神物以前民用，尤吉凶與民同患之大者。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

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然豈聖人之彌作哉，齊成神明，出入咸用，神物之功也，而生神物者天也，天生而後聖人

則之也。有神物則有闢闢往來之變，而是變化者數之天者也。有神物則可定天下之吉凶，而是吉凶者象之天者也。有神物則有儀象，八卦而亦因圖書而作者也。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其位主合，其序主生，書以五奇數統四偶數，其位主離，其序主尅，圖筮其方，以象而

存數之體對待之易也。書著其圓以數而呈象之用。流行之易也。此圖書之相爲表裏而紋疇已括于畫卦之中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

也。卜筮成而民用可前。其陰陽老少之四象所以示人以所值之卦爻也。通天下之志也。有象則有吉凶。而愚蒙不悟。繫之以辭所以告也。定天下之業也。定之以吉凶則趨避機決。斷天下之疑也。易所以爲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之書也。

右第十一章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尙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朱子謂此節在此无所屬。今詳釋之。當與下六節共爲一章。蓋易獨此爻直說天祐。而所以祐者不言。即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形上形下天人合一。故爲神明默成者順也。不言而信者信也。以意包

象者。思也。化裁推行。舉措極蹟。鼓動使天下皆吉无不利也。大有上九曰祐。似乎天爲政。夫子解之曰助。則我爲主而天爲助矣。二所字權不在天人也。我之无矯拂者。即天所助。我之无欺僞者。即人所助也。信在心而曰履。順在事而曰思。內外交致。信順之極也。而又以信順尊尙賢德。无非信順之所爲也。滿而不溢。處有之道也。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

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夫易自羲皇而後。其闡發之功。全賴文周繫辭。而易道始大明于世。是聖人憂世覺民之心。正

託言而顯。言豈可少哉。乃書有限而不盡言。言含著而不盡意。聖人之意。竟不可見乎。非也。聖人見天下不過陰陽。立一奇以象陽。立一耦以象陰。而與民同患之意。千端萬緒。无不包括。則象所在即意所在。已明示天下以得意忘象之法矣。蓋天下最不容已者情。而僞參

之辨情僞則用言。因言而隨風會以動作者。利隨所動而自然趨吉避凶者。神也。皆聖人意所欲盡也。因象而重爲六十四卦。淑慝變見。備極形容。情僞盡矣。象辭及辭。稽實待虛。何言不盡。裁之爲七八九六之變。變則可通事機。擬而推行。便何利不盡。利盡而躍然趨避。誰得挽阻。民咸用之。而不知誰之所爲。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所謂神也。又何立象之不盡意也。

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元所不盡者。六十四卦之象。而乾坤兩畫已足盡之。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乾坤毀謂卦畫不立。乾坤息謂變化不行。是故形而上者謂之

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象之所在皆道。而人徒作形觀。抑知

形而上即道。形而下即器乎。其變而通之。无別法也。因其化而裁之即變。因其推而行之即通。因其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莫不知所變通。即聖人開物成務之事業立矣。象豈容已哉。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

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

凶。是故謂之爻。

是故夫象。非形下之器也。道所從包。變通事業所從始也。有以見天下之賾。賾仍歸一象之中。有爻有以見天下之動。動仍歸靜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

者存乎辭。

又何疑設卦以盡情僞與。夫繫辭焉以盡其言。有別說哉。卦即象也。見道于賾。極天下之賾者。豈能外卦辭即爻也。見道于動。鼓天下之動者。豈能外辭舍之不可執之不可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

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道藏于通變。化而裁之者。豈能外變。推而行之者。豈能外通。聖人立法之妙。有雖欲辭之不得者。然

盡利仍須盡神。聖人既有事業，我可無德業哉。神而明之，得意而忘象，見道而不見器，直與聖人合而爲一，故爲其人无所作爲。渾然順適，不假言說，眞信不疑，是天人互藏于心，而思慮通融无黨者，則存乎德行而已。易果非書言所能盡，何獨于自天祐之一爻，不深究其所以然哉。

右第十二章

繫辭下傳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此章特揭貞一二字。本爻象之剛柔，明天地之易簡。天地總此貞一體，天地之功業，爲帝王之仁義，聖人總此貞一也。易言象，爻言變動，言吉凶悔。

吝言剛柔變動，種種不一，要皆天下之自然。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方成位。列陰陽純雜之象，已在其中矣。各因一卦，而以八卦次第加之，爲六十四，六爻又已在其中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

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有象爻則有變，剛柔相推，而卦爻之變往來交錯无不可見。聖人因其如此，而皆繫之辭，以命其吉凶，則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動藏于繫辭之中，辭不有吉凶悔吝乎。然必因卦爻之動而後見，或本卦或之卦，或老爻或少爻，一撰著則躍然不可揜也。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

當其未動，一剛一柔，各有定位，及其既動，則剛

變而通乎柔，柔變而通乎剛，時之所

吉凶者，貞勝者也。

要之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相勝不已，而必以所正爲常，一貞可以勝萬變，論道義，不論禍福也。

天地之道，貞觀

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此貞實本于造化。天地之道，消息盈虛，至變也。而以貞爲常運。日月之道，晦明弦望，至變也。而以貞爲常照。天下之動，其變无穷，然順理則吉。

逆理則凶。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一者何？易簡是也。乾爲天道，而確然示人者，易。四德通復，得一以清也。坤爲地道，而隤然示人者，簡。承天時行，得一

以寧也。所謂貞觀者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乾坤既以易簡示人，爻象豈能外之乎？因而重之，爻效此易簡而已。八卦成列之象，像此易簡而已。

爻象動乎內，吉

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所以著方揲卦方求爻象之消息當否。一動乎內，而或吉或凶，已見乎外矣。爻象中老少純雜，即謂變。雖功業未奏，而趨避已決。夫以天下之功業，全繫乎變中，吉

則天下受其福。凶則天下受其禍。知之何可以不貞？聖人繫辭焉而命之，豈好爲是喋喋哉？世變愈煩，知故愈多。日奔趨于內，悔吝之途，而吉事絕，聖不得不詳盡其辭，使人知所趨避，憂世覺民之情，不見于吉凶之辭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

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聖人之情，既見乎辭，功用可與天地參矣。天大生地廣生，發榮滋長固生，霜摧

雪，隕无非生也。聖人體天地之德，以生天下，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變化育位。非聖人之大寶乎？位誠不可不守，而守位曰仁。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人誠不可不聚，而聚人曰財。立成器爲天下利，固民所不約而赴者也。至于財而聖人之憂患方深矣。蓋財者起爭之端，好勝所至，吉凶悔吝，悍然不一。舍其本趨而時乘乎動而生變，必九賦九式量入爲出，使兼井无所肆其開闢，邦國不得擅其節制，而又六德六行有其教訓，五刑五罰有其禁飭，所謂合天下以歸貞一者也。義也，天地秋冬似忍而閉關正以養暢茂。聖人義正似嚴而肅殺，即以佐生成。大生所不及者，聖人之仁。乘乎位，大寶所不及者，聖人之情。見乎辭，所以知有凶，始凜凜于吉，細有卦爻變動，始切切于貞。是聖人以易簡示天下之苦心也。

右第一章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即上章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實作用也。聖人體皆易，任所創制，无不賅合。五帝心傳，傳此而已。以包犧而王天下，巍然參天。

兩地之規模，大開法眼，仰則觀日月星辰之象于天，俯則觀山川陵谷之法于地，觀鳥獸希革毛氄之文，天產之物，飛陽而走陰也。與地高下原隰之宜，地產之物，動陽而植陰也。近取諸身，精理俱備，遠取諸物，性命各正。此包犧開闢天地之大學問，非專爲畫卦也，不得已而教人，于是始作八卦，開萬世文字之祖。大極本體至精至粹者，德以健順，動止通之精入无形矣。萬物相通相感者，情以雷風山澤類之，蟲及有象矣。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天生聖人爲生

民主，使人知自別于禽獸，爲網罟以佃漁，非徒鮮食之利，抑亦去其害而安其居也。衣裳辨分，書契防欺，皆本諸此而加詳焉爾。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耨耨之利，

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有鮮食不可无粒食，故耒以運耜，耜以動土，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包犧木王，其用在火，神農火王，其用在土也。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

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網罟設而魚鳥集，耒耜制而穀粟興，不彼此互通，其利必壅，故市道定于日中，而有无互濟，是上明而下動，市人惟利是嗜，必噬之而後合者，爭多寡，權子母之謂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

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上古風教渾樸。至此不得不厭固陋而思文明。是其變也。聖人通之以禮樂法度。而民鼓舞樂趨。若或使之。所以然者。豈聖人之自爲哉。蓋因風氣之自然變化。而无爲。民自相安而宜之也。大凡天下之理。盈極必虛。消極必息。則不阻塞。而百年元弊。合乎易。即合乎天。不僂民宜。吉无不利也。本草衣皮裳之制。而辨服色以別貴賤。天下已熙熙大治。洪荒之後。另闢乾坤。神化不測。不有取于乾坤乎。

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衣裳之垂。遠邇觀化。又慮阻險之不通。有舟楫則天下如一家。渙者。聚也。服牛乘

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舟楫因植物之材。而川通。牛馬因動物之性。而陸通。穿鼻絡首。各隨其天也。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川陸既通。暴客

或至。又不可无。所以禦之。象地險爲重門。象雷聲爲擊柝。豫備何其至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民粒食矣。又使之精食。小有所過而利人者也。弦

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既有仁以育天下。又有義以正天下。弧矢及遠。威暴正。所以仁良。利執尙焉。守重門則戰守互用之法。裕耕諸則兵農合一之政也。上

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患難既靖。民居不莫。何以安乎。棟直承而上。宇兩垂而下。壯固甚矣。古

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衣食宮室。所以養生。又制葬禮。非途

死大事而過于厚者乎。終天問極之報。聖人固不嫌其大過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終之以書契。其同文

之化乎。言有不能識者。書識之事。有不能信者。契驗之。綜核明而臣工肅。是非昭而情僞見。所以決去小人者。豈不盡哉。爲之者創始。易之者增華。皆通變神化所必然。諸大聖人所以統天地人物于一身通神明類萬物。究不過爲百姓謀生全而已。易卦何可不深思之也。

右第二章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上章制器尚象。純是虛空影似。聖人恐人執定成心。故點出象字。又點出像字。即象爻各有其辭。吉凶悔吝。悉地詳悉。无非稽實待虛。仍歸之一象而已。易始于伏羲。畫奇即陽之象。畫偶即陰之象。象

豈懸空。固實理之形容也。象者。材也。德體象變。所以言一卦之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天下之動至繁。爻能一一倣而效之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當立象盡意。吉凶悔吝已藏其中。有文王之象。周公之爻。乃發生顯著于天下。而通志定業者。不能外易。所以爲有用之書也。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此章見卦畫有關於世道也。伏羲八卦。皆起于三畫。乾坤之純而不雜。無論矣。震坎艮爲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爲陰卦。皆一陰二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陽卦以奇

爲主。陰卦以耦爲主。以之爲主。則不得不不少。以少御衆。易之理也。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有數必有理其

陰陽淑慝之德行。何也。易之大分。陽貴而陰賤。一人建極。萬邦歸命。陽明用事。君子之世界也。政出多門。民无定主。陰濁用事。小人之世界也。扶陽抑陰。固聖人作易之微權與。

右第四章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章言聖人之心學也。

學本微，參之以思慮，則幾入于危，故得其幾者，藏而動，危而安，致一于天地萬物之間，而所修皆全，不得其幾者，不度勢而困，不察小而滅，負刑于折足覆餗之下，而勿恆示戒，知幾者无心，庶幾者有心而轉于无心，是之謂天下何思何慮。首四節引成九四爻辭而釋之，憧憧往來，豈茫无知識者哉？正極用思慮之人也。思慮過多，驢希神化，而日用精切之功反遁，抑知天下空體也。以天下還天下，何用思？何慮？大極止此一理，但事至物來，不得不有各行之路，人心原无二致，而應事接物，不得不有虛變之幾，究竟殊塗，仍是同歸，百慮統此一致，何思何慮爲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

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往來者莫如日月而明生，无心往來者又莫如寒暑而歲成，无心成功者退將來者進明生，歲成天下未嘗不享其利，大抵皆感應自然之常理，无容思慮爲也。

尺

蠱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世未有下學之功不至，而頓能上達者，試觀尺蠱必屈以

求信，龍蛇必蟄以存身，而聖學可易言乎？精研其義，至于入神，屈之至也，然乃所以爲出而致用之本，利其施用，无適不安，信之極也，然乃所以爲入而崇德之資，精者握同以觀殊，得一而御百，致用則用通于一致，利用者以致爲利，迎刃而解，形不勞而神不擾，則窮極根深，天下理得，所謂內外交相養，互相發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下學之事，盡力于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无所用其力矣，至于窮神知化，乃德盛仁

熟而自致爾。神由我主。化不可爲。究不過精義利用盡之。又何思慮之有。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

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

釋困六三爻義。君子精義利用安身。日入乎神。小人見利名辱身危。日迫于死。

易曰。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釋解上六爻義。君子之去小人。有才略而急于見功。必反爲小人所中。隼象小人之姦險之性。弓矢象君子道德之威。然非善藏其用之人不可。

大智若愚。大勇若怯。待可動之時而後動。理无結礙。出始有獲。上六之无不利。正謂其成器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

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釋噬嗑初九爻義。小懲而大誡。聖王爲小人造福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

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弗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

何校滅耳。凶。

釋噬嗑上九爻義。惡起于微。禍成于積。无傷者敢心爲之也。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

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釋否九五爻義。危安

者位。存亡者身。治亂者紀綱。君子身當休否之時。既已目擊其艱。而又深明乎循環之理。故其亡其亡。擊于苞桑。終身不忘今日。所以休否者而已。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

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釋鼎九四爻義。自古誤人家國。不在无才智之人。反在小有才智自恃以爲能者。故无德无智无力者不足責。而聖人所責正

德之薄。智力之小者爾。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

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

之望。

釋豫六二爻義。功名富貴場中。有一定不移之理。就其至幽至微。則謂之幾。就其通動靜貫有无而不可測。則謂之神。涵養此心。空空洞洞。我即幾而幾。即我上交自爾不諂。下交自爾不瀆。蓋絕其萌于詔瀆未發之先。其知幾乎。然幾豈易言哉。動則顯。不動

則靜。初念方發。依然繼善成性之元。悔吝俱无。焉得有凶。是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之真。赴之勇。極力幹旋。寧俟終日。觀易豫二之言。堅確凝定。其介如石。而後此體常明常覺。可與言幾事之縝密者微也。微中有幾。發渾者彰也。彰中有幾。委順者柔直。遂者剛也。柔剛者各有幾。一知盡知。惟知則斷。惟斷則神。

其孰能有此入豫而不沈溺者哉。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

復。无祇悔。元吉。

釋復初九爻義。聖人神于幾。顏子近于聖人之幾。學不能先明乎善有不善。必不能知。即知亦意之而已。故唯顏子乃知有不善而隨覺隨化。與動之微。吉之先見何異。故曰元吉。

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釋損六三爻義。借天地男女以發致一之理。一者幾之未分者也。去其間

而推極无間。則氣交形交。總是生生。一致者自然之宗。致一者推極之力。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

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

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

釋益上九爻義。君子秉益道以治天下。立心有恆。其身順適而安閒。其心坦白而和易。其交聯合而无間。平日功深。故能行无不得。若事不順理。而悍然必行。則危以動也。誰其同心。知其非不免惶惑。猶強人從

令。則懼以語也。誰其率俾。況恩非素結。信非素孚。而使人輸財供役。不與必矣。豈惟不與。有不忍言者。恆願可緩乎哉。損得致一之真。幾益反得无恆之妄。幾可見欲安身以保國家。勝大任去大姦者。于義貴精。于善貴知。不誠不明。憧憧何補。宜乎身名俱敗。罪惡難掩。危亡之接踵也。

右第五章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此章明後

天之易之。有功乎先天也。惟雜則人疑其小而遠。曲而肆。不知爲民苦心。不得不如此。猶之乎體天地通神明也。先天伏羲。畫奇爲乾。畫耦爲坤。其六十四卦從出之門邪。門則已開。不得不雜之勢矣。陰陽各有其體質。故曰物陰陽總本乎大極。故曰德合之者。互根而不容已。生四象。生八卦。小成之剛柔有體矣。八卦相盪爲六十四。大成之剛柔有體矣。風雨露雷。天地之可見者。易之山澤。雷風足以體之。天地之撰。皆本陰陽。即神明之德。易之健順動止。又足以通之。人見易之精奧无倫。抑知其无所不有也哉。其稱名也。

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後天之易多其名稱或馬或龍總皆至理雖雜出而不差繆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及也世衰則民愈踴陵事愈反覆不得不慮之周說之詳豈好爲此瑣瑣哉。

夫

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所以易中无所不有造化已然之迹曰往人事未然之兆曰來易則彰而察之而日用云爲必根諸理神化性

命必託諸事是又微其顯闡其幽也從此開闢混沌而貴賤上下必使之實稱其名飛走服用必使之分從其類言有是非之鑿鑿辭有吉凶之朗朗又何天下之道不具備也。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指遠其

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稱名雖在一節而取類則關陰陽淑慝之大分所指者天地神明之遠而辭則儼然章明其言曲引旁通而皆

刺中人身之利病其事排比恣肆如言龍即有潛見飛亢言鴻即有干磐陸陵而皆備陳陰陽之精蘊凡此之雜而不越者何所因哉時當衰世民心貳矣有吉即有凶且有悔吝故繁辭以教人趨避明其失得之報夫君子脩身制行寸心自知何必言報言報而世事可知也先天之易原有關於民行後天之易究之明此陰陽此所以俱有功于天下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文王之易既有感于民世民行之不濟其所爲明失得之報者正不在臨事之趨避而在平日之進修故特舉九卦以明處憂患之道也夏商之末易道中微

文王拘于羑里而繫彖辭易道復興身嘗艱辛其言不得不痛是先天下之憂而憂者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恆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

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易卦无非脩德之助。此九卦尤其最切者。試以其序言之。所履惟禮。上天下澤。定分不易。必謹乎此。然後其德有以爲基而立也。謙者自

卑而尊人。又爲禮者之所當執持。而不可失者也。復則心不外而善端存。是立天下之大本。恆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是藏其身于至固。懲忿窒慾以脩身。則損所當損。遷善改過以長善。則益所當益。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履

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恆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

巽稱而隱。

九德之妙何如。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人。乃已。德光不可掩。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恆處雜而常德不變。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皆相反而實相成者。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恆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其用果何如哉。行不本禮。

事多乖舛。履則發皆中節之和也。天下節文度數。本之乎謙恭善下之一念。實則所以裁制之者。知爲自知。靈光不滅。聖狂介在危微。人禽判于幾希。以天動不以人動也。德惟一動罔不吉。恆則勿二勿三。風雷交變。而立不易方焉。每見愈如突颶。來不及捍。慾如結絲。刷不可去。遠害之難也。而損以遠害。動則如天地之无方。巽則如毛髮之暗滋。與利之妙也。而益以興利。遭險日甚。天人之介愈明。更事日多。利害之故愈晰。怨當思所以寡之。不資深。不居安。何以待用。惟止水能鑑物。恰可隨時義。當思所以辨之。聖人經權互用。權仍歸經。如春風之披。奧窔皆入。故精義入神。正无適无莫之妙用。爾有此以反身脩德。可以處憂患矣。彼英心盛氣臨事者。豈過人之才乎。

右第七章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承上章

處憂患之道而言。論德則自經而權。論道又自變而常。所以明全易无非使人知懼之旨也。遠猶忘也。屢遷正見其不可遠。陰陽流行于卦之六位。九或居下。六或居上。九或居柔。六或居剛。唯變所適。果可爲典要乎哉。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

知懼。適出適入。皆道之宜。出宜入而確不可踰者。順度則吉。逆度則凶。欲不懼何可得。若或使之。

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

但言出入。猶參禍福兩途。言憂患。則懼之尤凜凜者。明憂

患并與憂患之故而明之。雖无師保。常臨父母。戒懼之至也。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惟先有此懼心。抱著問易。因卦爻所值之辭而揆度其方向。則出入之度。

憂患之故。昭然大明。向之不可爲典要者。既有典常之可守。此之謂真不可遠。苟非知懼之人。道豈虛行乎哉。

右第八章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此章專論爻畫之不可不觀。見周公之有功于父王也。易書有卦。原統六爻而爲質。原其始。要其終。則內外備。貞悔全。何

以爻分而爲六爻。初三五陽也。九居之。六亦居之。二四上陰也。六居之。九亦居之。惟其當如此。則知此時成之道。各不可誣。卦有定體。爻无定用。讀易者信不可不玩爻矣。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

之。卒成之終。

試觀初與上之時物。初則意義玄遠而難知。上則脈理昭宣而易知。何哉。本難而未易也。因想當日聖人之繫辭于初。則商度其當假何象。當著何占。至于上。不過因初擬而卒成之爾。初上之時物固然也。

若夫雜物撰

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初上亦有物。亦有德。亦有是非。然而未備也。若夫剛柔錯齊之物。陰陽淑慝之德。雜而列之。攢而攝之。其中消息當否。一一剖辨。非中四爻不能盡其委折。故有初不可无二三。有上不可无

四五中四爻之

時物固然也。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象辭。則思過半矣。

上文既備言時物之妙。不覺慨然發歎曰。總六爻之辭而玩之。天道存亡。人事吉凶。

皆居然可知矣。惟知者則不必六爻。但觀其象辭。而吉凶存亡。思已過半。天下不皆知者。六爻何可不備哉。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

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

其所爲雜物。辨是與非者何如。請以二四論。同功謂皆陰。異位謂遠近不同。功者力量之所能。善者時位之所值。譽與懼隨其位而自盡其事。皆人臣之善物。而四多懼。以其近君。

有凌逼之嫌也。夫柔之爲道。非得陽剛爲依附。則元以自立。本不利遠。而二乃大要得无咎者。以其柔中也。知二之无咎在柔中。則四之多懼。豈獨近哉。

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

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請再以三五論。同功者皆能任天下之事。貴賤者君臣之大分也。貴則權獨操而職其要。合天下之功。皆一人之功。賤則聽命陳力。不避艱險。故常任其凶而不辭。要之柔則危。剛則勝。蓋君與臣既同心以負天

下之重。時至事起。剛德乃克。不則未有能免于危者。又不以貴賤論矣。遠近貴賤者物。柔中柔剛者德。譽懼凶功或无咎。或危與勝者。辨是與非也。此觀象辭者不可不玩爻辭也。

右第九章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上章

論爻辭。此章論爻畫。易之含蓋者廣。包括者大。且又纖悉畢具。即專以畫論。三畫方具。天地已俱在其中。兼三才而兩之。則天有陰陽。人有仁義。地有剛柔。故不得不用六畫。六畫豈有它哉。猶然三才之道也。靜而能動曰極。極者主宰獨而能兼曰才。才者作用。下節文物吉凶。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畫之所在。道之所在也。道有變動。爻以已盡。效之爻者。三才之迭運。上下有辨。貴賤

有差。物者三才之散殊。剛來文柔。柔來文剛。文者三才之錯綜。文則豈能各當。天地不能皆祥而無災。人道不能皆得而無失。吉凶者三才之貞勝。信乎易之廣大悉備也。

右第十章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爻辭及畫。皆以發明易道。而外內知懼。抑烏可自己哉。故此章又統承諸章。從文王之虞憂患者。痛加儆省。非末世則情僞不若是之滋熾。非

盛德則體易不若是之透切。親見紂之逸樂肆志。將有傾亡之禍。故爲此危辭。以儆天下後世。危懼故得平安。慢易則必傾覆。兩使迴環。所以可危。提出道字。世无偶至之福。亦无倖免之禍。百事不廢。其大何如。懼以終始。千聖實過之心法也。此憂世覺民。不能自己也。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恆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恆簡以知阻。

此章言聖人心與天地合德。故能成天地之能。以前民用也。聖人陰

陽合德。自其秉陽之性。則爲乾健而不息。則所行无難。故知夫禍患之險。非險也。而是險于一念之私。知險必不陷于險。且有以知天下之險。自其秉陰之性。則爲坤順而不拂。則所行不煩。故知夫變故之阻。非阻也。而莫阻于物欲之閒。知阻必不困于阻。且有以知天下之阻。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當其无事。知險知阻。皆此心自得之真。及其有事。即此通泰中。復有謀畫詳密。莫可參雜。諸侯物主有爲者。

也。研諸侯之慮。以通天下。而吉內定于斯。輟輟成于斯。定與成皆關乎天下。所以爲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非聖人安能若此者。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既設心研慮。又

豈待卜筮而知吉凶乎。天有風雨露雷之變化。人即有日用酬酢之云爲。人有日向高明之吉事。天即有休徵滋至之禎祥。聖人于變化云爲一定之器。一比度而知其或吉或凶。何以銷弭。何以迎迓。于變化云爲未定之來。一考驗而知其有祥无祥。何以幹旋。何以敬奉。知險知阻。所以知器知來。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聖人固有全易。然使聖人能之。而百姓不能。究屬聖功之缺陷。不得不制爲卜筮以教天下。天地者。易知簡能之本。

但舉此理以告人。即天地亦窮于不能。卜筮正所以成其能也。不特謀之于人。又必謀之于鬼。百姓皆得以與其能。又何險阻之不盡去哉。知以啓能。能以示知。皆恆易恆簡中自露之靈明。自運之變化而已。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

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作易成能。使人知吉凶。爾初畫八卦。僅以象告。百姓未必遂知險阻之情。雖有爻彖始以情言。然所言即此卦畫中之剛柔交錯。而當否互異者。此吉凶所以可見。而百姓所以與能也。

變動

以利言。吉凶以情遷。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

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有卦爻以立其體。必有變占以達其用。著之方撰。陰陽老少俱无定。可謂變動矣。然趨避之機已寓著之既撰。陰陽老少俱有定。可著吉凶矣。然得失之故不同。情遷果何如哉。卦爻有中正相與者。道

義之交也。愛相攻而吉生。不以中正相與者。私情之交也。惡相攻而凶生。吉凶之未萌者。悔吝。吉凶之方萌者。利害。生則无所不生。中正當近而處。反遠情。兩必悔。求之不得。必吝。不中正當遠而處。反近情。乖必悔。繫累難免。必吝。中正者。情必摯。不中正者。情必詐。其利害又得。猶可。近而不相得。則禍亂叢生。此吉凶所以情遷也。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

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然不觀人之情遷。何以知卦之情遷乎。方離正道。良心未死。辭必慚愧而難安。以心疑似。不敢確據。辭必兩歧。而不一。養定者安。以舒其辭。簡以默躁人。則輕率不能自禁也。誣善者。姦而雜其辭。浮而亂。失守則理短。而持之无故也。六辭之中。吉一而叛疑。等居其五。所以吉凶悔吝之分。吉一。

者姦而雜其辭。浮而亂。失守則理短。而持之无故也。六辭之中。吉一而叛疑。等居其五。所以吉凶悔吝之分。吉一而凶。悔吝居其三人。心險阻。于斯爲極。聖人作易成能。直與天下同登易儲。是以爲天下之至健。天下之至順。

右第十二章

易經通注卷四

奉敕撰定

說卦傳

數聖取象各有不同，故說卦所言圖說廣衆，不必盡同于先聖分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各自承之則坦然明白矣。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

下數章說先天後天諸圖，以明八卦而不從河圖說起，安得原八卦之始，此章蓋言河圖而以蓍數發之也。夫蓍何從生乎？聖人腹中蹈和體信達順以一心之神。

明通造化之神明，靈氣所鍾著從生焉。神明者遂知來物之妙，幽贊者退藏于密之功。

參天兩地而倚數。

揲蓍所自起，則因乎河圖之數也。參天者，天一三三五也。兩地者，地二地四也。一一三四五爲生數，六七八九十爲成數，成本于生，故

一三五相倚而爲九，即老陽之數。二四相倚而爲六，即老陰之數。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爲七，三四爲七，則一天而一地矣。一一三四爲八，一二五爲八，則一地而二天矣，皆不謂之參天兩地也。因七八九六之數，以定陰陽老少之畫，所以爲立卦立爻之本。

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揲蓍之後，概觀其爲純陰純陽，雜陰雜陽，卦已植立而不

移矣。又詳而發揮之，何爻剛，何爻柔，何爻太剛少柔，何爻太柔少剛，當動之爻，又從此生出而已矣。有卦有爻，何理不備，蓋天下存亡吉凶，易簡健順之理，存之爲德，率之爲道，其中參伍錯綜，原有自然之宜，即是義。聖人從卦爻中寫出，不乖而和，不拂而順，又一一分曉。

條貫井然。而理于義焉。道緣義之散布萬物者。理也。生而有之者。性也。統出于上天於穆之元者。命也。聖人究極事物之理。盡己之性。盡人物之性。直與天地體合而無間。豈非作易之極功哉。不有河圖。何以至此。此河圖所以洩天人之奧也。

右第一章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此章說伏羲二橫圖之妙。與廣大悉備章之論爻不同。小橫圖自乾至坤。

大橫圖自乾至復。自姤至坤。由一而三。兼三而六。豈不甚紛且錯。然皆自有次序。不必用力安排。何其順成。性者一定而不移。命者流行而不已。性命即命。即性順而出之。則無窮。逆而收之。則一而已。性命之理。何如天。非以象立也。有立天之道焉。靜專動直。合而常運。地非以形立也。有立地之道焉。靜翕動闢。合而常凝。參天兩地者。惟人。得陽剛之脈。元氣淋漓。得陰柔之貞。裁制凜烈。則人之道所以立也。易何以順之哉。三畫已具。三才又各兩其畫。故六畫之六十四卦。无非順性命之理者。分陰分陽。陰陽之定體。性之所以各正而不易。迭用柔剛。剛柔之變通。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經緯錯綜。縱然有文。初二即地之剛柔交錯。三四即人之仁義兼濟。五上即天之陰陽互運。此伏羲大小二橫圖所以非彌作也。

右第二章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此章說伏羲圓圖之妙也。夫天上地下。日東月西。山鎮西北。澤注東南。風起西南。雷震東北。此造化自然之迹也。伏

幾作圓圖。何嘗擬定方位。而填入卦于其上哉。但以八卦橫列。无以象陰陽消息之運。故中分左右而圓之。而卦位適當其處。若出于安排布置者。乾南坤北。是天定位于上。地定位于下也。兌居東南。艮居西北。是山根于地。澤接于天。通乎天地之氣也。震居東北。巽居西南。是雷從地起。風從天行。互相衝激而不停也。離東坎西。是水本剋火而生火之母。則火又從水生。火剋水之母。而土金相生。則水又從火生。相剋之中。實寓相生之理也。由是八卦相錯。而既往之事。將來之機。皆在其中。大圓圖總不出小圓圖。所謂先天之學也。數

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大圓圖既不出小圓圖。其配合氣數。又有不當。自乾爲首者。蓋圖本中起。則中分者萬事從心之義。卦從復起。則流轉者天開于子之義。自一陽始生之復。起冬至節。歷離兌之間。爲春

分。以至于乾爲純陽。是進而得其已生之卦。如今日覆數昨日。故曰數往者順。自一陰始生之姤。起夏至節。歷坎艮之間。爲秋分。以至于坤爲純陰。是進而推其未生之卦。如今日逆計明日。故曰知來者逆。若論生出之序。逆者固逆。順者亦逆。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巽五而後有坎六。有艮七而後有坤八。不知性命之順者。難以蕃衍于生成。不知性命之逆者。无以冥合于大道。返照逆流。結輿氣實。卦圖已示人以歸根復命之法矣。不

右第三章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說先天方圖。又有以妙造化之功也。先天八卦

次序中。始震巽而始終于乾坤。不特與造化之節氣相協已也。震爲雷。雷一動而萬物發生。巽爲風。風一散而萬物解體。是生物之功已在此矣。次巽者坎。萬物得之以潤澤。次震者離。萬物得之以暴照。是長物之功又在此矣。次坎者艮。萬物皆向于收斂。次離者兌。萬物皆保其太和。是成物之功。又无不在乎此矣。然必有所以君之者。乾居圖始。爲造物之原。凡動者散者潤者烜者止者說者。皆統攝于乾。而分職以聽。亦必有所以藏之者。坤居圖終。爲養物之府。凡以動以散以潤以烜以止以說。皆包涵于坤。而乘時以出。出機者氣之行。故舉

其象入機者質之具故舉其卦上天地居首此乾坤殿後天地與水火交錯也上山澤居次此艮兌居三山澤與雷風交錯也上雷風居三此雷風居首雷風與天地交錯也上水火居終此兩日居次水火與山澤交錯也體有定而用无定也

右第四章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此章說後天圖圖將伏羲八卦更換變通亦未始不合造化之功用也卦

之德方以知地有四正四隅即乾坤亦與六子並列各主宰乎一方此節則統以氣機之出入爲言也帝者天之主宰即氣機之不可見者方其萌動自无而有乘震以出矣至于巽則自微而著氣機截然畢達至于離則氣機顯著昭明而不可掩坤居之方氣機竭盡而無餘兌居之方氣機保合而不散至于陽微陰盛氣機不免揅擊而戰非戰乎乾乎天地閉塞氣機惟有慰勞相氣非勞乎坎乎艮則今歲之氣機賴此收斂來歲之氣機由此發端震又不相尋而用事哉以統臨謂之君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尊一乾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如長子故後天卦位宗一震此乾退老西北則震居正東而司其權皆尊陽之義也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

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

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帝之出入。觀之萬物而可知矣。氣機一動。萬物即與之俱出。正以震乃東方。正三陽開泰時也。賁始之後。帝齊乎巽。萬物亦齊乎巽。春夏之交。句者露出。萌者畢達。且鮮妍而且整齊也。離也。

者明盛之義。物物暢茂條達。相見于南。訛之候。時當大夏也。聖人之聽天下。位必南面。明目達聰。乃可顯禮樂教化于天下。乘龍御天。終始大明。繼離之主。依然剛健。正有取乎此也。坤不曰西南而曰地土。旺四時也。當此南火方熾。西金復烈。必有土以溫其中。則相尅化爲相生。萬物不亦致養乎。坤于帝爲君臣。有申命之嚴。故曰役。坤于物爲母子。有推解之恩。故曰養。養盡萬物。生我劬勞。坤事畢矣。帝之致役。亦于斯可見矣。兌爲正秋。氣化收斂。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萬物至此。欣暢各足也。乃戰乎乾。抑又何說。西北之卦。時介秋冬。陰陽搏擊。萬物亦隨肅殺之氣而彫零矣。坎于五行爲水。其位正北。水氣停滯。萬物至此。无說不恬。无戰不寧。皆寂然歸根復命也。艮于五行屬陽土。故能治水之淫。冬春之交。生意由是而終。復由此而始。所謂動靜无端。貞元相續者也。而帝之出入。皆可知矣。後天八卦。豈不至妙也歟。先天定位。爲尊卑貴賤之體。故卦之純氣中。氣居四正。偏氣雜氣居四隅。後天交易。爲升降往來之用。故卦之交者居四正。不交者居四隅。

右第五章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此章合先天後天之圖。而總歸之于神也。神與帝有辨。五方之帝。主宰各有專職。上天之神。玄妙原无定位。後天之圖。乾西北。坤西南。聖人恐人泥乾坤于一隅。而深明其无方。故直去之。而專以神言。不但乾坤无定位。即六子亦安。

得有定位。後天之震居東。而先天之震則東北。後天之巽居東南。而先天之巽則西南。後天之離坎艮兌。亦種種與先天不同。曰動曰說。曰說曰燥曰潤曰終始其流行之位則如此。曰相逮曰通氣曰不相悖其對待之位則如彼。可見六子亦无方所。亦无專向。所以能變化成萬物。而如此其神也。合二圖觀之。六子之位。皆乾坤之位。六子之功。皆乾坤之功。乾坤雖不言可矣。坎水屬陽。故兩自天而下。謂之潤。兌水屬陰。故澤自下而滋。謂之說。

右第六章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此章因下文說八卦之象。故先言其性情如此。象者其似性情其真也。專本卦畫立論。乾純陽故靜專動直。坤

純陰故靜翕動闢。震陽起于下。故性奮發而作用果決。巽陰伏于下。故性沈潛而機致婉轉。坎則陽陷陰中。中藏不測。而外示詔晦。離則陰麗陽中。內體文明。而外麗輝光。艮陽極于上。故止靜定動亦定也。兌陰見乎外。故說內和外亦和也。所以通神明在此。所以類萬物亦此。在

右第七章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此章說遠取諸物。馬健而行不息。牛順而勝重載。龍靜息于地。勢重陰之下。與地雷同其寂。雞出聲于天氣純

陽之內。與天風同其感。豕外污濁而內剛躁。雉外文明而內柔順。外剛能止物而內柔媚者。狗也。外柔能相說而內剛狠者。羊也。

右第八章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此章說近取諸身，首會諸陽尊而在上，腹藏諸陰廣而有容，足在下而善動，股兩垂而善隨，耳輪內陷，陽在內而聽，目睛外附，陽在外而明，手剛在前，艮陽止于上，口開于上，兌陰折于上，故不能自強不息，是无首也，不能厚德載物，是无腹也，不能脩省而妄動，不能申命而輕隨，不能常德行，習教事，繼明而照四方，不能思不出位，朋友講習，是无足无股无耳目无手口也，獨不言心，心合八卦，爲德者也。

右第九章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此章說文王八卦次序之圖。乾坤六子，原有父母男女之名，稱之者尊之也，謂則彼此相謂，不敢同于尊之辭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男女分子所得之陰陽，少長列于所得之先後，原二老既尊卑之有等，推六子又長幼之有倫，易誠正名定分之書乎。

右第十章

乾爲天，爲圓，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馵馬，爲木果。

此章廣八卦之象，正恐人之泥

于象也。常人見物不見道，賢人見道不見物。聖人不見爲物，不見爲道，而充之非物，充之非道也。天地定位以下八章，皆言先後天不易之正象。此八節則正變兼之有取之卦體卦象卦德者。有取之卦位卦氣卦行者，或天時天文地理，或人倫人事器物，或草木昆蟲鳥獸，大約本卦之卦互卦倒卦伏卦則有五體。全象正象反象變象複象似象因象則有七義。又有不言而互見者，通神明，類萬物，果其有定局乎哉。天純陽至健，其體則圓，運而無極。君首出，父資始，乾之分也。玉純金粹堅剛，乾之德也。後天位居西北，其氣嚴凝積寒，則爲冰。先天位居正南，盛陽之色，故爲大赤。乾之卦氣也。良馬性善而健，老馬健之久，瘠馬健而骨堅，馵馬健有感，猛木果陽氣全而堅實，是廣之動物植物又有然者。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

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地厚德載物，母作咸萬物，布質柔而廣平，釜中虛而容物，吝嗇則靜翕而不施，均則動闢而無疆，性順而蕃育者，子母牛也。在下而容載者，大輿也。耦畫雜錯何其

文三畫皆耦何其多，執簡以作成，故爲柄位北極陰，其色爲黑也。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筤竹，爲萑葦，其於馬也，

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雷陽氣奮于地，龍陽性奮于淵，玄黃則天地始交之正色也，勢氣機之出大塗萬物之出，長子

則父母初索之男子也，決小人而性剛下苞實而上茂，竹則本實幹虛，葦則根實幹虛，善鳴者陽氣外達也，馵足者懸起一足，作足者懸起四足，陽動于下也，顙白上陰也，反生，陽氣動于下也，陽長必終于乾，三陽開泰，萬物咸寧，所必然者，震巽獨言其究剛柔之始也。

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臬。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其性深入者木。其氣善入者風。一索得女。故謂長女。糾木之曲者繩直。引繩制木者工。巽德之制。又取象焉。少陰之色則白。風行通海宇則長。木旺拂雲霄則高。進退者行之疑。不果者心之疑。陰性多疑也。臬者陰氣不散。宜髮者陰血不升。廣顙者陽氣上盛。眼黑陰而白。關二陽故多白。齊齒可以致富。故利市三畫皆變。則究爲躁卦也。震兌乾巽究震扶陽抑陰之心也。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

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後天正北內寅而行有常。溝瀆所以行水。以陽關陰。水性流通也。陽隱陰中。言其輻光藏用則隱伏。言其抑而能制則矯曲爲直。輮直爲曲也。弓內

勁發速。輪中堅行遠。則矯輮所成也。加憂者陽爲陰陷。操心危。慮患深也。心病者中實也。水藏于腎。而竅于耳。中實則傷腎而耳痛也。水在人爲血。得乾中畫則爲赤。美脊剛在中。亟心剛在內。下首柔在上。薄蹄柔在下。曳者躡不前也。多眚者車行險道。少平康也。通者水之性。月者陰之精。盜又陽隱陰中。而極險之害者。堅多心剛在中也。離爲火。爲日。爲電。爲中女。爲甲冑。爲戈兵。其於人也。爲大腹。爲乾卦。爲鼃。爲蟹。

爲羸。爲蚌。爲龜。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外明內暗爲火。日者火之精。電者火之光。而再索得女爲中女。甲冑陽在外而堅。戈兵陽在上而銳。大腹者中虛能容。乾卦者火煥萬物也。鼃中虛性靜。蟹外剛性躁。龜善應。蚌中

虛龜文明。科上槁中虛而上乾也。

艮爲山。爲徑路。爲小石。爲門闕。爲果蓏。爲闢寺。爲指。爲狗。爲鼠。爲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爲

堅多節。

一陽隆起于坤地之上爲山。一陽橫互于二陰之上爲徑路。而陽在上又爲小石。上實中虛而兩開。又爲門闕。果木實。茲草實。終而能始。闔止出。寺止入。剛衛內柔。損能止物。狗陽止外。鼠剛在齒。鳥剛在喙。堅多節剛在上也。

兌爲澤。

少女爲巫。爲口舌。爲毀折。爲附決。其於地也。爲剛鹵。爲妾。爲羊。

澤說萬物。少女三索。巫言說神。口舌說人。毀折則正秋。肅殺附決則剛去一陰。地內剛則陰氣不能下而爲鹵。

妾者少女而居賤。羊者外柔而內狠也。夫周公以乾爲龍。孔子以爲馬。而反歸龍于雲。文王以坤爲馬。孔子以爲牛。而多其馬類于乾。餘多文周所未取。正以見止此八卦天下之物。无不可象也。泥象求易。非善易者。

右第十一章

序卦傳

文王八卦。既不用伏羲之次序。六十四卦。又不用伏羲之次序。上經首乾坤。終坎離。天地定位。用莫大于水火。故後天坎居正北。離居正南。原屬先天。乾坤之本位。下經首咸恆。終既濟未濟。咸恆者艮兌震巽之交。既濟未濟。猶然水火之交也。抑知六十四卦之序。各有精思妙義。于其間乎。孔子從而傳之。或取其相因。或取其相反。大抵見人事之不可以不盡也。傳中言聖學者三段學。尤作事之本圖歟。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認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此聖人整頓初闢之乾坤也。天地者萬物之祖。乾坤者諸卦之祖。盈滿天地之間者莫非萬物。生當其始。元氣盎然。然聰明未

開。純一未發。非主持世教者之責而誰責哉。飲食所以養生。飲食之道。則所以養性已在此。若不言道而徒言飲食。乾餱起。怨。黍酒生禍。有血氣者必有爭心。訟之甚且朋黨相援。兵連禍結。伍兩卒徒紛紛擾攘。衆无主則亂。統歸管轄于一人。故非比不可。況軍興之後。不同洪荒。法制有不得不嚴密者。制田里。薄橋賦。畜養之以遂其生。設學校。簡師儒。禮教之以正其德。安生于泰。不涉勉。彌泰生于履。非屬假借。然後天下各得其所。天下濟地上行。蒸蒸日上。而成就泰。是聖人之大有造于乾坤也。泰者通也。物不可以

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

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

者事也。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

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此聖人整頓再闢之乾坤

也。泰通豈可恃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欲傾天下之否。必君臣合德。明良協力以拯之。所與人同者。公好公惡。不拂乎性。則萬物歸命。亨若贊而臣若人。大有之道也。然有大可易言乎。滿則必覆。何可不謙。謙者敬天勤民之實政也。有大而能謙。无疆惟恤。无疆惟休。樂不以

一己而以天下百官隨于朝，萬民隨于野，且隨，豈易隨之而已也。同心集事，无弊之可忽，故受之以蠱。蠱者，世道昌明之候中，已有不勝其離疎者，不可不極力以爲之也。有事則可以成五，可以登三，今日所爲，與開天闢地之帝王何異。陰柔委靡，安能建此，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人品之謂也。大人品，大事業，巍巍成功，煥平文章，天下咸仰其如神，教化大行，誰得而間隔之。此有苗終格于兩階，防風直戮于會稽也。乃文質則何可不相濟也。徑情直遂，是謂鄙俚，文飾繁褥，又滅亨嘉，是又小人壯而君子病之本矣。聖人安能不思所以防之哉。

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

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天下何事不本于學也。吾身惟陽氣消剝，然後小人得而潛滋，消極必息，還返于樸，天理復矣。天人之路既明，萬慮全歸，烏有妄何自生。

眞實作主，自然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畜所爲大，勿忘勿助，頤養優游，倘非學問融洽至此，即胸羅萬有，必不能措諸施爲，故有大過人之養者，方有大過人之才，才不可逞，恃才者必陷于險，經歷險阻，困心衡慮，必求人以爲振拔，是又附麗之不可少也。內有學而外有助，旋乾轉坤，端不外此。

右上篇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恆。恆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受故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下經之序。先言人道之大端。仕進家道。各有循環之理焉。天地萬物者。夫婦所自來。父子君臣者。夫婦所由致。關係如此其重。所以首咸。直與天地同其悠久。所以次恆。至執是道以論天下之物。則高位不可久居。固當退守巖穴。豪俊豈容終沒。亦必乘時剛長。物豈可徒壯哉。進而有爲。始不負明出地上之世。若競進而不已。必見斥逐。播于朝而反于家矣。治國固難。齊家豈易。不能脩身。以致家道蕩然無節。則情義乖離。釀成天下相戕相賊之禍。吾又不忍聽其蹇難。必求所以解散之解之不得其道。恣情漸啓。叢脞旋開。受之以損。是進退兩失其據也。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決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蓋天下惟不學之人。不可以涉世。故損在世不可有。損在心不可无。懲忿窒慾。則天理日昌而益益之不已。宏中肆外。沛然流行。故受之以夬。夬者潰決之義也。剛決在

我小人去而君子得朋。故相遇則情意聯屬。而聚集于朝廷之上。升世道于大猷。豈非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學人得志之日哉。然事不可知。高顯多招衆人之忌。反不如廬井之樂也。甚矣任事之難也。

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井以下又因繼體立

極之君而推言之。上觀氣運。內盡學問。推之治道。无有窮極也。井道常法。原不可革。法久弊生。則又不可不革。然必正位凝命者方能之。鼎爲宗廟之重器。主器者必一案得男之長子。衆子不得操其權也。試觀氣機之妙。發動之極。必歸收斂。棲止之極。復當漸進。學順可易言哉。進銳退速。學之患也。漸乃所以進之道。窮理盡性。溫故知新。故受之以歸妹。得所歸宿。則學問大者。功烈亦大。光輝全苞于篤實。若復窮大。索隱行怪。吾知其失中正之居矣。至于旅而无所容。慚愧何堪。必將更加之以沈潛。非巽不可。精微之地。麤心浮氣。无所用之。說憚獨嘗。故兌者无言之說也。久之而天機泮渙。直手舞足。蹈而不自知。然即吾心之渙。忽念及天下之渙。人心離散。亟須聯比。制數度。議德行。事當用節。節必自信。而後可以信人。心又當用孚。孚在中不在外。若有其信。恐必信必果之過。在所不免。然天下事正不必大才。

者而後濟。小心謹慎，傾不可及，持危定傾，理不可誣也。要之天道當回之以人事，人事究不足以盡天道，生生化化，無窮者物，故不以既濟終，而以未濟終。六十四卦之終，實爲乾坤之始，此所以神无方而易无體歟。

右下篇

雜卦傳

序者，天地之定體。雜者，天地之大用。文王不以伏羲之序爲序，既雜而不越。孔子不以文王之序爲序，即雜而不雜。雜卦有二例：曰相錯，曰相綜。錯者，二卦並而相錯，乾坤坎離大過頤小過中孚八卦是也。綜者，一卦倒而相綜，比師以下五十六卦是也。五十六卦反對，止成二十八卦，上經錯卦六，綜卦十二，下經錯卦二，綜卦十六，其實皆十八卦，謂雜卦傳，即孔子之易序可也。

乾剛坤柔，比樂師憂。易經六十四卦，无不闢天下之故，即兩卦反對，其理有必不可移動者。乾剛德用事，君臣皆主健以御天，坤柔德用事，君臣皆守順以應地，比順動，故樂得衆而道可大行，師行險，故憂統衆而機難預測。

之義，或興或求。臨如天之臨物，何所與哉，而大亨以正，成固于教思，容保而无外，又不可不謂之與。觀如物之觀天，何所求哉，而下親而化，成則其中正，設教以自淑，又不可不謂之求。與以應求，求以承與，與中有求，求中有與，義固有不得偏執者。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難而著。屯震遇坎，才猷雖足，表見而大難方殷，所貴養晦以俟時。蒙坎遇艮，氣質雖曰雜揉，而光明有道，所貴秉貞以作聖。

也。震陽起于下，則自下起而發用，艮陽止于上，則自上斂而歸機，化機之不同也。大畜，時也。无妄，災也。止健者得其機會，福之出于偶然者也。偶獲之福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盛即衰，損上益下，其道大光，衰即盛，始國勢之不同也。

足喜當思所以杜其萌。亢妄者忽而逢災。禍之出于適然者也。適來之災不足懼。當思所以善其助。

萃聚而升不來也。謙輕而豫怠也。

萃順以說。同道相聚于下而未往。升順而巽。同德共升于上而不來。所處之地。

異也。謙視已常輕。有抑然人下之敬心。豫自處常怠。有傲然人上之侈心。所存之情異也。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噬去頤。頤。刑教也。反敦質素。禮教也。

兌見而巽伏也。

兌陰外見。和順之氣。積中而發外。巽陰內伏。深。

潛之思退藏而淵密。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以上下相交爲无故。則无所用飭。偷安致亂。以上下不交爲有故。則不可不飭。多難興邦。守成中興。惟其時也。亦惟其人也。

剝。爛也。復。反也。

陽道消則生。意。爛而歸于。

无。陽道長則生。意。萌而反于有。

晉。晝也。明夷。誅也。

離在上而明著。正。幾舜中天之候也。離在下而明傷。正。湯武放伐之秋也。

井通而困相遇也。

澤及于物。不求通而遇。德掩于邪。非所遇而遇。

咸。速也。

恆。久也。

咸。隨時而即通。其所以受人在虛。天下和平于无心也。恆。萬古而不易。其所以自立在方。天下化成于有道也。

渙。離也。節。止也。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否。

泰。反其類也。

風散水離。民心渙散之象。澤防水止。節制嚴明之義。免險則寬舒之政行。在險則艱苦之慮切。情義乖離者疏。而外恩誼浹洽者親。而內否大往小來。泰小往大來。皆心與勢之互相反對者。

大壯則止。遯則退。

也。陽之方壯。懼其銳進而失防陰之道。故戒以止。陰之方長。慮其統進而肆害陽之心。故又戒以退。總爲君子謀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小過。過也。中孚。

信也。火在上則人歸我。勢統于尊。火在下則我同人。情通于一。以火鑄金。去其積習之陋。以木鑽火。布以治化。之新小過。即爲過君子不可忽于小。中孚乃謂信。君子不可貳于中。此國勢本于聖政。聖政嚴于脩身也。

豐。多故也。親寡。旅。

也。豐盛之朝。必多故舊。羈旅之際。舉目无親。

離上而坎下也。

陰陽之精氣互藏其宅。故腎之精升而爲氣。則離中之陰。心之氣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火陰物也。而附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陰。故就下。

小畜。寡也。履。

不處也。以一陰當衆陽之衝，欲止之而不能止，寡不敵衆也。以和說歸剛強之後，欲進而得途，其進柔能制剛也。需、不進也。訟、不親也。大過、顛也。姤、遇也。柔遇剛也。漸、女

歸待男行也。頤、養正也。既濟、定也。歸妹、女之終也。未濟、男之窮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

也。需以健遇險，故不進。訟天與水逆行，故不親。能忍不能忍之別也。至于大過與頤，本係相錯之卦。姤夫漸歸妹既濟未濟，本是相綜之卦，而不取反對之義。何哉？天下大亂，每伏于大治，不過剛柔男女之理，故四陽在中之大過，以本未俱弱，遂不勝其任而顛。小人即窺其隙而中之一陰遇剛，有出于期望之外者，獨不思陰陽大分，待男而行，乃屬女子之道，其法惟漸，而又養德養身之得其正也。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名義各得而定也。庶大過之顛可挽也。不則漸之反對爲歸妹，情動于少，自求所歸，不成其爲女，既濟之反對爲未濟。三陽失位，操縱无權，不處其爲男，姤安得不女壯哉。所可幸者，易反對之所關者大，雖柔能遇剛，轉來即剛能決柔，夫之爲卦，五陽盛長，一陰將盡，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憂，其舉廢機契在位，而四凶投竄之時乎。文王上經三十卦首乾坤，雜卦自乾至困亦三十卦首乾坤。文王下經三十四卦首咸恆，雜卦自咸至夬亦三十四卦首咸恆，但坎離改列于後，震艮巽兌改列于前，損益等十二卦移真之前，否泰等十三卦移真之後，前後之際，又復紛紛由今思之，上半之雜惟大畜无妄爲山，天天雷之卦，餘皆六子而重坤，下半之雜惟否泰爲天地，地天之卦，餘皆六子而重乾，上終于困之柔揜剛，下終于夬之剛決柔，剛能決柔，依然乾剛坤柔，天地定位，此聖人扶陽抑陰之大權也。

易經通注後序

易之爲書也。有太極之理。有儀象卦爻之用。自剛柔未判之精。以極於事物細微之際。無不備具。斯固造化之奧典。而日用之恆經也。恭惟皇上乘龍御天。默成德行。其所以理萬幾而建皇極者。上通神明之德。下類萬物之情。易道之顯。于今快觀矣。迺憂世覺民之意。恩勤無已。以爲昔之儒者。家訓戶解。疏傳浩繁。未必悉當。載籍多而耳目亂。不若循文順義。正辭達旨。使天下來世。咸知所歸也。爰命大學士臣以漸。暨臣本榮。由釋原本。考訂同異。要約詮釋。務得旨歸。臣顧自惟弇薄。一經之守。尙未通曉。矧茲聖人之書。潔靜精微之旨。豈能測識其萬一。以無負簡命哉。又竊自惟。天之大雖極于無窮。而管窺之所及者。亦天之體。海之深雖極于不測。而蠡測之所及者。亦海之量。是可畏難而已耶。是用洗心齊戒。從臣以漸之後。深思四聖之微言。博稽諸儒之往訓。竊以天地之理備于易。而易之理具于吾人之心。其動靜云爲之宰。妙乎無聲無臭者。吾心之太極也。其幾動神發。順乎酬酢萬變之應者。吾心之儀象卦爻也。其舉而措之事業。守之而貴。行之而利者。吾心之吉凶大業也。圖畫之詳。形容此心之易簡。此心之用。符合圖畫之精微。

豈有閒哉。雖然，學固未有窮也。卦以時遷，稍閒其機，則太極之理滯矣。爻以事變，少違其適，則太極之理悖矣。卦爻之本，推之于前，不見其始之所以合，引之于後，不見其終之所以離。少歧其動靜之功，則太極之理廢矣。造化由闔以至闢，人心自始以至終，無所非用也。無時非體也。其反復乎不息之誠，而屢遷乎日新之德者，誠不可以須臾離矣。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此固昔之君子，心知乎易之理，而懋勤乎學易之功，以神明乎用易之道者，或有如此也已。由今以思，六經者，吾心之常道，心之理，固非有所歉于經也。經之理，亦非有所溢于心也。以受乎天地之中，環之而應，下學乎已形已見之易卦，而上達乎不睹不聞之天心，豈非學者之所當自致哉。至夫圖象之繁，傳注之密，自漢以來之儒者，皆可以言易，而皆未足以盡易。謂臣之所注，必有當于易書之旨，此非臣愚之所敢出矣。

經筵日講官左春坊左庶子兼內翰林祕書院侍讀加一級臣曹本榮謹序。

易經通注後識

七世祖厚菴公爲國初講學最。湯文正嘗謂同值史館。親承指示。孫夏峯所謂商周之際。道在箕子。宋元之際。道在許子。明清之際。道在曹子者也。事詳國史儒林傳。所著有周張精義。五大儒語要。王羅擇編。古文輯略。奏議稽詢等書。其尤著者。曰居學錄。曰易經通注。居學錄已爲貴筑黃子壽師序刻。通注雖詳四庫目錄。世無傳本。橐藏黃岡。吾族國烈家。中間迭經兵燹。兢兢慎持。不敢墜廢。故歷二百餘年。而篇幅完備。客歲提學趙翼之師。由黃岡鄧獻之先生訪得之。雕本行世。吾既幸吾祖之潛德幽光。鬱久乃發。而益歎諸先生之微顯闡幽。其功爲無既也。因誌其崖略如此。光緒十六年庚寅五月漢陽七世孫生謙謹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通注（傅以渐、曹本荣撰）

作者=傅以渐

页数=155

SS号=11047605

出版日期=1985年第1版